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登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五四冊目錄

○景德傳燈錄 續前 (本冊卷第二十一至卷第三十 弱一—十)	一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一卷 唐惠能說法海等集 (扶一)	四二三
○宗門統要正續集 二十一卷 宋宗永集元清茂續集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十二 扶二—傾四)	四六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弱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福州安國慧球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冲奧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祿和尚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實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玘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大師

福州閩山令舍禪師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愆禪師法嗣五人見三人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

筠州洞山龜端禪師
温州景豐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

潭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冲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為

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

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

為眾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

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

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

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

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主會師指

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倚子曰

和尚不會三界弱一唯心玄沙曰我喚這箇作竹

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

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

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

皆命師為助發師雖處眾韜晦然聲譽甚遠

時漳牧王公請於閩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爲當只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箇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

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什麼揀箇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鴉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即塞却汝幻妄

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問又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第一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曾若論殺盜淫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

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

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晉為羣生和尚
今日為箇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
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
師曰表裏看取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
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
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因請保福齋
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
悲為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師
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
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

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
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
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
見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
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
掃地豎起掃帚為什麼不讚歎豎起拂子拈
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僧問承教有言若
道理且通利害在什麼處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
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
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

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什麼對衆謾語其
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曰鸚
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
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為什麼不定僧無對

學玄

代云謝和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
尚顧問
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
如何法眼云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
蒼天蒼天
從弁上座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弁歸
師弟曰某甲為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

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
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
處是弁上座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
兩度上名處
子保福云好一朵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
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葉宿語還有親
落在什麼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
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真實底事作麼
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
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
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

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僧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屆闍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茶毗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

隅稟遺教也清泰二年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謚曰真應禪師

福州卧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第二世住亦曰

帥泉州莆田人也龜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

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箇

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

滅聞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宥示繼踵說

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遺旨乃

問鼓山國師曰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

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

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
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
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
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
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方
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
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
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師
上堂謂衆曰我比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
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

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
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
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
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
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
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
爲究竟僧問學人初入叢林不明已事乞師
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
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
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

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
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
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
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
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堂
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拶損問如
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
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這懵懂漢師上堂示
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髑髏後通取消息來
相共商量這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

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
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重多
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
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
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
猶暖在師唐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
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台州黃巖人也
自玄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
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使

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
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
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僊陀滿眼時人不
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
問如何是瓊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
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
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
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
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
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

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
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
曰古人爲什麼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
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
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舉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
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
暗客惛惛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
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

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大閩國中諸佛境界
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
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
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
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
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瑫禪師上堂曰不離當
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
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
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上太遲

生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
問達磨來唐土即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
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
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
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
得人不迷已問潭清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
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
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
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

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
師上堂曰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
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喜勿交涉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
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
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
即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
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什麼問學人

擬申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僧曰爲什麼不
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
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
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賴
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
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
向你道僧曰學人即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
來問承古人有言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毛觸
家風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
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

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冲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
 曰人人具足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
 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
 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麼即真如法界無自
 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
 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
 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

以杖赴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
 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
 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
 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開云我不恁麼道僧
 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
 杖下地
 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
 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
 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
 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
 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馱

像夜裏像默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兜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十一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刻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即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

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攬之清豁冲煦二長老響師名未嘗會過一旦回訪之值師採栗豁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
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

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關
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
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豁雖承指喻而
後於睡龍印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尚閩王請師開堂曰

第一

十三

未陞座先於座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真
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
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
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
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

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
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
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教中不得
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
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
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
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
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
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

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注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

若道法皆如幻有 造諸過惡應無咎
云何所作業不忘 而藉佛慈興接誘

時有小靜上座答曰

幻人興幻幻輪圍

幻業能招幻所治

不了幻生諸幻苦

覺知如幻幻無爲

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蹟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行一

十四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于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

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倚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固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

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顛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

第一

十五

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

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曰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

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即出來
相共作箇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
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
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
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
問靈山一會第一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十六
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俊哉師曰
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
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
寮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

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
若有人買即出來若無人買即賤貨自收久
立珍重師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
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近
前師便打趁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
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
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
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
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

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是人看問一
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
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上堂云瘡病之
藥不假驢馱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

弱一

十七

僧問承聞慧覺有頌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
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即深領尊慈也師
曰待我肯汝即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
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
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

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
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即得
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
曰恁麼即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
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即孤負和尚師曰
即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
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
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
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稟性

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部流水寺出家受具
入長慶之室密契真要初結庵於虔州丫山
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
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
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
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
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
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人口如匾

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
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
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何通信
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
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
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
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
闍黎入衆曰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如何師
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屈
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僧曰只

師一

十六

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
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
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
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
慙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
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
金剛一隻箭師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
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
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
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

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
劍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
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瑤宗一禪上上堂云大衆不
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
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這裏
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這裏
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撲實免得虛頭師曰汝
問若當衆人盡鑿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
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

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

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

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
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
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巖道場僧問如何
是覲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
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巖家風師
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
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巖家風
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爲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
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
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即學人
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
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
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
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
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

麼即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談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即今何道師曰違負即道僧曰恁麼即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

識好惡

辨

辨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恁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恁麼即不得見

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候門似海深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闍黎到百文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

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
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
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
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

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
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
道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
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

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
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陞座僧問海
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
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即大衆側聆去也師曰
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焰妙果傳燈去却語

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
遠棄九峯文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
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
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當不

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
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
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玘禪師一日不上堂大眾入
方文參師曰今夜與大眾同請假未審還給
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即先言者負珍重僧問
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
師曰消不得僧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
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

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詰師曰向無
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
視左右曰患謇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
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又曰大眾

正是著力處第一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
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舍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
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
頂誰爲人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伴侶

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舉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

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

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
師以手卓火其僧因爾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
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茲院僧
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

第一

廿四

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
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
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黃

藥山受業於長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
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
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
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
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
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冊寺道愆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
得不疑不惑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

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
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
大衆作什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
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可殺新鮮

廿一

廿五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
因騎馬有僧問師既是鐵脚爲什麼却騎馬
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幘頭豈是禦天寒有
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爲什麼却爲尊宿師云
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

云此箇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
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
出家詣峽山觀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
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觀汝上
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
辭歷諸方至越州鏡清禮順德大師因問曰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
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
悟玄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僚吏

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

時謂東禪

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

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

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禳祥師曰一物不

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

一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即今

便了不會塵沙筭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

源明露現前巾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

地真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

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

是爲衆涉于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九月十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

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第一

廿六

漳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

僧問擬即第二頭不擬即第三首如何是第

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

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

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僧曰還露也

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
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
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
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
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
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爲什麼不知師曰莫
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
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
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既是聖僧爲什
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

慙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温州樂清
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
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
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
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
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舉命開法于羅漢
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
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

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
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
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
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
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
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
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
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
意旨如何師曰寒即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

過也無師曰熱則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
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即不
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
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即平生慶幸去也師
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
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
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
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
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菟賜汝三莫問
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

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
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
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
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捲吟中箔濃
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入闈

弱一

廿一

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
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
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
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

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
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竒之自爾
遊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
院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
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纔起師便
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
生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
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
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
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

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劍是
同是異師曰可惜這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
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陞座
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
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叻
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
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
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
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
更舉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閣黎且作麼

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師西來如何指
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
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
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
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
大衆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爲
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巖了覺大師世第二師上堂曰多言復
多語猶來返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
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

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
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
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
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
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僧
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
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
恁麼即人天不謬慙勸請頓使凡心作佛心
師曰仁者作麼生僧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

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温
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
曾撞出僧曰恁麼即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
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問白浪
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
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即院
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什麼還有人委麼
出來驗着若無人委莫略虛好僧問如何是

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
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
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
至鄂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斑
蛇黃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
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
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即被他吞
却也曰謝闍黎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
業山禮覲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

門爲第三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
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
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
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即同中
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舉
能續師曰猶是閫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
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
無人不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
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

慙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尚
四世住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
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

和氏幼不染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
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
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
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口如何是小
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

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
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剃十五納戒於國師
言下發明真趣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
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
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徽至院師出
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
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
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劄
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

出世天華亂墜未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
 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
 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
 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
 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
 十日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壽
 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茶毗收舍利三
 百餘粒并靈骨歸葬于建州鷄足山卧雲院
 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綿
 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要

偈頌別行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

琛丑林切瑫他勞切稜魯登切訥內骨切玳比痛切環
 公回切愆方俱切迪徒歷切韜土刀切甄別居切
 延別明切辨列切貯長呂切攪古巧切替他計切
 蚓余忍切筋通倨切攪動也替代也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弱二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餘杭功臣院遠閑禪師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杭州龍冊寺子興禪師

温州佛嶼知默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瑫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怡山藏用禪師

福州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林陽志端禪師

福州興聖滿禪師 福州僊宗明禪師

福州安國祥和尚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二十五人

錄見

泉州招慶省燈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

舒州白水如新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

福州報慈文欽禪師

泉州萬安清運禪師

漳州報恩熙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禪師

福州永隆瀛和尚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

漳州嶽麓和尚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

泉州後招慶和尚

朗州梁山簡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禪師

漳州延壽慧輪大師

泉州西明琛禪師

福州界山柔禪師

福州枕峯和尚

朗州法操禪師

襄州鷲嶺和尚

南嶽金輪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後衡嶽金輪和尚

泉州睡龍山道溥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五十二

見錄三十六人
見第二十三卷

韶州白雲祥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尚

韶州資福和尚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尚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尚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

岳州巴陵顯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誣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尚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雲門煦和尚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眾立久師曰

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

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洒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大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

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鑪不墜鴈門關僧曰如何是紅鑪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恡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

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
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僧曰恁麼即
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鎮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

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

僧曰恁麼即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

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舐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

向什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慙

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
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
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
無有出期珍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
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僧曰
既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
處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廼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
內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
師曰空慙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參禪師法嗣

杭州龍冊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即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温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

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聖迹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草堂

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瑄明真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鷄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

什麼僧曰恁麼即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
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
曰放過即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嚙
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
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
若有分付處羅山即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即
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
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處
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

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
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處師
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啟法衆
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

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
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
人麼若道屈著即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
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
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

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
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
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即不問省
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曰
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師上堂衆集師以
褭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
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

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
麼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
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
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
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
蒸南國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
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麼即受苦
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
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

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
本自圓成爲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
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
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真大師一
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真舉
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
曰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真曰汝
見什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什麼明
真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底

時人喚作頭魚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
坤陷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
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
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蹋僧作接勢師便與一
擗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
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恁麼即
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筴一文一雙有僧
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糖舶

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

來年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 爇灰散四林 勿占檀那地

第三

此偈因侍者傳于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問曰雲愁霧慘

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即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語師皆疇答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時前言訖長往福州興聖滿禪師師上堂曰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

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
風何不坦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
界若出三界即壞三界若在三界即礙三界
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九不出三界恁麼徹去
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有僧問拏雲不假
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
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
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

觀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便乞師
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
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問如何是宗
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燈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
答冥符一日保福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
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也是橫

身曰一極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後住招慶初開堂陞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闍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恁麼即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全

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拊掌得麼僧曰恁麼即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僧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嗔僧再問師曰瞋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略虛諸人本

第二

十

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
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
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
省得便與諸佛齊肩而行之緣此事是箇
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
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
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
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
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
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

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
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
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如何是吹
毛劔師曰瞥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
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
曰禮煩即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
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

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即不恡僧曰恁麼即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僧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櫛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櫛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爲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

梵王請佛蓋爲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爲什麼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汝僧曰恁麼即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摻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師

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
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
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
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
水看山實暢情

籍二

十三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龍溪一派
晉水分燈萬安臨筵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
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麼生
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朝萬安顯揚人天側
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即五衆

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衆且
置仁者作麼生問久處幽冥全身不會乞師
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恁麼即禮拜隨
衆上下師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問諸
佛出世振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
向汝恁麼道僧曰恁麼即不異諸聖去也師
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
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飯後
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
海清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十三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真實師曰不阻來意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即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拜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大眾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汙大眾好問諸佛皆以大

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

曰大好風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
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
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
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師上堂曰謂
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即似是即不是珍
重問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是金鎖難師曰
爲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爲什麼道無爲無事
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闌亂且要斷送有僧
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

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問
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
氏出家于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
侶臻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

第十三

十四

師曰答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
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
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
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即省
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

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確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

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汝

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

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

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

一家春

潭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

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

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
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

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麼師

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

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

置即今作麼生驗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

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忽忽晨雞暮鐘

朗州梁山簡禪師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
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
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
長請命和尚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
曰恁麼即大眾有賴師曰還是不聞問如何
是法王劔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劔師

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
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
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
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
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

曰恁麼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
總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
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
音王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

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學人因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恁麼即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潭州延壽寺慧輪大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

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

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筭瓦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齏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

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

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道山溥禪師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

聰敏禮鼓山興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

山契如庵主有語具如庵主章出焉後參睡龍睡龍一

日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

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清豁關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十七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

恁麼即勞而無功師曰功即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遺偈曰

世人休說路行難 烏道羊腸咫尺間

珍重苧谿谿畔水 汝歸滄海我歸山

即往貴谿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

延留七日竟無蟲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纒綻正

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教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即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未出世普徧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即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即心即佛示誨之辭

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連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清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

第二

十六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

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
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牛曰一箇兩箇師
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麼
生僧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
僧無對雲門和尚開之乃師將示滅白衆曰

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
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如是會
解即大地如鋪沙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告
寂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衆曰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
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
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
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
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第二十九曰發後如何師
曰播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
台南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軒問已事
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麼

第一五四册

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掛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唱僧曰只這箇爲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

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謂衆曰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作麼真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

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
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
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
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掛問如何
是真如舍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利鈍
師曰西天打鼓樓上擊鍾問如何是南臺境
師云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
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真廣悟禪
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嵋洞谿山黑水寺觀

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
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
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
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
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
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
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
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
殿裏繫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

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弟二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廿一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箇話曰爲什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覲面難逢處如何願險夷乞師垂半偈

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即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陞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問教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
還會麼若會即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即斷頭
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走作麼曰
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
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
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問如何是
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
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作麼生是黃
雲郎當媚癡抹躑爲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
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

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
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別二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

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
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一
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阜莢樹頭懸風吹
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曰作牛
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白日沒閑人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
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

以字不是八不成 森羅萬象此中明
直饒巧說千般妙 不是溫和不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
何是禪師師乃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僧
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鑿覆
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什麼鑿石師曰金山
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曾
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見
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什麼却在屋下師
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牆見角便知是
牛如何師便打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
曰紫衣師號又得也篇三更要箇什麼師曰要國
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
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
僧問太子初生爲什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
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顯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
雪峯和尚云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
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脩羅王發業
打須彌山一擱踣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爲什
麼却去曰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
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麼生師住後僧問祖
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
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
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
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撓師將拂子遺

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
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心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
院爲什麼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
如何是地藏境界師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諍禪師上堂僧問天賜六銖披
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
掛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滌
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
三春草問如何是真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

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真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即不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麻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既是大容爲什麼越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盪掇問如何是古佛一

第

四

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

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韶州雲門寶和尚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臨谿竟脫和尚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徃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

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
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
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
處即菩提廿二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

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即菩提廿五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
麼於此分輝雲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
指示雲門曰見什麼僧正入師方丈乃曰方
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猫兒入

好師曰試放着僧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
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若有
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師上堂舉拂子
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
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
師曰不敢曰恁麼即合生有望師曰脚下水
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
何師曰東弗于代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
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

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
 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
 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
 蝦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
 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
 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
 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
 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

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
 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
 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
 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
 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爲
 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

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
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
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
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
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蹋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
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呷啗看問
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
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
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

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
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
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
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
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
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
機自顯曰恁麼即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
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
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
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

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

嶼烏到切燈都鄧切瀛音盈麓盧谷切顥下老切譚音因

煦香句切毳充芮切胝陟離切敲丘交切璞音

未琢也玉核下革切果音蒲蒲田縣名擗古獲切

打峭峭七肖切峻也峙音恙餘亮切偵正丑

也也瞠若合切忤五故切矜音零皴側救摻扶

摻所斬切執也齧五結切搔蘇遭切痒余

切痛也莧狹切靴許戈切有箸與筭同蓋

祖稽切烜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烜烜當割切觀古候切概其月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弱三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

衡州般若若啓柔禪師 筠州黃檗法濟禪師

吉州洞山守初大師 信州康國耀和尚

吉州谷山豐禪師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吉州澆谿璘和尚 筠州洞山清稟禪師

吉州北禪寂和尚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乘和尚 潞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燈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廬州北天王徽禪師

鄧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筠州洞山凜禪師

韶州雙峯慧真大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廣州大通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橫龍和尚

温州瑞峯院神祿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鄂州黃龍晦機大師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一十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攷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奔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尙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漢州綿竹縣定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安州穆禪師

安州白北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見八人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

安州白北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

弱三

三

郢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諤禪師

京兆大秦寺產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見一人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潭州雲蓋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良供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慧度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保福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南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廬山歸寂寺澹權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慈和尚壽州泊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

歸宗寺巖密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雲居山住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居山住滿和尚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

荷玉山福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

洞山敏禪師第五世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

洪州大寧神降禪師
澧州藥山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益州崇真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真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

雄州華嚴止慧大師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
綠語句不錄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

弱三

五

益州聖興寺存和尚一人
無機綠語句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法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

含珠山璋禪師
第二世含珠山偃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
綠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陳州石境和尚

中同安志和尚一人
無機綠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荆州上泉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
廣德周和尚
語句不錄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

鄧州羅紋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

西川德言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見六人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不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潭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舒州香爐峯瓊和尚
京兆盤龍山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郢州大陽山堅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

大明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三人見二人錄

第一五四册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蘄州盧氏常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

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

邛州碧雲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

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

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

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

偈曰

妙哉三下板 諸德盡來參 既善分時節

今吾不再三

師次住荆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師上堂示衆曰空

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

堂良久曰若識得黃檗杖子平生行脚事畢

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

近離什麼處師曰楂渡雲門曰夏在什麼處

師曰湖南報慈門曰甚時離彼師曰去年八

月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

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

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於此大悟師

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

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

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無風荷葉

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

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即謝

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趂趂問如何是三

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

字街頭石師子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
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
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笈裏坐問非時親覲
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舉曰據現定舉師
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罪不重
科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
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
吹毛劍師曰金州客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
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
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

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有無雙派權實兩忘
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
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
里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
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八布衫問如何
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
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團問如何是洞山劍師
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
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只恁麼師又作麼主

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
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
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
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
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第三

九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
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
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即
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

亦佳興元府普通院

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
驚師上堂示衆曰俊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
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纔有僧出師便打
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
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
處去如何醜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
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
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貌問鑿壁偷光
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界師曰
面前水正東流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
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
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

天地指前徑 時人莫彊移 箇中生解會
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粟禪師泉州
僊遊人也姓李氏幼禮中峯院鴻謚爲師年
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嶽參惟勁頭

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
問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
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
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乃之金
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
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
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
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
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

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

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卧雪深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

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曰纔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

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鼗鼗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分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嚮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

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
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
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

十一

十二

山河大地普真如大衆若得真如者即隱却
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至言衆
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僧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園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箇

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
善知識去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有
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箇聖僧年多
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這竭斗不
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
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
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
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

衆去曰灼然師曰踣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闍黎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
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

四三

十三

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携籜漢問如何是鵝湖
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
旋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
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

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
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
曰一併淥水安窻下便當生涯度幾秋問如
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
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
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即到也師曰深
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如何是真如師曰燒瓦成金客聞名不見
形曰恁麼即禮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

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
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
涉前蹤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

麼生曰恁麼即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輓芥投鋒時如何

師曰落在什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辭鋒時

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

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

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

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

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

閑人

弱三

十四

温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

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爲侍者後

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

蕭然獨處意沉吟 誰信無絃發妙音

終日法堂唯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

時有朋彦上座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

心師召曰朋彦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

彦於是信入朋彦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太平

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彦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晦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

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

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

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

五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瑠璃鉢盂無

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

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

打問佛在日為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

也無師曰慙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

是學人本分事初三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

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

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

盤中弓落盃盃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

盤中弓落盃盃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

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
子什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
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鷺
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
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
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
師曰再三囑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
闍黎口裏著到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

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
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
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
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
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
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
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時如
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沉光問雪峯一

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救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

第三

十六

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僂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教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

出者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 應須眨上眉 從茲出倫去

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怎麼生曰如何是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劔師曰露曰還殺人

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劔師曰不出

匣曰便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
爲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周廣順元
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後改
先名奉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
李氏至洪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
三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陞堂辭衆安坐
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
遺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
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

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
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上以手指壁
畫問僧曰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
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
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
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
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
去也清上座舉仰山挿鋏話問師古人意在
又手處意在挿鋏處師曰清上座清應諾師
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

座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巖雙巖長老觀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黎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

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牀拈起淨餅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餅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三禪者盈于堂室師謂衆曰希逢一箇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貶問如何

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
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
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
向那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齧得
著是好手問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
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
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僧纔上法堂乃
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
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
時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國泰瑤和尚古人

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
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
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
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
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
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
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
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
莫作舊時看師乃露骨問曰汝道我有多少
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曰

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擊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

仙陀去師乃棒趁出師別有頌示衆曰

明招一拍和人希 此是真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 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

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

驀刀叢裏逞全威 汝等應當善護持

火裏鐵牛生犢子 臨岐誰解湊吾機

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

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攷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

第三

二十

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

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樞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闍黎喚這箇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弁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

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
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
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棲泊數
載後因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

羽三

世二

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
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恁麼
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

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
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
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
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照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開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
師曰然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
勢僧擬欲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
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 石火電光須密布

假饒烈士也應難 蒙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
起去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
覓曰掛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師初住高安龍
迴有僧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
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如何
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
飲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

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
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人
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
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
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
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承教
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
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
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灑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
 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
 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
 解壁當曾箭 因何只半人 為從途路曉
 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

匡山路 匡山路 巖崖嶮峻人難措
 遊人擬議隔千山 一句分明超佛祖
 又有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真白牛 父子藏來經幾秋

出門直透孤峯頂 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示眾曰覲面分付
 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
 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
 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
弱三
 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
 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
 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
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
月移山影到牀邊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
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
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
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無
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

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
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
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
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

在這裏曰未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
住郢州大陽山爲第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
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

四祖山為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

吾年八十八 滿頭垂白髮 顛顛鎮雙峯

明明千江月 黃梅揚祖教 白兆承宗訣

日日告兒孫 勿令有斷絕

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

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師第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

歸一貫和尚為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

曰為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

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

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

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僧吐

師亦吐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逢

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

堦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眾曰夫學般

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
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麼
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
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
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
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
蓋國無人知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
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

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
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
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寶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箇中無紫皐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
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
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合法界

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學人有疑時如

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問混然真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第三

廿六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第一世住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戒契緣於雲居懷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

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
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第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故

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
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什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

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
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
雪峯的的意雪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
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藍僧問如何
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僧曰爲什麼無師曰

闍黎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
玉兔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
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戊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尙轉身處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

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真禪師師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隣庵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

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

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

法眼別云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

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

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

命畫工寫影備香薪焚爇收遺骨塔于巖之

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

石女紡麻纒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

關隸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

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

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

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

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為白衣暨宣

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

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守而禪乃

述偈三首曰

雪後始諳松桂別

雲收方見濟河分

不因世主教還俗

那辨雞羣與鶴羣

多年塵事謾騰騰

雖著方袍未是僧

今日修行依善慧

滿頭留髮候然燈

形容雖變道常存

混俗心源亦不昏

更讀善財巡禮偈

當時何處作沙門

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

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為東塔經數

載其塔忽坼裂連塔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

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

勞汝重瘞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

感召檀信重修巖飾迄今香燈不絕時謂

陳沈二真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

廣如別章

前襄州舍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為什麼却與

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為壽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

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

躑躅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
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
曰分明舉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
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舍珠山真和尚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舍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
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師曰鈍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
黑似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
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
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
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
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
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盤陀石
上栽松栢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

却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

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世第二住問金鳥出海

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

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什麼

處去也師曰露柱掛燈籠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

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

鼎動浪百華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

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

師曰拜善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

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世第二住初謁廣德義和尚作

禮而問曰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

須巖谷闕闕堆堆觀者希師曰恁麼即酌水

獻花也曰忽然雲霧雷闇黎作麼生師曰采
汲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
山門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魚躍無源水鶯啼萬古松問如何是常在
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
何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
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
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鷲峯頂汝報巴猿莫
斷腸問如何是作得無間業師曰猛火然鐺
煮佛喋師因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塚根 四平八面不言論
他家自有眠雲志 蘆管橫吹宇宙分
前隨州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
鏡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
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榜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第二世住僧問舉子
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
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

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
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

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

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

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住唐州天目山僧問古殿無

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為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隨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世住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踈山之

孫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師曰空中收不得

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

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

默是說不是說師曰暗裏石牛兒超然不出

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
作什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
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
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

第三

第三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
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什

麼為真師曰你什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
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
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
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為白雲幽師曰無木

掛千金曰掛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
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為什
麼徒弟多師為什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
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嘴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青峯山清免禪師第二世住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藕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筠爲贊切 璘離珍切 蘄渠之切 泐歷德切 徽許歸切 鄧以井切 鄂五各切 嬰亡遇切 弁姑南切 椰癡林切 諤各切 惛紆憤切 嶼象呂切 號郭獲切 龕枯舍切 印渠容切 楂鉏加切 甕烏貢切 怎子呼切 恁恁汝切 覘胡與切 撮蘇括切 蝦蝦胡切 蠶胡加切 骨骨徒切 肘陟柳切 謚彌畢切 稔如甚切 槌直追切 輓古本切 創始造切 躡履也切 濺激起切 輦高聳切 嵐山氣切 襲徒冬切 踣南煩切 樗樗田居切 蒲博戲也切 著甫煩切

恬徒兼切奮奮方問切淦古暗切貶側洽切
 動徒到切謚神至切行誅行切汰他蓋切插益切
 也楚洽切銖此也鶴鶴也趨趙也照切逐也交也
 遙切春銖也耕也擲直也癩古也疾冬
 五巧切莖胡切耕也擲直也癩古也疾冬
 與咬同莖胡切耕也擲直也癩古也疾冬
 切痛拏女加切攫居縛切拶子葛切瞥普蔑切
 目驀莫白切湊倉泰切摳苦侯切喘昌充切
 也錯也澗力周切覲亦歷切鞏居棟切擘亦
 切苦化切寨士邁切縷龍都切隸郎計
 作於屬切拜研計切有也闌闌胡切開切
 淡埋也踵主勇切登澄應切啾直甲切
 市門切踵主勇切登澄應切啾直甲切

電大何切霧赤脂切粘粘女廉切膩膩女利切
 臆肥也慎孟切閃閃失丹切葷許云切
 髮初觀切毀齒也謀徒願切細者窄
 側華切擻擻乃移切以指城物曰覲冬
 枕也拋拋也擻擻乃移切以指城物曰覲冬
 切擻擻擻乃移切以指城物曰覲冬
 折擔簾都滕切負也簾子紅切椽椽
 也實可染鍤鍤也刮刮也炮炮施施
 也披義切誑誑也虛虛切禪禪謗謗
 怒祗禪禪窺窺禪禪謗謗
 怨谷切痛痛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弱四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叻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 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忙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漳州保福清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漳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舍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潭州道嶽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九人見七人錄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見五人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調和尚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雷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蕪州自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繼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府大朗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

漢州靈龕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

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

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

鄒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

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

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

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

侶擬之湖外既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

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

往師曰邈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

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

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

記各鎮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

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

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五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

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石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

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

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

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觀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觀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踈試裁斷看問洪鍾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偽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

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

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

去蓋為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
 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
 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
 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
 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
 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
 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
 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
 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
 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

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
 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
 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
 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
 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
 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祇對為什
 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
 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

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

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

此語若恁麼會還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

生會法眼意上座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

別下一轉子看要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

知上座平生眼齊拈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

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肯便去

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

麼會還不可既不許恁麼會因雲門問僧

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

寐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

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

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

西取曰橋東取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不曰安師

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大

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

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

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

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師指竹

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

和尚擬隔礙

僧曰總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瞽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其

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

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

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

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

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

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

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

昏凡舉諸方二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

皆應病與藥隨浪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

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

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眾訖跏趺而逝顏

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

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

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

無相嗣子天台

第四

山德韶

吳越國師

文遂

江南國師

慧

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為王侯禮重

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

如本章叙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

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真

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曾住鄧州谷口在地藏時居

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

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

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

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

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

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

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

生之所留修曰筭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

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曰紹修所見只

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

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眾盲摸

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

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眾僧隨從乃謂眾曰

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猗上座

出眾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猗渙然省悟後猗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

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
滯筏將越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
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章後
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
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
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
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
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
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日還肯也無
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
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
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
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
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
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嚙
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嚙華師
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

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

新四

十二

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屨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每晒同參法眼多為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鍾及期大眾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鍾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第一五四册

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
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地藏問
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
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
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
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
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
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
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觀
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

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
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
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
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
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
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
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
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
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

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
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
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
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
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唇舌僧問
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
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
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巨夜之
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覩
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覩不見曰爲什麼
覩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
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
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
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
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

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歲豐師上堂謂眾曰諸

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

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什麼却

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

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

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

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

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

何師曰汝何人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

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

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

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

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

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

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
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
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

南臺靜坐一爐香 亘日凝然萬事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
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
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

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
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
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真逆俗師曰客作
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
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
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
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巖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瑠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這箇便

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

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

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

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閣黎欲識深

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即

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
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即徒
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
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

第十四

十七

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
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即學人喪身命去
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
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師

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
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
却有衆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
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
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
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叻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
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

具探律乘閱大藏終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顯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勅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為軍校文顯因遣仁濟入山迷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

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

今年六十六 世壽有延促 無生火熾然
 有為薪不續 出谷與歸源 一時俱備足
 及期日誠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
 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

第四

十八

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拓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此子問曰恁麼即法雨霑

靈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取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鷄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剎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青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即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

第一五四册

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忙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什麼教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

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

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悛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

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

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

中間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
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
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
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
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闍黎到諸方分明舉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
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
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
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

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童血髻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逵疑師

江表謀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
遠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
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遠悅而釋之
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
乃迴廬山關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
峯下結茅為室闕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
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
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
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

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
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
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 免教和氣有親疎
誰知道德全無用 今日為僧貴識書

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梅檀林中必無雜
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
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
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界師曰千邪
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

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
卧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
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
六臘三十七荼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
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
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

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
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

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

弱四

廿三

撚髭僧曰有髭即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
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
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

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播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却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渌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付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瓮醬師曰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餒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塔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

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雷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

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塔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英州樂淨舍匡禪師開堂曰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四有功貪種必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

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
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
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
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未如
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
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
庭前樓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
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
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

邪四

廿五

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種
種開方便門和尚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
檟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
從上宗風不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
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
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
路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
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舍識共箇真心且
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

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這箇塔梯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爲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爲主師

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霽電羣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梳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世住後住江陵延壽僧

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

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

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

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

扶桑曰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

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

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髑髏

前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

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

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釘

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

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

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

如何師曰問汝金翅疾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

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

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

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

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

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釘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

學人不合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問國有寶
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
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
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卧時如何師曰異
中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
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鷄兒麼放一箇出來
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劔輪

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
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
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銚難
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
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
曰拶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
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
誑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

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

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 天然師子機 嘖呻出三界

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

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劔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哈地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銚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第四世住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

第一五四册

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乳未審法嗣嗣
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
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
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
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
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
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

觝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庄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為
人底註四一句師曰開口入耳僧曰如何理會師
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
得法於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

華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
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
山鬼窟作麼日照著後如何師曰吐精怪問
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
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
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
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
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
幼習儒學絕無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
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
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
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
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
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
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
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

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

第廿四

第廿二

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第廿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

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

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

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
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
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
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
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
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
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
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
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錫帶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
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
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資揚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問

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皆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什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

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 格外人難和 十載訪知音
 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 何須塔廟新 有人相肯重
 灰裏邈全真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

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何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

一 忌 公在胡改二切 勛 許云切 鄮 莫候切 邈 遙力紙切 邈 遙演爾切
 邈 遙連接也 翕 許汲切 釐 呂支切 寐 魚祭切
 言責 房吻切 猗 於其切 鞮 望發切 哂 式忍切
 也 憤憑也 澹 私閏切 釘 丁定切 露 露普切
 覩 七慮切 伺 視也 深 也 釘 釘短也 露 露普切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弱五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道峯慧炬國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洪州百文道常禪師

天台般若敬遵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

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

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

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

光中游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

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

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

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

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

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踈山曰

百市千重是何人境界踈山曰左搓芒繩縛

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

爲什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

說踈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

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

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

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
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
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
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
所師致祖道光六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
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
天台山覩智者顛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
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
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
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王無忘佛恩漢乾祐

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
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智者
之教年紀寢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
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
于忠懿王王遣使第五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
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師上堂曰古聖
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
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
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
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

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歷劫只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

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即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

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爲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于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即大千

同一真如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什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即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

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
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簡辯如懸河只成
得箇顛倒知見若只貴答話簡辯有什麼難
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
簡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疑不
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
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麼道理
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
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
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

示衆曰

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
初開堂曰示衆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
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
焉乃有頌曰

暫下高峯已顯揚 般若圓通徧十方
人天浩浩無差別 法界縱橫處處彰
珍重師陞堂曰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
若即被般若縛若人見般若亦被般若縛

既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剎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諸上座又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麼處學云恁麼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露恩師云幸

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顛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麼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

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
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
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
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
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
佛不知有狸奴白拈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
爲什麼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
奴白拈爲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
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

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
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
麼即見聞路紀聲色噲然師云誰向你道又
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相
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
昧橫豎深淺野五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
如今一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
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
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
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

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

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恁麼即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合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

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
北去亦是上座上座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
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
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
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
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
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
障礙上座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
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
云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

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
路如何是登天不假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
云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
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
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
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
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
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上堂
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
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嘗付囑何人師云教我

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
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
昔日迦葉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
云鑿鑿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即千聖
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
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
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即雲臺寶
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
是師云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
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譬

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
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
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
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有本心非
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
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
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
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
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
始得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

德云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
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
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
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迦
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二

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
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
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
般若現前理極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
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

立珍重第十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
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
文曰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嗣又云法界性
海如函如蓋如鈎如鎖如金與金色位位皆
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
別若歸實地第五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
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
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
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
句句盡言佛心因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纖

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
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
處此蓋爲脚根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
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
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
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
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
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
安樂無事久立珍重第十一會師上堂舉古
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

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
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
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
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覩無
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
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
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
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
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

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
堂有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
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
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時復舉一徧又
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
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
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
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敬
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
異境靈蹤覩者皆羨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

適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
空鳴磬敲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
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
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
即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
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
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
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
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
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

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
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
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
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
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
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
衆言別跣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
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
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

第五

十二

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
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間外師欲整而導
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
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
上座此山剝上座剝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
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
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
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
卓庵時有明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
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

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
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師曰一人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
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
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
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
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
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
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皆從此經出未
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

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
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
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著始終而
成壞非從緣有著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
且置雪峯即今在什麼處法眼別云即衆皆
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彌
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
堂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無
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

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即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

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十四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佛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闍黎

七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餒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餒師曰只者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

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右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座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

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總來這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莫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

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

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
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
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
也只爲迷情所覆使去不得迷時即有質礙
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醒去亦無所得譬
如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
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
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
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
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問如何

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
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
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
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
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
好曰恁麼即大眾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
乳抱中父母徙家于宣城繞卅歲挺然好學
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教
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真妄緣起本

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
謁于淨慧禪師述已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
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
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憺然無對
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
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
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
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謂衆曰天
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
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

第五

十七

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
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
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
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崇壽佛
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
舉崇壽佛法看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汝喚什麼作巖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
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
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
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

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
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
何是吹毛劒師曰斡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
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
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
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
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

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
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
淨慧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
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剽然雖如此猶是第二
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
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
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
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

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
便歸方丈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
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
則話還願麼諸上座鶴脰長鳧脰短甘草
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
道血脉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
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
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
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

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生之
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即生死無過也師
曰料汝恁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
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
曰恁麼即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
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
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
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恁
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汝

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
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
初詣臨川謁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

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
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
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
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
師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

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
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
異日因四衆士文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
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
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
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重在
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
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
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
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

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

第五

二十

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

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一日大衆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

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
慈不遠曰恁麼即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
交涉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

高山頂上空蔬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

剛眼睛第五憑助汝發明真心汝若會得廿一能破無

明黑暗汝若不會真箇不壞便起歸方丈僧

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

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

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

恁麼即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

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這箇便是

也無師曰這箇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

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

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綿綿曰

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

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

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淨

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

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
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
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
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
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

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
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麼却成物
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
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
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

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
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麼
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
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
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無

釋五

廿二

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
問不答時如何師曰竊語作麼問如何是巖
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巖山巖崖作麼問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
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

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

摩訶般若非取非捨 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佛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

頗懷猶豫復退思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眾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第五三度喚之諸人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廿三意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毫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毫皎皎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毫即是塵且如今物象嶷然地作麼生消遣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

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麼會大沒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工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感內雖真而不通

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颯颯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麼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契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

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瞋睡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

約五

廿四

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

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法爾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

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朝五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問國王再請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即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間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

姓王氏弱齡邁俗依普救寺泉大師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

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之言師曰道什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衆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機契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

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釋五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世六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即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

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曰
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鄜而出入禁庭以
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王錫
以五峯樓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宴
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
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
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
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諸上座
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

樓作麼生不會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
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
道辯才無礙入淨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
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

第五

十七

座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
高廣不才何陞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
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
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陞座良久曰爲
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麼處麼僧問如何是雙

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也久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

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兩華莫作須菩提憺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

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弱五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

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已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後當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

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廿九只爲隔闕多時上座卅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

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在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

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
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
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沉皎然
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
安坐而終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崇禪師雍州人也姓劉
氏七歲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
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
尋於浙右水心寺掛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
山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

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謂衆曰山僧素
寡知見本期開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
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
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
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
弱五
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
三十
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
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
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
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

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
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
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
認指爲月耶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
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
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
於法眼之室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爲第四
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
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

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
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
亘今未嘗不見前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
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
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
者要似他廣額屠兒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
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
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
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即全應此問
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

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

教立地觀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觀取如今坐地還觀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與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陞座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

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
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
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
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
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
是四五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世二何勞長老多說
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
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
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
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

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
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
秋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
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真如院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
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
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
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
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
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

德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
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什麼將
假養真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
師曰容顏甚奇妙

澗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

照明禪師披剃尋參淨慧獲預函文因請益
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
淨慧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
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十一世學者
尤盛師上堂示衆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

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
却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
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
同參未審參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
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即不解參也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
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
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
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
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座各各事佛更有何

疑得到這裏古人只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
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
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
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座要心空麼但且識
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元然無
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
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不患龔也三
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
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病僧又莫是渠自
代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

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
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
曰實不會師示偈曰

不要三乘要祖宗 三乘不要與君同

君今欲會通宗旨 後夜猿啼在亂峯

師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
皎皎坦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
相無時無節長時抄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

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
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
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
曇花坼人皆觀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
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即般若雄峯詎
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爲什麼百鳥嚙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
爲什麼不嚙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
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
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即迦葉親聞去也

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

真兮寥廓郢人圖腹 嶽聳雲空 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真曹州人也姓魏
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
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于諸方初

初五

世五

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
上座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
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
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

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即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即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曰緣師曰莫亂道師次往金陵奉先寺未幾

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
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
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
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
無對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
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
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無事珍
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

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
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問從上宗乘請師
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
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
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
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
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
本邑石梯山出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

州妙果院後住茲院參學頗衆師上堂衆集
良久謂曰文殊深贊居士未審居士受贊也
無若受贊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贊文殊不
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時
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贊此意如何師曰
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
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
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
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

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不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

七十有八袁長史建塔于西山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

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
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
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
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
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
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
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
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
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
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

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
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
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
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
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
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
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
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
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

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

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請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即去要住即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四五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娠懷妊切也誕徒案切道徒案切頰七何切惘七何切

無無知切也鍵巨履切也顛魚豈切寤子燭切齋稽祖切

也切迄許訖切櫓櫓即古切析先擊切

滲所禁切剩實證切帶都計切斟職深切

童童穀切也穀胡谷切崑崑崙切崑崑崙切隕于敏切

鄞疑中切疑鄂力切鏃徒紺切抖抖擻切

擻蘇后切科科奔羊益切非古惠切籥口切

脛形定切也臆野鴨切釵釵釧釧駢旱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聞駢蒲眠切聞徒年切哆丁可切颺余章切整張畫緒切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弱六

宋 沙 明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

世

第九世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一十人見錄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杭州奉先法瓌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監禪師

荆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師慧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洪州舍利玄闍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洪州禪谿可莊禪師 潭州石霜爽禪師

廬山佛手巖因禪師 廬山保安止和尚

袁州木平道遠禪師 洪州大寧道邁禪師

江西靈山和尚 昇州華嚴幽禪師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楚州龍興德賓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聳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見錄一人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寶慶庵道昌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河東廣原和尚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一人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叻院玄應禪師法嗣

報叻第二世仁義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見錄三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二世黃龍和尚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見錄三十人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温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朋彥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鴈蕩願濟禪師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舟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第六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三

福州嚴峯師末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處先禪師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越州雲門重曜禪師

越州大禹塗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杭州龍華紹鑿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尙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越州大禹白廣禪師

越州黃藥師逸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地藏瓊禪師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

常州齊雲慧禪師
常州雙巖祥禪師
洪州觀音真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洪州大寧雙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杭州千光王瓊省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杭州靈隱清登禪師法嗣九人見錄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濼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見一人錄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饒州北樺清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錄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廬山棲賢慧聰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

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杭州朝明院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

高麗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胡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

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師勸僧云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師侍立次見淨慧問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淨慧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遂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曰

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衆曰
秋江煙島晴 鷗鷺行行立 不念觀世音
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衆曰盡令提網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聞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環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師

弱六

六

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闍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

第一五四册

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
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
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
苦口爲什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什麼
處不明曰不明處請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
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
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世僧問
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
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昔時崇壽今日

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
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
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
大衆還會麼還辯白得麼問國王嘉命公貴
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
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
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
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
師曰也是虛言

高麗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

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癩漢著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壁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唧蟻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

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第十三世住師初上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

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爲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寢語作

麼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
之事師曰大衆證明問香煙起處師登座未
審宗乘事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問優曇
華拈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
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
師曰事須飽叢林若大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
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智藏一箭直
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
藏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
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

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
非本心實謂只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
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
且說箇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
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
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
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
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
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
者哉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

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第六

九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何是天平師曰八四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臨安朗瞻院落髮依年徃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尋徃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

第一五四册

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
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
會取學人問久負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
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
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
明佛本光瑞如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
闍黎今日離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
氏幼歲出家禮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
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清涼得法僧
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
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
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
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

偈曰

剎剎現形儀 塵塵具覺知 性源常鼓浪

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鷲嶺

境師曰岷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

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

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

廖氏始娘頓惡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

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得旨刺

史陳洪鈞請開堂住持隆壽第三世住上堂謂眾曰

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

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

壽境師曰無汝挿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師

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

如如何却覓是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

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

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

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

喧喧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箇消息

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師指示未審法

嗣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

一樣輝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

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大陽家風師曰滿鉢

傾不出大地勿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

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掛

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

曰陝府鐵牛人皆嚮卞和得玉至今傳問如
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
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問牛頭未見四袒時爲
什麼百鳥嚙華師曰出戶烏雞頭戴雪曰見
後爲什麼不嚙華師曰杲曰當天後烏雞出

戶飛

第六

十一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
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曰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句悉能誦
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
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
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
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纈食無
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
峯九旬習定有烏類尺鷃巢于衣禪之中暨
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
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記初
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

咸平元年賜師上
額曰資聖寺

第一五四册

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
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
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
言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
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
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
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
涉師有偈曰
欲識永明旨 門前一湖水 日照光明生
風來波浪起

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
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
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
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及
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
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
持者應須周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
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
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

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齋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即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于天台之室悟

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實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冥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

初六

十五

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
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
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
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
退飲
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
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其

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
院玄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
參一知識盡學善財禮游之式樣也且問上
座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謁德雲
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

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
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
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
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
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為今
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
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
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承當
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
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

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
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
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
即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爲法行脚實
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上
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
參學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
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當等閑況此事悟亦
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
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卽爲

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
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
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
家風師曰幾人觀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
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固辭
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願養時大將凌超以
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雍
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
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
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第三師上
堂曰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
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
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
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辨明達禪師紹安第四師
師上堂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
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
師不吝師曰竒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
也師曰是何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

市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
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闕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候官人也
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
有僧問曰太瘦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
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吳越忠
懿王嚮德命闡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
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
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

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歧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

第六

十六

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

汝問西來意 且過這邊立 昨夜三更時 兩打虛空濕 電影豁然明 不似蚰蜒急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

第六

十九

四十四既闍維而舌不壞柔軟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徧行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

第一五四册

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鼗鼓萬戶齊窺曰恁麼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有頌示衆曰

今年五十五 脚未蹋寸土 山河是眼睛
大海是我肚

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
法名唯師不闕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
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

第六

二十

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
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師全身不
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濟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
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發明玄
奧乃住鴈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
關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
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師上堂有
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
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
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
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辨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
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

第一五四册

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
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
復召入居普門寺即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素
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
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
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緇素
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
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
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
通事師曰恁麼即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

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
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
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
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
創塲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
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
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卅
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
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

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眾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眾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

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鷲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眾曰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

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
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
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
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
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
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
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
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
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歸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
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
師盛化遠趨由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
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
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
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
即人人盡露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
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
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天台問汝

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師乃禮拜
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師曰若
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
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
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
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
只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
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温州白鹿
人也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
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住杭州富
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
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
得祖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
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
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
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
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師一日坐妙善

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巖峯
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
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
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

形影

第六

第五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
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
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
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
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
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
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
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
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
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贊本師海衆
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

懿王又建大和寺

尋改名六和寺後太宗皇帝賜號開化

延請

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

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

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

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

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

取曰恁麼即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迴師曰

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

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

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有法嗣弟子蘊

仁侍坐師乃說偈曰

一不是嶺頭攜得事

豈從雞足付將來

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為君裁

師說偈付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昇棺

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闍

黎輒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卧四衆哀慟師

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誠曰此度更啓

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餅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寐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

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曰龍華這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第六曰如何是自己眼第七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
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
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
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

秋庭肅肅風颺颺 寒星列空蟾兔高

措頤靜坐神不勞 鳥窠無端拈布毛

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

別錄至道中卒于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
氏幼歲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

清寺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
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
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
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
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雖不同所當下
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
者心動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 自古相傳直至今

今後水雲徒欲曉 祖師真實好知音

二見色便見心頌曰

若是見色便見心 人來問著方難答
更求道理說多般 孤負平生三事衲

三明自己頌曰

曠大劫來祇如是 如是同天亦同地
同地同人作麼形 作麼形兮無不是

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
不衣繭絲卵齋終日冥坐申旦誨誘徒眾朝
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眾云你等
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眾麼若道
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

水院舍人眾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
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師示眾云佛身充
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
周而心處此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
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脩羅界人界
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
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爲道法界唯
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二三又作麼
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這裏爲你等亂
道還得麼於這箇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

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箇甚人彼此出浴勞倦不妨且退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明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捨破經論中奇特言語第六是參學未必捨破諸祖師奇特言語第九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箇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行

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什麼說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

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
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道
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又云南泉遷化
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
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
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或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南泉遷化向甚
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
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南泉遷化向甚處去
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

家是南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或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
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
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
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
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麼作
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或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
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作露

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虧南泉甚處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知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箇答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下處

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昏昏唱禮了僧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

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等運爲且作麼生說箇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箇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

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人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軟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知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什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

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_{世二}中祥符元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畫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畫答云也只是

如畫師云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畫乃奉師嘗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祕閣如畫特賜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

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已成
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
若不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
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
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卷六

世三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陶山人也姓
鄭氏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
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
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空降開口吞之自是條然發悟差別義門漁
然無滯後聞國城永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
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以忠懿王所遺
衲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
衢州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
苑太宗皇帝賜寶雲寺額請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
曰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
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莫道舉亦
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
申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

第一五四册

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衆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

或因普請鋤頭拍傷蝦蟆墓蚯蚓還有罪也無

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

本國賜紫署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

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為全真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第六

第四

便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眾咸臻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上座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澱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澱寧家風

第六

第五

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勿交

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巍巍實相偈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眾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

偈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即尋常履踐師曰直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保保地曰恁麼即不密也師曰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持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即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

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歸堂參取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什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蜀大

蜀大

前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緣頓契暨法

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舍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

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
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
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
諸方此不繫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
日申時令聲鍾集衆維那白云衆已集師曰
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
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
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
後方便諸人向什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
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

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
環開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
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告寂壽六十九臘
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
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
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裏
無風浪起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
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
姓崔氏幼出家於撫州明水院受具遊方緣
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山之金峯淳
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
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陞座謂
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
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陞座僧問郡
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
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劫

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
爲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
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座謂之頂族只助發
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
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
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第六西來只道見
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
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
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
曰汝從什麼處來僧舉南泉云銅鑿是境鑿

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
便拈瓶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
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
餘眾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眾安然
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
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

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
宗請居雲蓋第六世住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
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
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
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眾曰

雲蓋鎖口訣 擬議皆腦裂 拍手趁玄空

雲露西山月

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
恁麼即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師曰一瓶淨水

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眾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

錢仁奉禮重請揚真要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漪於其切昱余大切璉即刃切澱胡谷切卿卿資切
 嫫落蕭切靠苦到切銛息康切斫之若切繒切
 續續疾切瀑蒲木切飛短汝切鷄於諫切尺名
 禰猶招也瀑泉懸水也澡澡子皓切洗切
 瓶稜虛切塌託盍切殄徒典切脾脾類切
 屬切塌地也殄絕也脾切胃切
 彌切塌地也殄絕也脾切胃切
 于貴切塌地也殄絕也脾切胃切
 切切塌地也殄絕也脾切胃切
 闍維梵語也躁急進也盥其盥切剝時染切
 攜戶圭切昇羊朱切颯蘇聲切摺章移切
 也也蘭古典切捻捏也颯蘇聲切塊苦怪切
 也也蘭古典切捻捏也颯蘇聲切塊苦怪切

晟承正切晡博孤切偈佛側切塞佛側切餽滿也保食止
 赤體也畬羊諸切偈佛側切塞佛側切餽滿也保食止
 也也畬羊諸切偈佛側切塞佛側切餽滿也保食止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弱七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顛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陵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

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探剪刀尺銅鑿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識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

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有聲聞以上譚其
 隱淪則遜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
 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
 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
 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
 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
 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
 安樂禁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
 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辭
 首及與夫釋宗旨趣冥會略錄十天監十三

年久將卒忽告眾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
 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
 而終舉體香輒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
 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
 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鍾山獨龍阜
 仍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
 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
 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
 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勅謚妙覺大

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
 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
 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
 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
 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
 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與汝
 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
 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
 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
 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
 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
 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
 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
 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
 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眾遂呵之六年正

第一五四册

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傳晔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晔告白晔投大樂今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晔燒手御

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二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為真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

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
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
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
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
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
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
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
檣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
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
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

弱七

四

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
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為衆生供養
三寶而說偈曰

傾捨為群品 奉供天中天 仰祈甘露雨
流澍普無邊

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
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
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
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

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欬然枯悴陳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朝七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甍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

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

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
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
誦法華等經滿千徧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
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禪
師始因背手探囊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
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遂遠稟龍

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
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
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
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
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慙愧放

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
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
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寔繁乃以大小
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
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六以艾以北齊
天保中領徒南邁第七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
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師
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
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具偈曰
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真相

獨行獨坐常巍巍 百億化身無數量
 縱令徧塞滿虛空 看時不見微塵相
 可笑物兮無比况 口吐明珠光晃晃
 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

天不能蓋地不載 無去無來無障礙
 無長無短無青黃 不在中間及內外
 超群出眾太虛玄 指物傳心人不會
 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
 華經時眾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

智顛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
 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
 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
 不勞致疑顛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顛
師始下章出焉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
 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
 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
 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此
 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
 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

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紙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軟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

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顛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隣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恍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

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
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
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
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
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
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
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
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
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
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

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
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
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
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
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提稚集
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
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
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師為
帝立法名號總持帝乃號師為智者師常謂
法華為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

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真實之妙理會衆善
 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
 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
 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
 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
 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
 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
 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
 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攝一切
 名妙法蓮華即復之一也法譬名以召體體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
 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
 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
 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
 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
 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
 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
 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
 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
 四教即藏四生滅通無別豎圓也法華無作四諦乃

第一五四册

至治生產業色該三世如來所演鑿殫其

致四正三接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

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示三

止三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

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

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

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

中一切中無假無空假不中空假亦爾即圓

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

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亦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

三觀名曰樂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

心不滯名數直為上上根智禪師窮理盡性

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

之門故與禪宗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

異而非異也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

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

衆生下至蟻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

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報名相者不信即

信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

用不知必假言教外重得聞名字生信發解

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三觀行即佛

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
外居此位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
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
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凡
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
七信以去見思惑自墮得六根清淨如經云
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
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
加行位撈有七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
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
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
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
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圖理無別
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
竟即佛者無明未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

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
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
藏通二教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濫通具法
佛可知教如六位既皆即佛不濫通具法
報化三身為正三種三法舍攝無遺傷云道識
性般若善提大乘身淫隨居四土為依四土
槃三寶德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
者一常寂光居之法性土也法身二寶報無障礙
攝二受用也有七自受用土報佛自
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
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其實則非
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
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
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
名施師之

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門人灌頂日記
 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
 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
 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
 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
 餽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皇十七年十
 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
 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
 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
 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
 於石橋禪寂
 見三神人鬼帙錄未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
 造寺令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師力施主與
 師造寺寺成國即清宜號為國清言訖不見
 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

方應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
 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
 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
 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
 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
 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
 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
 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
 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瓌及題寺額入
 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
 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

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

第七

十二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劫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

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今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又三人御書寺額

普執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勅令就薦福

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
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
人耶曰觀音化身耶乾符中謚證聖大師皇
朝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
絕

萬迴法雲公者號州閩鄉人也姓張氏唐貞

第七

十三

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
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
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
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

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
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隣里齋焉異有
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
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
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
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
扶風僧蒙頊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
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頊卒
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醴
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氣氤舉體柔軟制贈司

徒號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寔于
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
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粟人或問佛理止答
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

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
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
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
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
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
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尙
趙州代豐干云文殊
殊後迴天台示滅初間丘胤出牧丹丘將
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

第七

十四

自天台來謁使君問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
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間丘異之乞一言示
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
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
山拾得是也間立拜辭方行尋至山寺問此

第一五四册

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闕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間立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春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厨尋訪寒拾如下章叙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
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
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
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

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
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
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
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
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
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
干滅後閻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
語笑閻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
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耶寒山復執閻丘手
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

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間立又至寒巖禮謁
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
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
忽然而合間立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
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
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
謂之對寒山子詩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乃名為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
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今知食堂
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
幡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
靈熠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廚內滌器
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
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
得汝歸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
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背云蒼
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

第一五四册

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
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為烏所食拾得以
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
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
夢符同一寺紛然牒中州縣郡符至云賢士

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隱

而逝見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

之今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

契此形裁眼罪媵罪感額幡腹出語無

定寢卧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
盡貯囊中入廬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
蕪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
袋師也嘗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
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
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
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
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
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
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

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
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
下布袋又手保福曰為只如此為更有向上
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
這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
和

尚別云
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

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

只箇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 一切不如心真實
騰騰自在無所為 闌闌究竟出家兒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若覩目前真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 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絕多和 智者只明無學地
非凡非聖復若乎 不彊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清高稱道情
攜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青目覩人少
問路白雲頭

第一五四册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

東廊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

彌勒真彌勒 分身千百億 時時示時人

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

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

東堂全身現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

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

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

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

是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耶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

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

今我得入外道去已第七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

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

行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云要麼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來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勅有情無

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

得又無厭足王入大寂定王勅有情無情皆

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尺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劉賓國王秉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

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

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

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

乳王臂自墮玄覺微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

作主玄覺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蓋即不空若不與人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

大師為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

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聲論是否曰不敢曰

聲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

地撲破曰這箇是遷不遷法眼代撫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

怪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

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雲錫云什

第一五四册

言語麼又云摩
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菴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
上山相見上菴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
下菴主曰只在菴裏造箇無縫塔子上菴主
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就菴主借取樣子
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
借伊樣子不借

伊樣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
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币乃云傳語婆子轉藏
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

便德
麼道

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
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
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做云且道
是山頭語山下

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
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
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
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

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

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

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

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誓西速若論正因

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

恁麼道隣房僧問曰好一鎊糞被兩顆鼠糞

污却玄覺微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什麼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何

麼過驗得麼

僧聲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

四大元無主 五陰本來空 將頭臨白刃

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筆法師臨死猶寐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

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翱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

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

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

處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

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宗歸

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

什麼假船無對天台詔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

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

命僧曰是曰為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

機和尚代云是伊為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

陀耶大章如卷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子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

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

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

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

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

延已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是法眼別云誰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

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

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

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尋香

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齧鏃意如何仰山曰齧

鏃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

對南泉代側對身而立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

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

處來與某甲唾無對為山云仁者却不仁者

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若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

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歸宗柔代云不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

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

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迴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

第一五四册

既是沙門爲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

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

公問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

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

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

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

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

岸稻總被螃螬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

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這裏三僧

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箇安盤上

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

敢傾茶婆曰看老婆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

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爺爺名什麼

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

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

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座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

法念僧作麼生講座主曰基法師道真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真友不待請

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

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傳識大師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

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

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微云只如此

導師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為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

曰某甲身為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

使曰待為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

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

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

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

巖作什麼答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

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

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疑著

這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

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

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箇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

明門是所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

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

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

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

洪州太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

請第一座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引七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

廿五

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

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

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

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和別云

日似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鄜教化以何為

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

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

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

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

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使休去

好意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

屍如何是劍鼓山曰拽出這死死著僧應諾

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去乃曰好

與拄杖東禪齋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

伊罰伊具眼底
上座試商量看

有菴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菴主

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

什麼歸宗系代
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系
代云留

與人
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口曰咬殺我也相

救歸宗系代云和
尚出手太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

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

有什麼事第七
下六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

纔喚便發業法燈代
云吐叱

鷄子赴鷓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

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鷓子見佛為

什麼却顫法燈代
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

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

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菟芳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

家園甚法燈代云是你食不得法燈別云汙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

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

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人報菴主大王來

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

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為什麼不起法眼代云

未足酬思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

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

也去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

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

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

麼作禪牀東傳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

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
要答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答一轉子

玄覺和尚問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

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禪

齊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麼處是
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玄覺意作
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

曰保福有時示眾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

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

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

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禪

齊云那僧問了忽然怪去更不他遊上
座如今還得麼若不每見箇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

佛麼法眼代云汝
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為無事人為什麼却有金鎖難五

代云只為
無為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

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柔代云
太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

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
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

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

江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

未

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

眼曰大小雲門第七被這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

要會麼法眼亦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

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

被礙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

跌息淺切足覲地也擐胡慣切識楚諧切冒莫報切

薨呼弘切公煇濡切濡汝消切火傷也遜徒因切

輒而亮切倕是為切捷疾葉切鑪胡切

爐治也蕭洋切蔽式竹切傭余封切矚于况切

禱陳留切歛許勿切壘壘力切擘擘蒲歷切

磚支義切刪所問切悅吁往切壽貌

第一五四册

直由切捷推梵語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
巨寒切罄磬聲多寒切璪璪多寒切瑠瑠多寒切瑠瑠多寒切璪璪多寒切
加闕切闕闕地名樊樊祖胡切詰詰旦平旦切頤頤虎切
切氤氤於真切氤氤於真切雲雲於真切雲雲於真切雲雲於真切
七亂切獲獲猴兩元切胤胤羊晉切噴噴晉開切履履火也
翹切澆澆若臭切春春書容切樺樺胡化切履履火也
寺逆切滓滓倒代切愕愕五各切豎豎上與切滌滌徒歷切
徒歷切篋篋之九切扶扶打也纂纂相管切皤皤徒歷切
蒲永切盥盥許亥切熅熅側魚切售售承况切皤皤徒歷切
切盥盥許亥切熅熅側魚切售售承况切皤皤徒歷切

鹹他得切罽罽語也此云戔鏃鏃矢鏃也
食蔭切唾唾湯卧切螃螃步光切顛顛之脰切鏃鏃矢鏃也
桑實切食食蔭切蔭蔭實切蔭蔭實切蔭蔭實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弱八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諸方廣語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語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

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

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

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

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捏頭頭知

第一五四册

捏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如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糝鄙

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為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

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聞歇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聖人說曰某甲瞽瞍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

知無情解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前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躄損害無情不

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鬻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

罣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穀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

解脫此復若為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獸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為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一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為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

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為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

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
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
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
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
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
或名異體同第八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五只如菩
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
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
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
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

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八界處一一推窮
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
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
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
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
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
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
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
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
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

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

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第八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六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

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為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七旃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旃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旃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

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為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八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為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

不聞開師曰如來無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
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
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
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
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
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
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
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
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

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
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
定慧雙修如奉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
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
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
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
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
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
乘應當無作珍重人間無念法有無否師曰
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麼

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
乃是真見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
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
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
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
慧照自見自知第八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
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
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
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
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

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
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
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
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
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
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
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初後何生爲
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
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
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

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
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
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
汙染何爲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

別入

九

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
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
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
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
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

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
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
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
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
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
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
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
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
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
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

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即真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真如行住坐卧悉是

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

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第八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

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
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
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
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
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
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
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
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
若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_直觸_庚是你

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
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
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
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
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
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
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
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
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
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

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
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者突吉羅最是生死
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
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
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
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
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
不識仁義不辯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
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
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這箇這箇

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
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
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
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
輩盡是闍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
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
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
無事人若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
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

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

第八

十三

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

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
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
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
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
應有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
是阿耨菩提心第八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十三無相
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
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
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
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

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
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
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
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
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
儀而行軌範牒三者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
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
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
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
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

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
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
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
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
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
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
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
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
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

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
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
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
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
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
亦不會講華嚴志座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
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
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
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
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
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
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
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
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
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
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
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
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
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

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
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
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
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
施汝者不名福田第八供養汝者墮三惡道十五謗於
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
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
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
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
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

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
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
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
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
自語不得爲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
燒火都無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
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
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
郭象號懸河春鸚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
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

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
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
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
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
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閻梨自己是凡是聖
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
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
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
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
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

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閻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座主問禪師第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

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為當將心止心為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

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
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
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
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
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
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
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
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
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
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

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
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
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
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
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
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
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
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
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
任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旣言有性將出來看

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是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

五十八

十八

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
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
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
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
前後夫名相關鑠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
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
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
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羅蜜
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
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

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
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
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
我爲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
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
智體了心弱八忝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
悟者曰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如何得
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
去來無礙剎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
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

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

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經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

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汙染自性即是修行
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
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
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
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
無可是人間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為是
人受罪為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
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
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未審託情勢
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

通會於一念問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
寂俱妙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卧
是道為迷自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
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衆義文殊於無住
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
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人問言方
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
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
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
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

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
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
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
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
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
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
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
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
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
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

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
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
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曰心名大幻師身
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
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
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
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
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
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
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

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
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
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
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
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
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
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
兔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
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
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

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
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
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
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
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第八又問每聞說道未
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其樂大
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
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
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
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不自悟

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即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

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爲大義

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欸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

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

逐語行住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
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
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
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

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

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

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

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

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

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
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
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為破執有滯空
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
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
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
盡須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
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
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
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

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
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
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
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
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况我禪宗途
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
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
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
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
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

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
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
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存果因
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
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
難辯不自理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
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
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
入理之門便謂求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
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

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
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
失人身根思宿淨聞知即解如彼生公何足
爲羨與道空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
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
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
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
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劒刃上走臨
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
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

犂鎊湯重煮爍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
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
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
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
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
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
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
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
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
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

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滂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廿八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廿七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脣薄舌及手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

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東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

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

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與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

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燬却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

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
知即今認得可可是耶曰認得既不是不認
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這裏某
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
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
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辨人點看他
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
乘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
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
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

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
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
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
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
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
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
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
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
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
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

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
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
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
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
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
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
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
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
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
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

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
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
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
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
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
處辨八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
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
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
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
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

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
名無衆生名使其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
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
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
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
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
爲境曰旣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
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旣不論佛老僧與誰
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
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

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
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
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
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
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
師曰緣生故非報化曰報化旣非真佛法身是真
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
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
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
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

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
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
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
向什麼處聽曰某中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
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
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
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
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
無咎汝但究理坐有三二十年若不會道哉

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
相似亂捨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
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
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物佛法在什麼
處這裏一千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
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
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
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
人公這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麼時

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

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

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如何

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西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世三今時學人且要

明取自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

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勝自備如今

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

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

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

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

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

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

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

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

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

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

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

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為不向

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為極則約

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

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

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繫驢馬橛何以如斯蓋為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為諸人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為緣為對直饒諸佛出來作

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辜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

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辨八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辨四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

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
病人心狂熱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
觀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
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
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
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為汝了得可
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
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
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
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

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眾立久師曰諸
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
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
還有一法近得汝三八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
汝異得汝麼三五既然如是為什麼却特地艱難
去蓋為不丈夫男子儂儂契契無些子威光
感感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我常道汝
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
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為大海

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這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這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古佛爲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爲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空

也不由汝口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真實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恁麼道他古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秘密不思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已育聖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旣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捏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

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
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
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
恁麼即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
以何為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
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恁麼時是什麼師
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
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
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
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

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
泊伊若是聲色名字總是聲色名字若是佛
法總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
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
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為名三界如是崢嶸尚
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為去只為諸
人自生顛倒以常為斷悟假迷真妄外馳求
強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
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
便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

似紡車總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瘡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槌子搥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筵子掃束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第七皮袋裏作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無事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

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脚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唇嘴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

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這邊那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肯襟仍爲他人注脚將爲自己眼目上座總似這箇行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

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第八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座賤也得剥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

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纔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

事師曰謝指示問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嚇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

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聖總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

恁麼會取僧問遠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座若會得即是真實若不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真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

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第八

四十

音釋

汾符分切 諭式徒切 瞬許問切 控之口切 糶收
 也雜切 聾聾聾切 聾聾聾切 聾聾聾切 聾聾聾切 聾聾聾切
 也魚切 卓誰公切 錐誰公切 錐誰公切 錐誰公切 錐誰公切
 也豈切 規頭螺切 規頭螺切 規頭螺切 規頭螺切 規頭螺切
 也魚切 鏤與銀切 鏤與銀切 鏤與銀切 鏤與銀切 鏤與銀切
 也魚切 筌此筌切 筌此筌切 筌此筌切 筌此筌切 筌此筌切
 也魚切 蹄杜奚切 蹄杜奚切 蹄杜奚切 蹄杜奚切 蹄杜奚切
 也魚切 蝮蝮蝮切 蝮蝮蝮切 蝮蝮蝮切 蝮蝮蝮切 蝮蝮蝮切
 也魚切 螺螺螺切 螺螺螺切 螺螺螺切 螺螺螺切 螺螺螺切

也錯切 絆博慢切 絆博慢切 絆博慢切 絆博慢切 絆博慢切
 也山切 嶒呼切 嶒呼切 嶒呼切 嶒呼切 嶒呼切
 也肉切 楔木與切 楔木與切 楔木與切 楔木與切 楔木與切
 也滂切 漉滂漉切 漉滂漉切 漉滂漉切 漉滂漉切 漉滂漉切
 也釘切 釘釘釘切 釘釘釘切 釘釘釘切 釘釘釘切 釘釘釘切
 也債切 債債債切 債債債切 債債債切 債債債切 債債債切
 也疥切 疥疥疥切 疥疥疥切 疥疥疥切 疥疥疥切 疥疥疥切
 也僂切 僂僂僂切 僂僂僂切 僂僂僂切 僂僂僂切 僂僂僂切
 也賺切 賺賺賺切 賺賺賺切 賺賺賺切 賺賺賺切 賺賺賺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弱九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讚頌偈詩

誌公和尚大乘讚十首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歸宗至具禪師頌一首

香巖製燈大師頌十九首

筠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十八首

玄沙宗一大師頌三首

招慶真覺大師頌二首

漳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南嶽般舟道場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郢州臨溪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唐白居易八漸偈八首

同安禪師詩八首

雲頂山僧德敷詩十首

僧潤詩三首

大乘讚十首

梁實誌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真
體莫除色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
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
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為實定知
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
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
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
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

身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
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未與真理相踈更若愛
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
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
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
顛倒二見不殊見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
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具如若言衆生
異佛迢迢與佛常踈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
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舍之

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
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
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
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
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
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本真如若欲存
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
枉用工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
切不憎不愛這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

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
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
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
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

會此說教君向已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

五欲瘡痍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
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
旬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

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鑿求餅不解返本觀麩麩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罟慈心一切平等真如

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已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未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返作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逐相除

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
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
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
何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比忽
覺牀上安眠失却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
兩箇本不相識第九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
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偃
偻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
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

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
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
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
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
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
不信常擊如意珎若著物入迷津但有纖毫
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

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
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
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踪親只是他家
染汙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禹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
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
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
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

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映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踪
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
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
無形何用要安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
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瓊饅尚不餐
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蕩蕩道遠
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成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
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
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
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
還寶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生死何曾屬有無。
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
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鷄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

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世界壞時
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誌公和尚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

第九

六

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
尋討大道祇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
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
浮沉生老昔時迷日為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
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
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
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
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
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百歲無智小兒
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
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

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
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脩然
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
事何須攝念第九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
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
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
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
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靜亂不二

聲聞默喧求靜猶如棄麩求餅餅即從來是麩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姪欲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為大

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為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

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
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
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

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另九本空般若無迷

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
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
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
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

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
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
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
非常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
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
無不惴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
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
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顛

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越逐言章言章本非
真道轉加鬪爭剛強心裏虬蛇蝮蝎螫著便
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
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九口談文字化
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
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
坐相爭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
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

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
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
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
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
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
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訶優
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
不在内外婆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

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
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
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

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
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真入圓成絕
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

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
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
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
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稍九

十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
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
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焰本
非其水渴鹿狂趁忽忽自身虛假不實將空
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吐吐

頌一首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

日輪正當午

自在如師子

不與物依怙

獨步四山頂

優游三大路

欠吐飛禽墜

嘖呻衆邪怖

機豎箭易及

影沒手難覆

施張若工伎

裁剪如尺度

巧鏤萬般名

歸宗還似土

語默音聲絕

旨妙情難措

棄箇眼還聾

取箇耳還聾

一鏃破三關

分明箭後路

可憐大丈夫

先天爲心祖

頌十九首

香巖叢燈大師智閑授指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老

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

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即遲無計校

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偽一刹那通變異差哉

山石火氣內裏發焚巔蒙無遮攔燒海底法

網踈靈燄細六月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偽

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

置足法財具慙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

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
揚眉省來處蹋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
一生參學事無成懃懃抱得梅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 不定露形儀 語下不遺迹

密密潛護持 動容揚古路 明妙乃方知

應物但施設 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 根尋徑路長 因茲知隔闕

無那被封疆 人生須特達 起坐覺馨香

清淨如來子 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
飲不向無復安卧拘折弓箭蹋倒射堞若人
要知先去鈎錐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快

道

與臨滹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
眉示我因茲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
有意的出樊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
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警
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一
弱九

書出語多虛 虛中帶有無 却向書前會

十五

放却意中珠

答鄭郎中問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
應機宜無自他宗訶起駭麟奮迅成龍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語裏埋筋骨 音聲染道容 即時才妙會

拍手趁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 獨運何依賴 路逢達道人

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纔隨語會迷却神機揚

眉當問對面熙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 明明不知處 借問示宗賓

第一五四册

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

來來只麼來

有人相借問

不語笑哈哈

與鄞州行者

第九

林下覺身愚

緣不帶心珠

開口無言說

十三

筆頭無可書

人間香巖旨

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

兩廊下行道

中庭上作舞

後門外搖頭

上報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

語呼召妙絕名邈巍巍道流無可披剥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爺孃

向下無男女

獨自一箇身

切須了却去

聞我有此言

人人競來取

對他一句子

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殼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

道唱和妙云獨脚

無心合道頌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

人無心合道

欲識箇中意

一老一不老

頌十八首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

描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

不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

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

德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闢快龍舟雖然舊

閣於空地一度羸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

是道空士弱九一乍相逢不易看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華猶似纏人蜂僧真不

假居雲外得後知無色自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

得真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
得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
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
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真宗爭如佛
是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
緣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
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
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燄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

因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
却方得名為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
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

道易尋

頌三首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

玄沙游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辭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叟

那頓許咬咬

音風起引筇篠

迷子爭頭湊

設使總不是

蝦蟆大張口

開口不開口

終是犯靈叟

欲識箇中意

南星真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未休此箇從來觸處周
智者聊聞猛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二首

招慶省

音陵

真覺大師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

何須長坐始相親

過緣儻解無非是

處憤那能有故新

散誕肯齊支遁侶

逍遙曷與慧休隣

或遊泉石或闌闌

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為先

澄濾身心漸坦然

警爾有緣隨濁界 當須莫續是天年

修持只話從功路 至理寧論在那邊

一切時中常管帶 因緣相湊豁通玄

明道頌一首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 言宣非指孰云有是

觸處皆渠 豈喻真虛 真虛設辯 如鏡中現

有無雖彰 在處無傷 無傷無在 何拘何闕

不假功成 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 俱為唇齒

若以斯陳 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 無以見聞

見聞不脫 如水中月 於此不明 翻為剎法

一法有形 翳汝眼睛 眼睛不明 世界崢嶸

我宗奇特 當陽顯赫 佛及衆生 皆承恩力

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 拶破面門 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 脫却根塵 其如不曉 設說而今

覺地頌一首 南嶽惟勁禪師

略明覺地名同異 起復初終互換生

性海首建增名號 妙覺還依性覺明

體覺俱合於明妙 明覺妙覺並雙行

妙覺覺妙元明體 全成無漏一真精

明覺覺明明所了 或因了相失元明

明妙二覺宗體覺	體覺性覺二同明
湛覺圓圓無增減	此中無佛與衆生
不覺始終非了了	不聞迷悟豈惺惺
是稱心地如來藏	亦無覺照及無生
非生非滅真如海	湛然常住名無名
太虛未覺生霞點	豈聞微塵有漏聲
空漚匪離於覺海	動寂元是一真明
覺明體爾合靈燄	覺明逐燄致虧盈
差之不返名無覺	會之復本始覺生
本覺由因始覺生	正覺還依合覺明

由他二種成差互	遂令渾作賴耶名
具含染淨雙歧路	覺明合處異途萌
性起無生不動智	不離覺體本圓成
性起轉覺翻生所	遂今有漏墮迷盲
無明因愛相滋潤	名色根本漸次生
七識轉處蒙圓鏡	五六生時蔽覺明
觸受有取相依起	生老病死繼續行
業識茫茫沒苦海	徇流浩浩逐飄零
大聖慈悲興救濟	一聲用處出三聲
智身由從法身起	行身還約智身生

智行二身融無二	還歸一體本來平
萬有齊含真海印	一心普現總圓明
湛光燄燄何依止	空性蕩蕩無所停
處處示生無生相	處處示滅無滅形
珠鏡頓印無來往	浮雲聚散勿常程
出沒任真同水月	應緣如響化群情
衆生性地元無染	只緣浮妄翳真精
不了五陰如空聚	豈知四大若乾城
我慢癡山高屹屹	無明欲海杳冥冥
每逐旃陀憍誑友	常隨猛獸作悲鳴

自性轉識翻為幻	自心幻境自心驚
了此幻性同陽燄	空花識浪復圓成
太虛忽覺浮雲散	始覺虛空本自清
今古湛然常皎瑩	不得古今凡聖名
入道淺深頌五首	郢州臨谿敬脫和尚
露柱聲聲喚	猢猻繩子絆
上士方堪看	中下莫知由
露柱不聲喚	猢猻繩子斷
中流若為見	上士笑呵呵
猢猻與露柱	未免東西步
	任唱太平歌

徒語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
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
誰作將來主

語默玄妙句
不善本根源
第代稱揚許
我今問汝徒

頌十四首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
色不到耳
萬法匪緣

萬法唯識
唯識唯心
聲何觸眼
豈觀如幻

眼聲耳色
大地山河
萬法成辦
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
全非諸佛意
男子身中入定時
不留意
瞻須菩提

同中還有異
諸佛意總別
何曾有同異
女子身中不留意
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

異若異於同
須菩提
貌古奇
說空法
法不離

信不及
又懷疑
信得及
復何之

倚筇杖
視東西

街鼓鳴

鼓襲襲

運大功

滿朝人

道路通

道路通

何所至

達者莫言登寶地

示捨棄慕道

東堂不折桂

南華不學僊

却來乾竺寺

披衣效坐禪

禪若效坐得

非想亦何偏

經劫守閑不出生死

為報參禪者

須悟道中玄

如何道中玄

真規自宛然

金剛經為人輕賤章

詮云持經者證佛地也

寶劍不失

虛舟不刻

不失不刻

彼子為得

倚待不堪

孤然仍則

鳥迹虛空

有無彌忒

之思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

色裏勿摩尼

摩尼與衆色

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

祖師庵

庵舊址

依雲嵐

獸馴淑

人相參

忽有心

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

法法皆爾

法爾不爾

名相真軌

日煖月涼

海深山起

乾闥婆城

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

不免心中關

欲免心中關

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箇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朵菡萏蓮

兩株青瘦栢

長向僧家庭

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

順時節

情有無

皆含悅

君要知得誰力

更問誰

教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登碧

漳水澄澄兮練色

對現分明有何極

八漸偈

并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

耳貫於心 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
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
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
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
墜也既而升于堂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

第九

世一

曰

觀

以心中眼 觀心外相 從何而有 從何而喪

觀之又觀 則辯真妄

覺

惟真常在 為妄所蒙 真妄苟辯 覺生其中

不離妄有 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 妄即不起 六根之源 湛如止水

是為禪定 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 定猶有繫 濟之以慧 慧則無滯

如珠在盤 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 合而後明 照彼萬物 物無遁形

如大圓鏡 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 明則不昧 明至乃通 通則無礙

無礙者何 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 應念而變 變相非有 隨求而見

是大慈悲 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 大悲亦捨 苦既非真 悲亦是假

是故衆生 實無度者

詩十首

心印

同安禪師

問君心印作何顏 心印誰人敢授傳

歷劫坦然無異色 呼為心印早虛言

須知本自靈空性 將喻紅鑪焰裏蓮

莫謂無心便是道 無心猶隔一重關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 靈機爭隨有無功

三賢尚未明斯旨 十聖那能達此宗

透網金鱗猶滯水 回塗石馬出沙籠

慇懃為說西來意 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 豈為塵機作繫留
妙體本來無處所 通身何更有蹤由
靈然一句超群象 迥出三乘不假修
撒手那邊諸聖外 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 菩提煩惱等空平
誰言下壁無人鑒 我道驪珠到處晶
萬法泯時全體現 三乘分處假安名

佛教

丈夫自有衝天氣 莫向如來行處行

還鄉曲

三乘次第演金言 三世如來亦共宣
初說有空人盡執 後非空有衆皆緣
龍宮滿藏醫方義 鶴樹終談理未玄
真淨界中纔一念 閻浮早已八千年
勿於中路事空王 策杖還須達本鄉
雲水隔時君莫住 雪山深處我非忘
尋思去日顏如玉 嗟歎迴來鬢似霜

撒手到家人不識 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 本來無住不名家
萬年松逕雪深覆 一帶峯巒雲更遮
賓主默時純是妄 君臣道合正中邪

還鄉曲調如何唱 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裏尚猶危 陌路相逢沒定期
權挂垢衣云是佛 却裝珍御復名誰
木人夜半穿靴去 石女天明戴帽歸

萬古碧潭空界月 再三撈撻始應知

迴機

披毛戴角入廬來 優鉢羅花火裏開
煩惱海中爲雨露 無明山上作雲雷
鑊湯爐炭吹教滅 劔樹刀山喝使摧

金鎖玄關留不住 行於異類且輪迴

正位前

枯木巖前差路多 行人到此盡蹉跎
鷲鷲立雪非同色 明月蘆華不似他
了了了時無所了 玄玄玄處亦須訶

慙慙為唱玄中曲

空裏蟾光撮得麼

詩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

縱言無物比方伊

石人把板雲中拍

木女含笙水底吹

若道不聞渠未曉

欲尋其響你還疑

教君唱和仍須和

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迥異

相意迥然傳一句

教中廣布引三乘

淨名倒嶽雷聲吼

鷲子孤潭月影澄

鄺市賣魚忘進趣

巖林飼虎望超升

雖知同體權方便

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

認得曹谿有幾人

若使聖凡無罣礙

便應塼瓦是修真

瞥然一念邪思起

已屬多生放逸因

不遇祖師親的指

臨機開口卒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

執句尋言誤殺卿

只合文殊便是道

虧他居士杳無聲

見人須棄敲門物
儻若不疑言會盡
無指的

知路仍忘埃子名
何妨默默過浮生

不居南北與東西
上下虛空豈可齊

現小毛頭猶道廣
變長天外尚嫌低

初九

二十五

頓乾四海紅塵起
能竭三塗黑業迷

如此萬般皆屬壞
更須前進問曹谿

自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
懶出松門數十秋
合掌有時慵問佛
折腰誰肯見王侯

電光夢世非堅久
自蘊本來靈覺性
問答須知起倒

欲火蒼生早晚休
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答須教知起倒
龍頭蛇尾自欺謾

如王秉劍由王意
似鏡當臺待鏡觀

眨眼參差千里莽
各於此道爭深見
低頭思慮萬重灘
何啻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
寧聞晝夜精勤得
如鳥如兔兩光明
非是貪嗔懈怠生

菩薩尚猶難說到
聲聞焉敢擬論評
然無地位長閑坐
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
颯然會了奈渠何

非干世事成無事
祖教心魔是佛魔

貧子喻中明此道
獻珠偈裏顯張羅

空門有路平兼廣
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
大意幽微肯易參

動指掩頭元是一
斜眸拊掌固非三

道吾舞笏同人會
石鞏彎弓作者諳
此理若無師印授
欲將何見語玄談

詩三首

僧潤

因覽寶林傳

祖月禪風集寶林
二千餘載道堪尋

雖分西國與東國
不隔人心到佛心

迦葉最初傳去盛
慧能末後得來深

覽斯頓悟超凡衆
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
可憐迷者蟻循環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此生勝坐三禪樂
好句長吟萬事閑
秋月圓來看盡夜
野雲散去落何山
到頭自了方爲了
休執他經扣祖關
贈禪客

了妄歸真萬慮空
河沙凡聖體通同
迷來盡似蛾投焰
悟去皆如鶴出籠
片月影分千澗水
孤松聲任四時風
直須密契心心
地
休苦勞生睡夢中

音釋

瘡瘡初良切痲痲初良切痲痲初良切痲痲初良切
 胃古注切羈居宜切偃偃武切偃偃武切偃偃武切
 也也妳乳也切咀咀語切猖尺良切啾啾奴切撓撓奴切
 亂於教切拘於教切禺語俱切跌徒結切啾啾奴切啾啾奴切
 也也資資悉切兀兀五忽切脩脩然飛切脩脩然飛切脩脩然飛切
 即即小聲切蝮蝮六切毒毒許切螫螫行毒切螫螫行毒切螫螫行毒切
 切切欠欠丘切峩峩何切駮駮何切駮駮何切駮駮何切
 山山嶺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
 也也嶺嶺都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
 切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嶺嶺都切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古對切 閱 五溉切 蹉 蹉七何切 徒何
 心亂也 限也 也 蹉 蹉言不遂意
 也 慵 懶惰也 也 齋 止也 也 齋 舍
 也 切 悉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弱十

銘記箴歌

傳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亡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南嶽懶瓚和尚歌弱十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杯渡禪師一鉢歌

樂普和尚浮漚歌

牧護和尚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勵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心王銘

傅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
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
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

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
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
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
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
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
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
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
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
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

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
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
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
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
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
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窳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
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
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遣有第十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
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
須更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

第一五四册

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華何

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
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

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第十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鍊往
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
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
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
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

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
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
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
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
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
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
常求真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
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
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真森羅
二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為出

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
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沉非
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
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本
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
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
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
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
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
一切有爲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

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
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
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
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界
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
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
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
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才
日如夜末夜如日外似頑器內心虛直對境
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

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
轉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
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
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
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舍容
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
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
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
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
優遊眞實無爲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

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現前
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
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
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
何傷其苦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
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未在本
雖小不輕闢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現於色莫

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
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
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
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脩途未沉莫
貴才能日益昏聩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
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
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
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跡逾
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獸生患老隨思
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

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
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
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
三之子也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
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
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
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
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慧可

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帝
之數載虔恭諮啓善家師意法師感其精誠
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
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
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
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
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
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
信舍生同一真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
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

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
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
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
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
何報冤行謂修道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
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
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
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
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
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

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第十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真爲道行故言無

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怯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旣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顯宗記

荷澤大師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
真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
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生
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
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
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
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
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
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
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

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
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
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
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
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
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
若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
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
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
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

即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
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通達即理事無
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
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
異真如性淨慧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
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無相寂即無
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獸生死
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
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
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

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
至於達磨屆此為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
傳祕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
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衣為法
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
心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
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
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
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

參同契

南嶽石頭和尚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
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
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
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
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
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
耳音聲鼻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
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
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
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

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
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
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弱十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
知不昧性相寂然十一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
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
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感苦紛然悟真
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
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

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
斷照體獨立物我皆知直造心源無知無得
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
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
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
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
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
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
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
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

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
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
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
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
無兩體雙亡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
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
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
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
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
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

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
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坐禪箴

杭州五雲和尚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
涉不拘真光迥孤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

十一

十二

初機未達玄微處沉隨掉能所支離不有權

巧胡為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

乍同死漢隨宜合開廢專壁觀達磨大師正
付法眼外委

示初機修心之要啓
四門四行匪專一也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或
掉

舉猛利及悟住等互易觀修
於數息或出或入不得交互汙流劔閣無滯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木鶴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滅水
傾一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
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
乎不知知則無咎日由背夜鏡奚照後此則
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瀛
漚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跛者得履
賢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郊廛或
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強說爰符
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
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

第一五四册

流云何名為定故知歷代祖唯傳此一心祖
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曰坐
禪箴

證道歌

永嘉真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第十不除妄想不求真

無明實性即佛性第十幻化空身即法身十三法身覺

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五陰浮雲空去

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

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

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

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
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
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
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
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肯
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
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
證乃知誰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

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
逢者同遊涅槃路
調古神清風自高
貌悴骨剛人不顧
窮釋子口稍貧
實是身貧道不貧
貧則身常披縷褐
道印心藏無價珍
無價珍用無盡
利物應時終不吝
三身四智體中圓
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決一切了
中下多聞多不信
但自懷中解垢衣
誰能向外誇精進
從他謗任他非
把火燒天徒自疲
我聞恰似飲甘露
銷融頓入不思議
觀惡言是功德
此則成吾善
知識不因訛謗起
怨親何表無生慈
忍力宗亦通說

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
非但我今獨達了
河沙諸佛體皆同
師子吼無畏
說百獸聞之皆腦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
天龍寂聽生欣悅
遊江海涉山川
尋師訪道為參禪
自從認得曹谿路
了知生死不相干
行亦禪坐亦禪
語默動靜體安然
縱遇鋒刀常坦坦
假饒毒藥也閑閑
我師得見然燈佛
多劫曾為忍辱僊
幾迴生幾迴
死生死死悠悠無
定止自從頓悟了
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
入深山住蘭若
岑峯幽邃長松下
優遊靜坐野僧家
閑寂安居實

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
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
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
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舍寶
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
照松風吹來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
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
鐶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
跡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
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無礙

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
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泚泚蕩蕩招殃禍
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
取真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
真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
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秉慧劔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
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
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
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

第十

十五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舍一切法一月普
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
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
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阿
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
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
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
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
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
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

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
佛勅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
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
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具不立妄本
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
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嗟末
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
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
滅除今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

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梅檀
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境靜林閑獨自
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
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恠虛開
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

第十

十六

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
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
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䟽尋經
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却被
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

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
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
智慧亦愚癡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
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恠不見一法即
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
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饍不能餐病遇醫王
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
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
無畏說深嗟惜懂頑皮韞音只知犯重障菩
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

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
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
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
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
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
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
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
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
壞真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蟾蜍能拒轍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

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
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
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
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
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
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飢
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
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
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
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
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噉陟立切世間

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
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
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
披一破衲脚著屨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
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

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
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
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
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
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捋將功用功展轉冥蒙
取即不得不取第十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緣巧
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
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
夜月為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

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
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
草自青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
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
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
處我不愛庵雖小舍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
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
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基址堅牢以為最青松下明牕內玉殿朱樓
未為對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
便歸來廊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
草為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手便行
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十只要教君長不昧欲
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十九

樂道歌

道吾和尚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
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

第一五四册

堪笑時人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
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無妨礙
汝言順即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慙
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
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這是元本山
僧更若爲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沒隈倚
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真
不是僞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
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措改結角羅紋
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闍

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報乎月
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一鉢歌

杯渡禪師

道喇喇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撻如饑喫鹽
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拚拚究竟不能知始末
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鬧事到
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苦
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
結裹學擺撥也學柔和也羸羸也剃頭也披
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

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
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
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
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
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鷲作巢萬
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
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死真丈夫
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
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
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

第十

二十

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
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
更無人真心莫謾生煩惱亦食隨時養色身
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莫染著亦無惡亦
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羸也餐細也餐莫學
凡夫相上觀也無羸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
筍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
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
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
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

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
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
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
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
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家
家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這修行斷門戶
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淨淨
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
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
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

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
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
裏鹽亦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真中
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
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
騰信脚行有時鄧市并屠肆一朵紅蓮火上
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
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
瘡痍幾時差若覓禪我自縱橫汨碌眠大可
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

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雞足山中問迦
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
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
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
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
漸入麤中細只這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真
實諦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
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
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
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
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
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
漚第十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
轉變將爲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
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
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
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

第一五四册

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
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

即五洩
小師也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衲餅
孟便是生涯調度為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

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
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
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
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
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

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
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
常峭措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鬪富愚人
攤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
舞盡由行主一言為報諸人打破畫餅歸去

古鏡歌三首

第十

法燈禪師泰欽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
覩一纖毫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
嫖母臨粧不稱情潘生回首頻嘉歎何欣欣
何戚戚好醜由來那箇是只這是轉沉醉演

若最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
不暫迴淚流向予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
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
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
看不見時即此爲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
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人不得輕分
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
多直至如今成錯誤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
當時同一顏同一顏苦苦苦

其三

古鏡精明皎皎皎徧照河沙到處安名題
字除儂更有誰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
纖瑕纖瑕垢盡無物此真火裏蓮華蓮華千
朵萬朵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尸入滅誰云
穿膝蘆芽不信鏡中看取羊車鹿車牛車時
人不識古鏡盡道本來清淨只看清淨是假
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纖毫俱
病勸君不如打破鏡去瑕消可瑩亦見杜口
毗耶亦知圓通少剩

徧參三昧歌

潭州龍會道尋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訶
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覩諸方垂帶直
善財得處難藏匿捧頭喝下露幽竒縱去奔
來者殊特趙州關雪嶺陟築廬峯前驗虛實
據證靈由闢萬機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
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袖子攢眉碧眼
唵黃河倒逆崑崙滂瀉山牛道吾唱馬師奮
迅呈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幡看先
匠廣陵歌誰繼唱擬續官商調難況石人愠
色下鞭搯木馬奔嘶梵天上麗水金藍田玉

祝融峯攢湘浪蹙滿月澄谿松韻清雲從龍
騰好觀矚

翫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
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
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
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
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
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
將爲實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

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
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
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
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
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
鎮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
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
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
澄滄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真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
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
呈護鶉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
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
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
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
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
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

第一五四册

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鑽輒似兜羅大等
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
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
不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
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

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爲自古先賢作此調不
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
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勸覺吟二首

香巖和尚智閑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著力勤

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語暗嗟切快磨
古錘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說
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

第十

廿六

木心牙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盡處身雖
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成巍巍
置在青山掌觀夫參道不虛然脫去形骸甚
高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
留蹤迹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迥玲
 瓏主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
 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
 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
 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悵此心珠
 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
 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
 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做
 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

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魏府華嚴長老示衆

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
 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
 不是也會麼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真人若
 也未會則是箇擔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
 此佛法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
 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
 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
 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

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麼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泯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麼若不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著境認色爲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此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內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噎酒如餓狗飲水愛色如渴蠅啞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

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耕耕地口子吧吧地眼子眨眨地無常殺鬼到來向牀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鐵爐火炭銅柱刀山盡爲戲翫恁時追悔大段難爲免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辦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爲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罪滅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

明性中認取箇真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
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
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爍
爍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也從
你深坑罪海永墮沉淪你若迴光返照於一

第十

十八

刹那中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暗狂情
頓自消滅諸緣境界轉為甘露醍醐安樂國
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
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
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

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
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我是
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只爲衆生迷亂不
識本性你暫時問那取些子貪物底工夫看
經書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慾之
故山僧苦口實爲切切你還肯麼你還信麼
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苦不得却
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爲取身
好百年如箭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
無多日頭白是病來病是業債來業債是死

來死是地獄來你莫道我為人平生好心吉
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
箇好生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
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
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擔人擔我貪色愛財餐
魚啖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
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爲長久功
德以此爲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爲你
不得你還知麼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
亦爲你不得須是你自家著力前程自辦你

若作一切有爲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禍不
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求得供養日夜不
安爲慮未是在還知麼一任你說向諸方耆
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
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
取喫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
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第一五四册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贊

扶一

宋明 發 大師 契嵩 述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耶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

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諸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牟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

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
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
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
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
所會為大乘之推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

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
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
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
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
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

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
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
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
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
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
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
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
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
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
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

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沉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

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共一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

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

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

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
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
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
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
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
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
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
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
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
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

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
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
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
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
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
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
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
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
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
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肯

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

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扶一繆乎至人之

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

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

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

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耶得其形於

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憒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

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增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

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依一護持正法依一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

默傳也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
 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
 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夫至人者
 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
 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
 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
 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
 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
 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
 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蚋

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

唐憲宗皇帝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

宋太宗皇帝加謚真空塔曰太平興國

仁宗皇帝加普覺 神宗皇帝加圓明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門人法海等集

時祖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璩與官僚入山
 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
 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

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衆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慧能行由得法事意慧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慧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

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欲往求法念母無依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慧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叅禮五祖慧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

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
又是獠若爲堪作佛慧能曰人雖有南北
佛性本無南北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
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
令隨衆作務慧能曰慧能扶一啓和尚弟子自心
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
作何務祖云這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
槽廠去慧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
柴踏碓經八餘月祖一日忽見慧能曰吾思
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

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
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
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
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
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
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
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
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譬如輪刀上陣亦得見
之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
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

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
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
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
若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
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
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
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
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
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
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身汗

流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
惟不知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
好即出禮拜云是神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
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
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
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
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

自是我迷寤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
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
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
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
用畫勞尔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
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
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
當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祖三更喚秀
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
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
內如此見解竟無上菩提終不可得無上菩
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
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
真萬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
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思惟更
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
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
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
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慧能一聞便知

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慧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慧能曰慧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慧能聞已

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扶一 明鏡亦非臺十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

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
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
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猶欠
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即會祖意
三鼓入室祖遂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慧能言下大徹遂啓祖言一切萬法不離
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能曰不
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

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衣
鉢云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
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
傳此衣以爲信證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
皆令自悟自證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
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
懸絲沙須速去恐人害汝慧能啓曰向甚處

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三更領得衣鉢
云能本是嶺南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得出
江口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送至九江
驛邊祖令上船慧能隨即把舫祖云合是吾
渡汝慧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
用處不同慧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
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
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
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慧能
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祖

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
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受曰能
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
一僧俗姓陳名慧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
慥極意參尋為衆人先赴及慧能慧能擲下
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慧能隱
草中慧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
為法來不為衣來慧能遂出坐盤石上慧明
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慧能云汝既為法
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

久慧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
來密語密意外更有密意否慧能云與汝說
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慧明
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扶一今行者即慧明師也慧能曰
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
問慧明今後向甚處去慧能曰逢衣則止遇
蒙則居明禮辭回至嶺下謂趙衆曰向陟崔
嵬竟無踪跡當別道尋之趙衆咸以為然慧

明後改道明避吾上字慧能後至曹溪又被
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
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
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
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
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師
講涅槃經因二僧論風旛義一曰風動一曰
旛動議論不已慧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
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
興義見慧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

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
慧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
示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慧能
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
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
之法慧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
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
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
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

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
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
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
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
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爲慧能剃髮
願事爲師慧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
慧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
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
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
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

傳不是慧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
聞了各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師復告衆
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
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
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
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
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
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
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

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
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
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
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
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
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
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
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
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
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

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
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
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
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
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
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
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
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
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
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

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
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
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
終日說空心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
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
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
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
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
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
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

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
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
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
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
口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真
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
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
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
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

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
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
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
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
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
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
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
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
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
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

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上乘為大智人說
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
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閭浮提城邑聚落悉皆
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
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
本性自有般若之智扶一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
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
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
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衆生本性般
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

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
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
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
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
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
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
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
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除
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
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

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
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
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
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
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
悟解心闌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
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
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
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
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

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
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
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
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
因緣扶一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十八因善知
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
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
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
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

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刹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深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

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扶一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十九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暗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卧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刹那間
祖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衆		

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史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次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祖升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祖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祖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

扶一

二十

為說祖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帝心執著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祖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

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
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
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
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
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
彌陀佛願生西方伏一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
破疑祖言史君善聽慧能為說釋迦世尊在
王舍城說觀經有云阿彌陀佛去此不遠經
文分明若論相說十萬億刹即人身中十惡
等障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

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
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
淨即佛土淨史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
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憊東方人念佛求生西
方且西方人念佛更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
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
所以佛言隨所往處恒安樂史君心地但無
不善西方去此不遠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
生難到今勸善知識能除十惡等障乃過十
萬億刹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觀

彌陀史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作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慧能與諸人移多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隱澄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言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諸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

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慾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慾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得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

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
 悟解祖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但
 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
 西方人心惡但能心常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師言吾
 與大衆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
 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衆惡無喧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祖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
 成佛道時不相待衆人且散吾歸曹溪衆若
 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
 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祖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本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慧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

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祖示衆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

祖示衆云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

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白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衆如是相教故知大錯

扶一

二十四

祖示衆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所以立頓漸之假名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相而離相無念者念

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執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

意自錯猶可更悞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
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
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
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
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
故此法門立無念快一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
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
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
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
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鼻舌聲當時

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
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
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祖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
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
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
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
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
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
苦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

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

祖示衆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

是為禪定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時祖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中聽法於是陞座告衆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

扶一

二十六

性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成始得本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衆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

無惡無嫉妬無貪嗔無劫奪名戒香二定香
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
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
修衆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名慧
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
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
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沉空守寂即須廣學
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
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
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

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
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
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
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
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消滅永
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不
被嫉妬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妬等罪悉皆懺
悔願一時消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
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

德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
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過從
今已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今已
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
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德不知悔其後過
以不悔故前德不滅後過又生前德既不滅
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
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衆
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
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

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德麼道
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識心中衆生所以邪迷
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
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
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
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
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
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
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
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

是名真學又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
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
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
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
三歸依戒善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
欲尊歸依淨衆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
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
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
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
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

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
離欲尊自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
性皆不染著老衆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
凡天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
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
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
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
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
他人是自歸依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
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

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
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
歸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
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
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
來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
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
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
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
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

扶一

二十九

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淨雲蓋覆上明
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
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知識智如日慧如
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
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
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
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
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
不善心嫉妬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
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

之行常自見已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
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
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
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
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

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是性中
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
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河沙惡盡
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
身何各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

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
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
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
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
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善知
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
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性自修自性功德
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言歸
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
相頌若能誦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

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名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敬合掌志心求
 祖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
 離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
 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一衆聞法靡
 不開悟歡喜奉行

伏一

三十一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音釋

惺先青切 錐末推切 偉羽鬼切 沛音蓋
惺也 錐也 偉也 沛也
 流無大畧也 碎碎也 宵仙抄切 昏昏也
流也 碎也 宵也 昏也
 不明也 心心也 暖於代切 博徒官切 溱音
不也 心也 暖也 博也 溱也
 也切 會求於 斬乘之 獠居局切 獠西南
也 會也 斬也 獠也 獠也
 矣才殿切 搯財勞切 確都內切 繪胡對切 鞋鞋
矣也 搯也 確也 繪也 鞋也
 戶佳切 擦倉葛切 勝所古切 與同 愷到
戶也 擦也 勝也 與也 愷也
 切也 越運也 掇拾取也 遜徒困切 慙慙
切 越也 掇也 遜也 慙也
 也也 錯祖官切 矜居陵切 憐憐也 律律
也 錯也 矜也 憐也 律也

永樂北藏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第一五四册

宗門統要續集序

扶二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沙門 希陵 撰

靈鷲拈花之旨獨付飲光少林得髓之傳惟
稱可祖西竺聖師授受同印乎一心東土宗
派流分各顯其大用不歷漸階之次直躋聖
地之歸自五葉傳芳千燈續焰正法眼流通
於震旦盛矣哉其有機緣啓投鍼之契問答
湊激電之馳傳燈諸錄載之詳備統要收亦
綸貫耳是以古林禪師以透古今眼具通變
機來後來提唱宗師續前代統要玄旨執金

錚而刮衆膜握寶劍而斷羣疑若不顯龍驤
虎驟之機安知有玉振金聲之作蓋紀實以
傳信非潤色之虛文也延祐庚申謹序

重開宗門統要序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耿椿楹撰

大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
皆名為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
名為義又云若諸經中文句廣博能令衆生

心意踊躍名不了義若有宣說文句及心皆同灰燼是名了義大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以是觀之諸佛以無說說其來久矣達磨西來重為拈出為其拘滯於教相也則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其委曲於情解也則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故答第一義諦曰廓然無聖則憐其不契而渡江慧可再拜依位而立則以為得髓而傳法是豈與諸佛有異耶

蓋所謂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如石火電光擬議即差念起情生斯為關鎖耳故余嘗論之如來老婆心切乃曰正法眼藏分付摩訶迦葉臨濟丈夫氣槩乃曰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是二老子同曲異調若聞余是說言語及心皆同灰燼不作一字一句及諸名相則如來禪祖師禪庶幾意領而神解乎宗門統要首以西竺諸佛繼以東震諸祖及前世宗匠所以指導後學與後世作家所以抉剔前人者合為一書皆出乎文字而直指

人心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見之豫章李氏
 鏤板以傳兵火之餘既已煙滅莆陽天寧長
 老慧澤既傳心宗復明教意知如來祖師禪
 等無有異乃命刊行以垂久遠求余為序以
 冠篇首昔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
 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又問三乘十二分教
 則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云不是衲僧分
 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貪觀白浪失却
 手撓若知此者則三世諸佛無所說歷代祖
 師未嘗傳統要徒集葛藤居士戲加序引可

付之一笑而已矣
 紹興三年二月 日序

續集宗門統要序 其二

前集賢待制承事郎馮子振 撰

建溪沙門水沸鼎松聲濃茶瀟面髮鬚淨刻
 肘睫俱醒遂取佛祖卑鉢餘馨牽連鼻孔深
 燈冷焰撥剔眉豪追惟南嶽讓青原思從上

的傳析之二派楊歧會而上始馬祖一傳十
一世爲南嶽宗投子青而上始石頭遷傳一
十世爲青原宗旣次第其人復次第其語號
其書曰宗門統要膏髓直指皮膚破除兩葉
流根蔭雲羃砌一策一警一磬一築政使投
餅試水舌全吞沒可祀之漚拂盞揚湯曾自
傳不能言之味元符之筆已絕墜緒之踵漸
移元運天開梵田日闢競尊慈氏之教孰詆
正途之歧乃有古林茂和尚價重巖泉名喧
宇宙親逢昭代垂億萬禩之昌辰徑補禪宗

餘二百年之罅譜楊歧黃龍下起白雲端保
寧勇隆慶間眞淨文晦堂心逮松源嶽瀨翁
琰心聞賁又七世而止投子天衣下起芙蓉
楷園照本逮石窓恭靈隱光又四世而止南
嶽下十二世接逮十八世總二百八十六人
見錄機緣二百一十二則青原下十一世接
逮十四世總一百二十人見錄機緣四十七
則爲宗門統要續集示衲子坦途開人天正
眼可謂星分次舍澄霄縣璀璨之珠璣春滿
園池徧畧現芬芳之葩萼綱一提而萬目之

維大展領一挈而千腋之裘畢舒此岸舟來
焉用隔江喚渡別峯塔立何消聚土合尖花
笑浪拈竹鳴休擊然而茫茫業識種種情塵
蠅解冥鑽蟬能旁蠹針磁罔具溟波迷犯斗
之津鍬鋪徒施沙穴失藏珍之所忍紛然其
肴亂將持此以安歸向非古林豎硬香梁亞
摩醯眼施膽力於威音色相之上首澡肝膈
於飲光頂顙之最初安得第一義諦舌本放
六合濶翻不二法門脚跟勦諸方露布學人
於此摩尼炳耀臺鏡互融靜定中句意亭亭

卜度外話頭了了作家爐鞴入煅煉者粒粒
精金舊宅官商依促拍者泠泠雅操豈比紗
窓映月影彌即而跡彌疎布鼓認雷音逾似
而魄逾遠鑄逢區冶劍凜然鋒輿遇者婆尊
潭是藥海粟居士早慙鑿脫晚悟叅尋馮長
老斜日夢回記久別光明之洞永嘉師一宿
驚鷲覺尚相忘證道之歌稽首宗乘書心序引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一二

宋 建 康 沙 門 宗 永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大覺世尊釋迦文佛

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

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五

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

契貴圖天下太平 雪竇顯云便與掀倒

禪牀 法眼益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

佛法道理時有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

雪竇云鈞在不疑之地 瑯琊覺云雲門
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雲峯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
之路

續法昌遇云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塊率脚
跟下好與一錐豈到今日雖然如是也是
賊過後張弓 天童華云雲門此話雖行
未免落他陷窞黃面老子末上賣峭正是
依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牀云過
這邊著汝諸人還知明果落處麼珊瑚枕

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
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
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
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人向甚
處見釋迦老子
續雲峯悅因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答

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問迦葉微笑意旨
如何答云口是禍門

世尊一日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
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
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無令斷絕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曾告衆云汝等善
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
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
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雲峯悅云然則膏肓之門不足以發藥雲

奉今日且作死馬醫爾等諸人皮下有血

麼

續東禪觀云其時眾中有箇作者纔見以
手摩曾便出約住云瞿曇你者醜舉止休
拈出也他若知非決定緘口免見百萬億

眾墮邪倒見

世尊般涅槃日迦葉尊者最後而至世尊乃
於擲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作禮請如來以三
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外舉遶
拘尸羅城七市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而自

焚之

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忙忙者市地普天

世尊一日陞座決大眾集定迦葉白椎云世尊七

說法竟世尊便下座

芭蕉徹云兩箇漢大似無孔笛遇著輒拍

板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槌云請世

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

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續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及辭天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

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

薦福懷云蓮花色比丘尼被熱謾且致還

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

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逕女人三帟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

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
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
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
女人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翠巖芝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 五

雲逢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

也出此定不得祇如教意怎生體解

世尊在尼拘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
還見車過不世尊云不見商人云還聞不世
尊云不聞商人云莫禪定不世尊云不禪定

商人云莫睡眠不世尊云不睡眠商人乃歎
言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鬘兩段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
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
義其義云何佛云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聞無說無聞
是名一義二義

翠巖真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
答不善問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杜
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着黃面老面

皮厚多少

續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箇無說無聞底道理

世尊因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

共二

不入門來文殊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

九

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為復是門外語門內語 滌

山喆代云吾不如汝

續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門入不得

門若入得門永消瓦解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人云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大陽玄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

續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豬便行一場懨懨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は無常耶亦不對異學云世尊具一

切智何不對我世尊云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
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
珠入袖却擡手云此珠作何色天王云佛手
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云汝何迷倒之甚
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吾將
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
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
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云實無餘習莫謗

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云
迦葉作舞豈不是佛云實不曾作舞王云世
尊何得妄語佛云不是妄語汝撫琴山河大
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云是佛云迦葉
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直得
須彌峯峯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
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
修云須彌峯峯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澄源
休去 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
外道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不定法外道云
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
定今日不定

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瀉

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瀉即不然
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
境界

續薦福懷云黃面老子被外道撥著出自
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辯得許你

頂門具眼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
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
云那一通你問我

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

打正 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

打邪五通因邪而打正 翠巖芝云五通

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雲峯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傍

不肯底麼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

通 雲蓋本云世尊如是召五通如是應
作麼生是那一通良久云姤女已歸霄漢
去歎郎猶向火邊棲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
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
得見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
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
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
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

甚處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
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
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
文殊迦葉無對

續昭覺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
道你欲擯那箇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麼
合殺 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
我自斬首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志云我義

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云我當回去斬首謝世尊弟子云人天眾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云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云佛置我兩處負門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門處扶二麤故眾人所共知第二負門處細我欲不受以少人知作是念已而白佛言世尊一切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眾入無異何用貢高而生憍慢梵志不能致

答默自念言我負墮處世尊不彰我負不言是非得大甚深法是最可恭敬即於坐處得

法眼淨

有本小異大同

世尊將諸聖眾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猥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界空無有眾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薦福懷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
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老子出氣尋常
神通妙用智慧辯才到此總用不著盡閣
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
者是魔還有人辯得麼良久云欲得識魔
麼開眼見明欲得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
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

續南堂靜云當時我若作世尊即向他道
大衆魔王已發心竟應當如是住不然道
汝喚什麼作衆生擬開口與一鐵輪徑

山景云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
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
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令人疑著却云欲
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郎
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
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與黃面老子代一
轉語待這魔王道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
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伊道幾乎錯喚你
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
伊具衲僧眼 東禪觀云怪哉淺草撥著

一箇大蟲上門上戶咬人火急可惜當時
放過性空若作世尊待魔王道衆生界空
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消道箇
擔板漢非唯塞斷咽喉亦乃教伊轉動不
得雖然如是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世尊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
阿難云此是什麼人塔世尊云此是過去諸
佛塔阿難云過去諸佛是什麼人弟子佛云
是吾弟子阿難云應當如是

德山密云過去是現在弟子實有此理

世尊因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
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佛云比丘某甲當何
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
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

扶二

十四

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
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
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云爲是梵
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尊微笑舉袂
衆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今
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尋白佛外道得何
道理稱讚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
行

五祖戒云大小世尊被阿難一狀領過又
出語云汝何所問 法眼益因百丈嘗請
益叙語未終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
處會那丈從此悟入 雪竇顯云邪正不
分過猶鞭影又云諸禪德迷雲既開決定

見佛還許他同叅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
下宗師並為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
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 翠巖芝云大小
世尊被外道當面塗糊祇如外道云今我
得入要且未夢見在既不曾夢見為什麼
却悟去 瑯琊覺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
被風吹別調中 翠巖真云六合九有緇
黃青紫一一交叅咸言良久據坐不對要
且不是又舉諸家拈了復云於戲假如鶩
子滿慈運智摘辭馳神作用何益之有

道吾真云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
五天 揚歧會云世尊輟已從人外道乃
因齋慶讚 瀉山詰云外道懷藏寶鏡世
尊親為高提直得森羅顯煥萬象歷然又
得阿難金鐘再擊四眾共聞然雖如是大
似二龍玩珠長他智者威輝
續雲居齊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眾中道
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不
昭覺勤云外道因邪打正世尊看樓打樓
阿難不善傍觀引得世尊拖泥帶水若據

山僧見處待他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和
聲便打及至阿難問外道有何所證亦和
聲便打何故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
活人劍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
阿難應喏佛云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
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佛召阿
難阿難應喏佛云持鉢去
世尊因者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箇髑
髏乃敲一髑髏問者婆此生何處者云生人

道世尊又敲一云此生何處者云生天道世尊又別敲一云此生何處者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黑爪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召云仙人梵志應喏佛云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枝花於佛

前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

枝花佛又云仙人放下著梵志云世尊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放下箇什麼佛云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

言下悟無生忍有本小異大同

世尊於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

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云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續天童傑云為人須為切殺人須見血文

卷二

十七

殊費盡脫頭氣力要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五百比丘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趯倒須彌雲門扇子踣跳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

作麼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云此一方地宜建梵刹時衆中有一賢子長者持標於指處插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謂諸姊云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中有一姊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云唯

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云我家
 四事七珍悉皆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
 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
 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
 般物我實無得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

釋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
 羅漢悉皆不解此義惟有諸大菩薩乃解此
 義

續黃龍心云樹子若無寧善給濟既要給
 濟心不虛發如今有求無根樹子將何祇

對 寶峯文云大衆且道帝釋是會不會
 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無根樹
 子大衆且作麼生明得不孤負聖女若也
 不會不得孤負帝釋歸宗亦有箇無位真
 入憨憨癡癡跛跛挈挈且恁麼過時喝一

喝

快二

十八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傳
 問你在地獄中安不達云我雖在地獄如三
 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達云
 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

有入地獄分達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
出地獄分

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議世尊威神攝向
二鐵圍山

五雲逢云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
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五雲與烹茶兩甌
且道是賞伊是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續白雲端云大眾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
今若有向承天這裏起佛見法見承天終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不敢教動者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
然春到來 五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
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
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并索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
尊出云文殊林二吾四十九年住世十九未曾說一字
汝請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續雪峯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
殊請

昔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

第一五四册

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雪竇顯云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回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觀著將謂雪竇門下教你學老婆禪

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瑯琊因僧問乃厲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有省 薦福信云先行不

到末後太過

續五祖演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靈隱
嶽云日長夜短諸人逸猛省麼青天復青天打失髑髏前看看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家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劫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即往告之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一下

扶三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承 集

元 建 康 保 寧 禪 寺 住 持 沙 門 清 光 續 集

附西竺應化聖賢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

扶三

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

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

維摩默然文殊歎云乃至無有言語文字是

菩薩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

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

忍

保福展云文殊也似掩耳偷鈴力盡烏江

維摩一默未出化門又云大小維摩被文

殊一坐直至如今起不得 雪竇顯云維

摩道什麼復云勘破了也 瑯琊覺云文

殊與麼讚善也是杓卜聽虛聲維摩默然

你等諸人不得鑽龜打瓦

續瀉山果云大眾居士門高可謂壁立萬

仞水泄不通擬心則差動念則隳不擬不

動落在無事界中諸人作麼生入良久云

退後退後大瀉智云不二法門是默然不是默然若是默然文殊則為刺語若不是默然維摩一場虛設畢竟如何具眼者辨維摩因須菩提持鉢到乃取鉢滿盛香飯謂尊者云若能於法等者於食亦等乃至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為與衆魔同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

語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須菩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答置鉢欲去

舍利弗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我當問

之纔近便問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與麼

扶三

去弗云我纔入城爾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弗云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涅槃而住我如舍利弗與麼去

瀉山詰云一人入城一人出城何言如舍利弗與麼去若人知得舍利弗月上女二人去處十二時中動轉施為無非住諸佛大涅槃若也未知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續東禪觀云舍利弗依大涅槃而住坐在解脫深坑月上女如舍利弗與麼去也是隨邪逐惡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

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

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

西竺有上首菩薩作一乞士入城乞食次時

有比丘恒伽謂乞士云汝從何來答云我從

真實中來又問何謂真實答云寂滅故名真

實又問寂滅相中有所求耶無所求耶答云無所求又問無所求者何用求耶答云無所求中吾欲求之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答

云所有求者一切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吾為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寶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益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續徑山杲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執瞞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

著楔即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麼喝云寐語作麼 東禪嶽云富貴即易貧窮即難虛空無心墻壁有耳二老漢不得無過且道過在於何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佛乃勅有情無情

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去即去佛處不得
善財童子參五十三真善知識末後到彌勒
閣前見樓閣門閉善財暫時斂念云大慈大
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領諸眷
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閣門開善財得入
閣門便閉見百千萬億樓閣每一一樓閣內
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有一善財而在前立
善財禮辭文殊文殊指往南方勝樂國妙高
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山東西南北四維上
下求覓經于七日乃見德雲比丘却在別峯

上徐步經行

文殊一日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
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
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
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

五祖戒出善財語云慙愧 首山念云文
殊大似掩耳偷鈴 瑯琊覺云文殊可謂
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滌
山喆云善財能採文殊善用非但寢疾毗

耶直饒盡大地人抱必死之疾到文殊所
教他箇箇脫體而去何故解用不須霜刃
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續梁山遠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
失之於旨甘露乃羨藜之園文殊當時與

麼舉揚若不是善財林三同聲相應五同氣相求

未免一場懺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處處

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天童華

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文殊大士嘗謂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違

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即將同汝如是梵行天
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語大士云天子如
汝意者以何為佛天子云大士如如法界我
言是佛大士云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
可深著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
如是說汝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
是梵行

利益菩薩白然燈佛我欲得阿耨菩提唯願
世尊教示我今速成菩提佛言利益汝觀此
法何者是法是汝所問

須善提說法帝釋雨花須善提乃問此花從
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云弗也
須善提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善提云如
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

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舍利弗問天女汝何不轉却女身女云我從
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
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乃自
化身如舍利弗而問云何不轉却女身舍利

弗云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

白雲端代云吾不如汝

須善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
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云我是
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尊者云我於般若
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如是尊者無
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雪竇顯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
巖中宴坐也被這一隊漢塗糊伊更有這
老漢把不住問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

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惡水
驀頭潑又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
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好惡總似這
般底何處有今日復召大眾雪竇幸是無
事人你來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

下

毗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即時自見其身往
十方佛刹微塵數諸佛所乃至經不可說不
可說微塵數劫時仙人放手即自見身還在
本處

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輪王衆生種非佛非
羅漢不受後有身是什麼義僧便入定問彌
勒彌勒爲答了却出定語外道云譬如陶師
埏埴成器

汾陽昭代云却勞尊者往復神用

扶三

七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下無著菩薩問經云
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一時中成
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什麼法
天親云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
開

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
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
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善住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
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
別取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
著文殊云祇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
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真見如來
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文
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

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即是如來
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

勝思惟梵天問不退轉天子云天子我常於
此佛國土不曾見汝天子云梵天我亦不曾
於此國土不曾見我

實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
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毛良久云會麼王
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
時亦預其數

五祖戒出王語云慙愧 翠巖真云且道

什麼處見直饒雪天漂渺湖光澹蕩且莫
說夢

續梁山遠云阿育王輕輕借問賓頭盧草
草承當子細檢點將來不勝漏逗且那裏
是漏逗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瀉

山喆云無憂王飯三萬阿羅漢要且不識

扶三

賓頭盧當時待他策起眉毛云會麼便與
作禮非唯識賓頭盧亦乃同叅古佛 汾
陽昭云却勞尊者 保寧勇代王云希有
希有 雲居元代王云當時驀面便唾

虎丘隆云賓頭盧得大機顯大用不謾親
見佛來雖然賴阿育王放過若不放過洎
合打失眉毛放過則且置尊者策起眉毛
又作麼生還會麼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
晴空絕是非 薦福行云大王七寶隨身
尊者天龍擁衛驀然狹路相逢彼此難為
回避且道其中事作麼生閻浮接得真天
子同踏毗盧頂上行

菴婆提女問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為
什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文殊云其力未充

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法爲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轉修云筭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得麼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云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乃

法三

九

禮謝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有一尊者名祇夜多有大名稱即與羣臣往造彼國禮見問法王旣至修敬已畢乃請尊者當爲開演尊者云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

西竺二十八祖師

初祖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祖云覓我者是汝我外道云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祖云你問我覓

祖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

自爲祖云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法眼益云我當時若見搜來踏泥 五祖

戒云迦葉與沙彌說得道理好 洞山价

云莫要茶喫麼

續保寧勇云雖然如是傍觀者啗

二祖阿難尊者問迦葉云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什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

汾陽昭云不問那知 五祖戒云露 翠

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續泐潭清云刹竿未倒穿却諸人髑髏換却諸人眼睛刹竿倒後向什麼處見釋迦

老子

阿難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出城見一奇特事佛云見何奇特事阿難云入城見一攢樂

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云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阿難云未審見何奇特事佛云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

人作舞

三祖商那和修問趨多尊者汝年幾耶尊者

扶三

十

云我年十七祖云汝身十七性十七耶尊者云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祖云我但髮白非心白爾尊者云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四祖優波趨多因訪一老比丘尼纔入問乃觸撒鉢孟尼云佛在日六羣比丘甚是麤行

數來我舍尚不如此尊者紹祖位人得與廢

麤行有本小
異大同

汾陽昭代云已知錯悞

五祖提多迦嘗為長者名曰香衆初求出家
魏多尊者乃問汝為身出家為心出家香云
我自出家非為身心而求利益魏多云不為
身心復誰出家香云夫出家者無我我故即
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故諸佛亦常
心無形相其體亦爾魏多云汝當大悟心自
明朗於佛法中度恒沙衆

芭蕉徹云譬如琴瑟磬篴雖有妙音若無

妙指終不能發

六祖彌遮迦因七祖婆須密初見迎而問云
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祖云從自心來欲往
無處婆須密手持酒器乃云識我手中物不

扶三

上

祖云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婆須密云師識我
不祖云我即不識識即非我汝試自稱名氏
吾當後示本因婆須密乃說偈實答六祖示
其本因即與剃度

七祖婆須密因佛陀難提索以論義祖云仁

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
佛陀難提知祖義勝心即欽伏

八祖佛陀難提因九祖伏馱密多已年五十
口未嘗言足未嘗履纔見祖便行七步乃云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
最道者祖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
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
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密多乃
作禮其父遂令出家
十祖脇尊者因十一祖作童子時來乃問爾

從何來子云我心非往祖云爾住何所子云
我心非止祖云子不定耶子云諸佛亦然祖
云爾非諸佛子云諸佛亦非

翠巖芝云祖師與童子一問一答總欠會
在如今作麼生會

十一祖富那夜奢因十二祖馬鳴問我欲識
佛何者即是祖云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云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云既不識佛焉知不
是馬云此是鋸義祖云彼是木義復問鋸義
者何馬云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云汝

被我解馬於是信伏

十二祖馬鳴大士問十三祖迦毗摩羅云汝盡神力變化若何羅云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嗚云汝化性海得不羅云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嗚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

扶三

十二

昧六通由茲發現十三祖得聞遂發信心三千徒衆俱求剃度

祖昔嘗事外道每持一丫槍上懸一劍巡五天竺國索人論義自云我義若墮當斬首為謝聞脇尊者有大聲譽特請論義脇云爾義

以何為宗祖云但有言說我悉能破脇於是

默然而坐祖忿色而去詬罵云我聞爾具大智慧及與論義一詞不措行在中路乃謂弟子云我義已墮我言但有言說皆悉能破彼既無言我當自破將回斬首而謝爾時尊者

化令回心并諸徒衆一時出家

外道問佛亦類於此

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椀水致面前迦那提婆見乃取一針投之樹由是大喜

十六祖羅睺羅多因至一石窟中見僧伽難

提安然在定祖伺而問云汝身定耶心定耶
難提云身心俱定祖云身心俱定何有出入
難提云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如金
出井世相去來金體常寂祖云若金在井若
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難提云言金動
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云若金
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難提云
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
云此義不然難提云彼理非著祖云此義當
墮難提云彼義不成祖云彼義不成我義成

矣難提云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云我義已
成我無我故難提云我無我故復何成義祖
云我無我故成於汝義難提云仁者師於何
聖得是無我祖云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
十七祖僧迦難提因見十八祖作童子時持
圓鑑直造師前祖乃問汝幾歲耶童子云百
歲祖云汝年尚幼何言百歲非其理也童子
云我不會理正百歲爾祖云汝善機耶童子
云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
日而得決了之祖云汝手中當何所表童子

云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
眼皆相似遂求出家

祖又因風吹銅鈴鳴乃問鈴鳴耶風鳴耶童
云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云非風鈴鳴心復
誰乎童云俱寂靜故非三昧也祖云善哉善

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芭蕉云尊者大似憐兒不覺醜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見十九祖鳩摩
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號
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彼云此

舍無人祖云無人者誰彼聞語異遽開門延
接

汾陽昭代云泊合忘却

二十三祖鶴勒那因師子尊者問云我欲求
道當何用心祖云汝欲求道無所用心尊者

云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云汝若有用即非
扶三

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
云師得蘊空不祖云已得蘊空王云既得蘊
空離生死不祖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死

就師乞頭得不祖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
便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

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
主 玄覺遂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 汾
陽昭別云知師不恡 雪竇顯云作家君

王天然有在 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
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
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芭蕉徹
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瑯琊覺云罽賓好
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

不解返擲

續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
王因甚臂落 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與
麼去 天童華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
不解作得主師云隨毬毬漢玄覺徵云且
道斬著斬不著師云將緞釣鰲汾陽別云
知師不恡師云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
王天然有在師云提水放火翠巖云當時
祖引頸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
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扶三

十五

師云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著瞎波斯
師云誣人之罪瑯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
奈劍上無眼尊者好箇師子且不解返擲
師云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隊漢被山僧
勒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鷲拈拄杖卓

一下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祖始至罽賓國彼有五衆祖已攝伏四衆唯
一尊達磨達者本習禪定憤憤而來祖云仁
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達云
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

云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
達云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
習祖云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
誰習達云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
當如此祖云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
非珠之徒達云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
亂猶若此淨祖云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
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彼承開悟心地朗
然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因與外道無我尊論義

外道云請師默論不好言說祖云不假言說孰知勝負外道云但取其義祖云汝以何為義外道云無心為義祖云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云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云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云當

扶三

十六

義非名誰能辯義祖云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云為辯非義是名無名祖云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
芭蕉清云譬如象馬懶悞難調加諸楚毒

至于徹骨方乃調伏 大陽玄云蚌鷓相持死在漁人之手乃云何用繁言
續徑山杲云婆舍斯多何用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路行次或有人問汝行何急祖云汝行何慢又問汝姓什麼祖云與汝同姓或凡或聖人莫能測

芭蕉徹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
經唯師爲甚不轉祖云貧道出息不隨衆緣
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
但一卷兩卷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東震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初至梁時因武帝問如
何是聖諦第一義祖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
者誰祖云不識帝不領悟祖遂渡江至魏

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

續五祖戒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保寧
代帝吐舌示之

武帝後問一聖師師云陛下還識此人
不帝云不識師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帝云當遣使詔之師云莫遣陛下去詔盡
國人去他亦不回

祖謂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
墻壁可以入道二祖作種種說心說性不契
一日忽悟乃云可以息諸緣也達磨云莫成

斷滅去不二祖云無達磨云子作麼生二祖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云此諸佛之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祖一日命門人云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云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云汝得吾皮又尼總持云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云汝得吾肉又道育云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云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大師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祖云

汝得吾髓乃傳衣付偈

薦福懷云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塗轍中翻成塗轍若教伊踏著德山臨濟門下免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 大

扶三

十八

陽玄云且道更有一人出來得箇什麼自云不得不得又云意況不到 翠巖芝云二祖被他當面塗糊莫道髓皮也不曾摸著因甚却紹祖位

續五祖演云當時若見四人恁麼各與三

十棒只如白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汝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惟不孤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脫或未然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多見渾崙吞却

祖問有相宗薩婆羅云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云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云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云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祖云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云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

然祖云汝言不定當為實相不定故即非實相彼云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云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云不變當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云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扶三時薩婆羅以手指虛空云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還得似不祖云若無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己心意朗然

祖問無相宗波羅提云汝言無相當何證之
彼云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云汝心不現當
何明之彼云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
亦無當者祖云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
者誰明無故彼云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
無相而欲知之祖云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
無所得何名三昧彼云我說不證證無所證
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云非三昧者何當名
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彼聞祖辯析即悟本
心

祖問定慧宗婆蘭陀云汝學定慧爲一爲二
彼云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云既非一二何
名定慧彼云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
二即不二祖云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
慧約何定慧彼云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
非慧亦復然矣祖云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
一不二誰定誰慧彼聞之狐疑冰釋
祖問戒行宗賢者云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
此戒行爲一爲二彼云一二二一皆彼所生
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云汝言依教即是有

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
內外非明何名為戒彼云我有內外彼已知
覺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
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云俱是俱非何言清
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於是慙伏

祖問無得宗寶淨云汝云無得得得何得既
無所得亦無得得彼云我說無得非得無得
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云得既不得得亦非
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云見得非得非得
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祖云得既非得非

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彼聞之頓除疑
惑

祖問寂靜宗尊者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寂
誰靜彼云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
之為靜祖云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
何用寂靜彼云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
空故名寂靜祖云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
無相何靜何寂彼聞豁然開悟
二祖可大師問達磨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磨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祖云我心未寧乞

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
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

芭蕉徹云金剛與泥人揩背

續五祖戒云若即恁麼何用西來雲居

元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一言

易出駟馬難追伏三五祖演舉至請祖安心立

處乃云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三十棒何故

他人見將謂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

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三祖璨大師問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和

尚懺罪祖云將罪來與汝懺璨云覓罪了不
可得祖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璨云
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云是
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璨云
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佛
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

瑯琊覺云猶欠作云何梵在

續梁山觀於覓罪了不可得處云罪性向

什麼處去也又云非但罪性覓者亦不見

有雲居齊云二祖深器之是肯他會佛

法耶肯他說道理耶

四祖信大師見三祖乃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云誰縛於汝信云無人縛師云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有省

師問三祖云如何是古佛心祖云汝今是什麼心師云我今無心祖云汝既無心諸佛豈有耶師於是頓息其疑

五祖忍大師作童子時四祖問子何姓耶答云姓即有不是常姓四祖云是何姓耶答云是佛性四祖云汝無姓乎答云性空故祖默

識其器即俾出家後乃付法

師因六祖初參乃問汝自向來六祖云嶺南師云欲須何事祖云唯求作佛師云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祖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異器乃訶云著槽廠去

扶三

廿二

六祖能大師因風颺刹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

雪峯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孛上座侍次咬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

與二十棒 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
 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巴陵
 鑑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播動既不是
 風播向甚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
 巴陵相見 雪竇顯云風動播動既是風
 播向甚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
 竇相見
 續泐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播動若是靈
 利漢懸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
 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為祖師作主者

麼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一
 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師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師云會佛法
 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僧云和
 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扶三 翠巖芝云
 會得即二頭不會得即三首作麼生便有
 出身之路
 續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
 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

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
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
歸堂喫茶

師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
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出云是諸
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乃打一棒云這
饒舌沙彌我喚作一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
性乎此子向後設有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
知解宗徒

法眼益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

解爲宗即荷澤是也

師一日謂門人云吾却歸新州汝等速治舟
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
根來時無口

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續白雲端云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
般漢往往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
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五祖演云祖師恁麼道猶欠悟在

師因思和尚問當何所務即得不落階級祖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二

扶四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四祖下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因四祖到山入後菴見虎

扶四

便作怕勢師云和尚猶有這箇在祖云這箇

是什麼師於言下有省

雪竇顯代云但亦作怕勢又代云泊合故

過

四祖下第六世

宣州安國玄挺禪師嗣牛頭因僧問五祖云真

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次乃謂大

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

大悟

續徑山杲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

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問時喚什麼作緣

起妙喜云我也只要你與麼道

潤州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師問是什麼人

僧云是僧師云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僧云

佛來為什麼不著師云無汝止泊處

舒州天柱崇慧禪師因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未來且致即今事作麼生僧云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云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云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事他家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沙分上一切自看僧云如何是解卜底人師云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四祖下第七世

杭州徑山國一欽禪師嗣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

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保福展云甚處是惑處作麼生得不惑去雪竇顯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扶四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祇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祇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

也 五祖戒云兩彩一賽又云三人指路
擬何為 瀉山詰云諸人還識馬祖徑山
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國師道欽師猶被
馬師惑可謂千里同風不見道手執夜明
符幾箇知天曉

續徑山景云馬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
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
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
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四祖下第八世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_{湖徑}因白居易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
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師云三歲孩兒雖道
得八十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

師因侍者會通一日作辭師乃問汝今何往
通云某甲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
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
許通云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
起布毛吹之侍者因而有省

大瀉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

第一五四冊

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

續神鼎譚舉了遂於身上拈布毛示大眾
隨後一吹云會麼久後不得孤負老僧
徑山杲云瀉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
在

五祖下第一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因趁盧行者至大庾嶺
行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
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踞
躡悚慄乃云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

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
淚作禮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
不祖云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
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梅
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云
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嵩山慧安國師因僧坦然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何不問取自己意然云如何是自

已意師云當觀密作用然云如何是密作用
師以目開合示之坦然言下知歸

五祖下第二世

嵩山破竈墮和尚

嗣安師

因僧從牛頭處來乃

問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又手遶師一帀而

出師云牛頭下不可有此人僧乃過師左邊

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

他時如何師云爭得不由他僧云與麼則順

正歸原去也師云歸原何順僧云若非和尚

幾錯招憊師云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

後通將來僧却遶師一帀而出師云順正之
道古今如然僧作禮而退

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

不輟祭祀師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

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

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青衣我

冠設拜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禪

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師云

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後僧

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

旨便乃生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沈瓦合成
 別也無道理為伊僧行思師云會麼僧云不
 會師云本有之性為甚不會僧作禮師云墮
 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舉似安國師國師歎
 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
 不見者難構伊語脉快

五祖下第三世

嵩山峻極禪師開破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
 底人師云擔枷負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底
 人師云修禪入定僧無語師乃云爾問我善

善不從惡爾問我惡惡不從善所以道善惡
 如浮雲起滅俱無處僧於言下契悟後破竈
 墮問舉乃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續薦福懷云前頭則官不容針後面則私
 通車馬若能辨得許你具擇法眼 昭覺

勤云窮善善自何來究惡惡從何起有問
 崇寧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對他道修禪入
 定如何是大作業底人對他道擔枷負鎖
 且道是同是別

終南山惟政禪師開破因唐文宗帝好嗜蛤

蜊汾海官吏迺進亦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禱之乃開即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衆僧瞻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因詔師問師云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云陛下觀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云陛下已聞法竟帝大悅勅天下寺立觀音像

六祖下第一世

温州永嘉真覺大師初至曹溪乃達繩牀三帟振錫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扶四乎師云體本無生了本無速祖云如是如是師方具威儀作禮須臾告辭祖云返大遠乎師云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云誰知非動師云仁者自生分別祖云爾甚得無生之意師云無生豈有意耶祖云無意誰當分別師云

分別亦非意祖云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雪竇顯舉至我慢處便喝云當時若下得

這一喝免見龍頭蛇尾又向卓然而立處

代祖云未到曹溪與你三十棒了也

婺州玄策禪師因到河北隍禪師菴乃問仁

者在此多少時隍云二十年師云習何事

隍云入定師云入定者為有心入耶無心入

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

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

定隍云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可

入師云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可入則是常定

云何更有出入隍乃杜詞復問仁者之師是

誰耶師云是曹溪能和尚隍云仁者師說何

法以為禪定師云我師所說六根非有四大

本空妙湛圓寂體自如如不入不定不

亂禪性無生離世四禪相禪性無住離住禪定

心如虛空不見虛空之量隍不省師云汝速

往曹溪

洛京荷澤神會禪師到思和尚處思問什麼

處來師云曹溪來思云曹溪意旨如何師振

身而立思云猶帶瓦礫在師云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不思云設有與汝向甚處著

玄沙備云果然 翠巖芝云真金瓦礫錯下名言如今喚作什麼 天聖泰云神會若不見思師焉知瓦礫思和尚被他一問

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續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

西京惠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乃禮

拜立于右師問汝得他心通耶藏云不敢師

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師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至第三次問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玄沙備徵云汝道前兩度還見麼 雪竇顯云敗也敗也 仰山寂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 趙州

諗因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
審國師在甚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後僧
問玄沙既在三藏鼻孔裏因什麼不見玄
沙云只為太近 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
藏鼻孔裏有什麼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

藏眼睛裏

决四

續翠巖芝云只如三藏還見國師鼻孔麼
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
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趙州諗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已彰雪竇顯拈便喝 投子同云抑逼人
作麼雪竇云梁根漢 玄沙備云却是侍
者會雪竇云停囚長智 雲門偃云作麼
生是吾孤負汝處若會得也是無端雪竇
云元來不會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
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
無端 法眼益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
我不得 興化獎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
端的瞎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檢
報慈遂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

不會爭解與麼應遂云汝少會在又云若
於此見得便識玄沙 翠巖芝云國師與
侍者總欠會在如今怎生會 雪竇云國
師三喚侍者點即到侍者三應到即不
點又云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謾
雪竇不得

續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
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
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

師因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墻壁瓦礫

是洞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師云是洞云
無情還解說法不師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
洞云什麼人得聞師云諸聖得聞洞云和尚
還聞不師云我不聞洞云和尚既不聞爭知
無情解說法師云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
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洞云與麼則衆生無
分也師云我為衆生說不為諸聖說洞云衆
生聞後如何師云即非衆生洞云無情說法
據何教典師云灼然言不干典非君子之所
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

時說洞山後到瀉山山間承聞价閣黎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不洞云是瀉云試請舉看洞便舉瀉云我這裏也有祇是罕遇其人洞云便請瀉山以拂子點一點洞云請和尚爲某甲說瀉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爲汝說洞云和尚此間還有同年慕道者麼瀉云此去澧陵縣側石室有雲巖道人子若問他必爲子說洞到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洞因而有省乃述頌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

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唐肅宗帝問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後詔源問源乃有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云肅宗不會且致耽源還會麼祇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

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續神鼎誣云前來國師作用不能明了次
問耽源源恁麼頌且道盡善不盡善神鼎
與你諸人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
有路中有黃金充一國淨妙體圓無影樹
下合同船千聖同轍瑠璃殿上無知識凡
聖路絕若與麼會去必不相賺神鼎與麼
註解只是孤負國師 保寧魚云所謂非
父不生其子雖然如是謾肅宗一人即得
爭奈天下衲僧眼何且道那箇是衲僧眼

便下座 五祖演云衆中道國師良久殊
不知懸鼓待槌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
待伊教詔耽源源但向道國師何必後詔耽
源源呈頌云云代云閑言語

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唯識論師云作麼
生會唯識論主云^{扶四}三界唯心^{十一}萬法唯識師指
簾云這箇是什麼法主云色法師云大師簾
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五戒不持
師因紫璘法師云請禪師立義某甲破某甲
立義禪師破今請師立義師云立義已了紫

云是什麼義師云果然不見

師因丹霞來叅纔展坐具師云不用不用霞
退後三步師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云
不是不是霞達禪牀一巾出去師云去聖時
遠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箇漢也難得

保福展云丹霞貪程不覺行困 瀉山詰

云丹霞可謂懷藏至寶遇智者乃增輝國
師鴻門大啓陟者須是奇人如今還有為
丹霞作主者麼出來與大瀉相見有麼不
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

續泐潭準云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登
彌天釋之門者須是奇人接待高賓應有
孟嘗君之度量苟不如是便見主賓道異
雲泥不合 大瀉果云丹霞一進一退暗
中贏得一著國師倒東擋西未免傍觀者
哂 蔣山勲云賓主相見欲展不展退後
進前禮過成諂猶幸南陽老而不耄 東
禪觀云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霜
鐘在架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一卷一舒一
擒一縱可謂照用兩全行說俱到且如國

師道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討箇
師僧也難得畢竟是褒是貶

師因肅宗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云陛下還
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師云釘釘著懸掛
著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扶四

十三

師因虞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
童子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
歷歷向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

保福展云國師著一問直得手忙脚亂

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乃問侍者孰源云國
師在不者云在即在在不在見客霞云太深
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覩不見霞云龍
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乃打
二十棒趨出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為南陽國

師

續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蓋千載一時
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固雖好手爭奈落
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
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徑

山策云國師幸日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
因多口丹霞爭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
師既在爲什麼不見客向這裏見得破非
唯知耽源落節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雖
然如是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師問南泉甚處來泉云江西來師云還將得扶四

馬師真來不泉云抵這是師云背後底泉休

去有云東寺或云
百丈問南泉

長慶稜云大似不知 保福展云幾不到
和尚此間 五祖戒云和尚於此路熟

師因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師乃問大德凡
註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會佛意爭
解註得師令侍者盛一椀水著七粒米在水
中椀面安一隻筋乃問這箇是什麼義供奉
無語師云老僧意尚不會豈況佛意爭能註
得經

續瀉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
時纔見國師問此是什麼義只對云草本
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
也無說處

師因僧問如今和尚亦言即心是佛諸方尊
宿亦言即心是佛那得有異乎和尚為人天
師豈合自是非他必有其故請示所以師云
夫法有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
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是名異體同真心妄
心佛智世智是名同體異緣諸家錯將妄心
便為真心如人認賊為子又將世智稱為佛
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
耳僧問如何離得此過師云你但向自身心
中子細返觀五陰十八界十二處一一推窮

有什麼物僧云今向身心中子細推窮無一
法可得師云你壞身心相耶僧云身心性離
寧有壞乎師云身心相外更有物不僧云身
心尚無外寧有物師云你壞世間相耶僧云
世間相即無相何用壞乎師云若然者即免
過矣

師問紫璘供奉大德所蘊何業奉云講青龍
疏師云是金剛經麼奉云是師云經文最初
兩字喚作什麼字奉云如是師云是什麼
明招謙代云昔日靈山今日親見

續瀉山果云瀉山要問明招昔日靈山今日親見畢竟是什麼若下得這一撥縱使通身是眼未免一狀領過

師曾問紫璘供奉甚處來奉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奉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子云作黃色師云祇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瀉山喆云國師與麼問供奉與童子與麼答且道還有利害麼若也辯得許你親見國師若也未會城南草依前作黃色

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南方師云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僧云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云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僧云南方知識即如此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云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僧云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云你為什麼入於邪道僧云什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云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雲門偃舉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 神鼎誣云若據這僧與麼道傳語也未解莫累及知識據國師與麼道亦是龍頭蛇尾前來身心一如向什麼處去也試點檢着

續淨慈昌云這僧當時待國師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但云苦哉苦哉大小國師半生半滅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即色聲相見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

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為國師作主者麼我要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泡幻之身為什麼不同法體

師因麻谷持錫到乃振一下卓然而立師云汝既如是何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雪竇顯別云洎不到此

師因同肅宗到宮前乃指石師子云陛下這石師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云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云山僧罪過後就源問師云皇

帝還會麼師云皇帝會且致你作麼生會

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師因西堂藏與馬祖馳書至師問女師說什

麼法藏從西過東立師云祇這箇別更有藏

却過西立師云這箇是馬師底仁者底作麼

生藏云早箇呈似和尚了也

扶四

十六

保福展云西堂埋沒大師不少

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

還會麼肅宗云不會師云與老僧過淨餅來

六祖下第二世

吉州乾源山真應禪師即與百丈在泐澗

推車次師問字在這裏牛在什麼處丈以手

斫額師以手拭目

師遊方回省覲馬祖却於祖前畫一圓相就

上禮拜祖云汝莫欲作佛不師云某甲不解

捏目祖云吾不如汝

雪竇顯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

豐諸人要識乾源麼即是箇藏身露影漢

師因第二世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

師云是谷便與師一搥師云知汝未到此境

眾或云師問麻谷

師問國師百中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國

師云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

五祖戒云和尚終是老婆心切

續保寧勇云粉骨碎身難報此恩大瀉

奉云大小航源被國師一坐直至如今起米田

不得若是古德即不然待國師道幸自可

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什麼只向他道

暗中為照燭陰處作津梁

師因仰山入門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却叉手

而立師乃以兩手交過握拳示之仰山進前
三步作女人拜師點頭而已

應化賢聖

佛陀波利尊者游臺山到忻州見一老人問
向甚麼處去者云臺山禮文殊去老人云大

德見文殊還識不尊者無對

汾陽昭代云今日慶幸

尊者又到山中見一老人云尊者何來者云
西國來老人云還將得佛頂尊勝經來不若
云不將得來老人云空來何益尊者遂回

大陽玄云當初下得甚麼語得見文殊不

回西天乃云但展兩手似伊

秦跋陀禪師

山住

嘗訪生法師乃問居常說

何經論生云說大般若經師云作麼生說色

空義生云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

云衆微未聚喚作什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說

何經論生云說大涅槃經師云如何說涅槃

之義生云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

曰涅槃師云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

涅槃生云涅槃之理豈有二耶乃云某甲祇

如此禪師如何說涅槃師乃拈起如意云還

見麼生云見師云見箇什麼生云見禪師手

中如意師以如意擲向地上云還見麼生云

見師云見箇什麼生云見禪師手中如意隨

地師斥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字

宙乃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逐師押問

云我師說色空涅槃義俱不契未審禪師如

何說色空義師云不道汝師說不是祇說得

果上色空不會說因中色空徒云如何是因

中色空師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

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汾陽昭代云休葛藤

耶舍尊者嘗訪廬山遠法師遠問如何是道
尊者云無人能會遠云此間有五百聽徒其
中有碩學高流豈無一人會耶尊者乃笑遠
復問如何是道尊者拈起如意示之云見麼
遠云見尊者云見箇甚麼遠云見尊者手中
如意尊者遂將如意擲向地上云還見麼遠
云見尊者云見箇什麼遠云見尊者手中如
意墮地尊者却收起如意云見即不見還見

麼遠問措尊者斥云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
得名喧宇宙乃拂衣上紫霄峯

五祖戒云耶舍遠公見道也未

波羅提尊者因異見王問何者是佛者云見
性是佛王云師見性不者云我見佛性王云
性在何處者云性在作用王云是何作用我
今不見者云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云於我
有不者云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
亦難見王云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者云若出
現時當有其八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
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心即開悟
寶誌公和尚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
兒曾見我殺生不僧云見公云有見見無見
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
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外道見未審
尊者如何見僧云你有此等見耶

汾陽昭代云不枉西來

師或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

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

雪竇顯云一對無孔鐵鎚

續昭覺勤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拈香擇

火

南嶽慧思和尚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

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云三世諸佛

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

五祖戒云更說道理看 報慈遂徵云且

道山上語山下語 雪竇顯云有什麼屎

臭氣 瑯琊覺云驗人端的處 翠巖芝

云思大猷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芭蕉
徹云更進一步又云雖是入泥入水幾人
搆得 天聖泰云思大猷知開口寶公平
地契交

續雲居舜云思大和尚寶公未傳語時猶

扶口

二十

較此子 保寧勇別思大云傳語法師合

取狗口

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
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
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明州布袋和尚常在通衢立有僧問和尚在
這裏作甚麼師云等箇人來僧云來也師遂
於懷中取一桶子度與僧擬接師乃縮手云
汝不是這箇人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放下布袋

叉手而立僧云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
放肩上而去

師有時見僧前行乃撫僧背一下僧回首師
云把一錢子來

師嘗將布袋并破席一領於通衢往來布袋

肉盛鉢孟木履魚飯菜肉瓦石土木諸般總
有或於稠人處打開布袋內物撒下云看看
又一一將起問人云這箇喚作什麼

續瑯琊覺云慈氏菩薩 昭覺勤云熟處

難忘

天台豐干禪師因寒山子問古鏡不磨時如

何照燭師云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山云

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師云萬德不將來教

我道什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

師欲去遊五臺向寒山拾得云你共我去遊

便是我同流若不去不是我同流山云你去
遊作什麼師云禮丈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
翠巖芝云大似辯才見蕭翼

寒山子因僧衆炙茄次山却將茄弗向一僧
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弗云是什麼

僧云這風顛漢山却向傍僧云你道這箇師
僧費却多少鹽醬

續寶峯文云寒山打這僧實爲費鹽醬多

莫別有道理 黃龍清云寒山子只知道

僧費多少鹽醬不知自己拋撒更多且道

什麼處是拋撒處良久云十方世界成狼藉一日收來五味全

寒山因趙州到天台行次見牛跡山乃問上座還識牛麼州云不識山指牛跡云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云既是羅漢爲甚麼作牛去

山云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云笑作什麼州云蒼天蒼天山云這小厮兒却有大人之

作或曰南泉大同小異

寒山預知瀉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住松門接瀉山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

吼三聲瀉山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于今還相記麼瀉山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這箇作什麼瀉山又無對寒山云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曾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

扶四

六二

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箇什麼姓箇什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推曾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山云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

家人助哀二人乃作舞笑哭而出

婺州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纔陞座

以尺拊按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

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公公云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傳大士與誌公被武帝一狀領

過

續汾陽昭云講得甚好 本覺一云傳大

士已是葛藤誌公重下註脚諸人如今樂

聞麼良久云兩段不同 老宿云大士不

得誌公洎成虛棄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梁武帝帝問

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

鞞履帝云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續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大士或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

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

欲識佛去處雪竇云三 祇這語聲是

玄沙備云大小傳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

靈 報慈遂徵云且道他認不認若認他

又是補處彌勒不可認也若不認玄沙又與麼道不可徒然 雪竇顯云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掛壁上漢別有一竅勘過了打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驚 翠巖芝云認與不認來年更有新條在擾亂春風卒未休 薦福懷云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良久云曾被雪霜苦楊花落也驚續九峯勤云大小傳大士奈一法中而有異九峯即不然夜夜困即眠朝朝覺即起洞山聰云九峯和尚是大力量人言不虛

發洞山道困來即便眠覺來即便起只如你衲僧家白日還打睡麼雖然如是三十年後且莫和泥合水 法昌遇云此是古佛垂慈不無方便爭奈善因而招惡果傳大士如張漫天網羅龍打鳳奈何鱗甲羽毛總在裏許逃生無路若是靈禽異獸決定別有生涯 保寧勇云大衆傳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亦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傳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且裏

還曾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
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
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綴茶濕却
甯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阿呵阿呵呵
羅哩哩羅哩

扶四

廿四

未詳嗣法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云經中道若能轉
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則名凡夫只如鼻先
閣作麼生轉

汾陽昭代云彼此老大

無著和尚送供往臺山文殊相迎次問大德
從何方而來師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
住持師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
師云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和尚此間如何
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師云多少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汾陽昭代云識得你

續雪峯存問靈雲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
三意旨如何靈雲云水中魚山上鳥雪峯
云意作麼生會靈雲云高可射弓深可釣

徑山杲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和尚如是
住持直是不易 天童傑云大衆或三百
或五百置之勿論只如文殊道前三三後
三三如何話會良久云竹影掃堦塵不動
月穿潭底水無痕

師喫茶次文殊拈起玻璃盞問南方林四還有這
箇麼師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師無
對

洞山价代展兩手云有無且置借取這箇
看得否 曹山意代云久承大士按劒爲

什麼處在一塵 長慶稜代云若與麼癡
客勸主人 瑯琊覺云若也是去可謂虎
口裏奪食若也不是去移舟諳水勢舉棹
別波瀾
續汾陽昭云謝顧問

師因日晚遂問文殊云擬投一宿得不殊云
你有執心在不得此宿師云某甲無執心殊
云你受戒不師云受戒久矣殊云你若無執
心何用受戒師遂辭退均提童子送師出師
云適來和尚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

召云大德師回首童子云是多少

洞山价云欲觀其父先觀其子

續汾陽昭於何用受戒處云悔出前言於

童子道是多少處云識得你

師又見化寺無額問童子此寺名甚麼童子

以手指金剛背後云看看師回首化寺乃隱

續汾陽昭云辯才遇蕭翼

師去五臺逢一老人師問莫是文殊不老人

云豈有二文殊師遂作禮忽然不見一本曰

趙州諗代云文殊文殊 薦福懷云無著

只有先鋒且無殿後老人若不隱身去有
甚麼面見無著

公期和尙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
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云道道師喝云
這畜生公云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

云道道公云直饒與麼猶少棒喫扶四在師便打

公子便拍牛走

蟾首座問洞山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
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洞山云
如驢覷并蟾云是則是只道得八成山云首

座作麼生蟾云如井觀驢有本云然衣道者

曹山問

錢唐鎮使在界上為鎮將時問僧其或相契
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云
江西馬大師處云馬師有什麼方便僧云道

即心是佛便被揖出又有二僧到亦如前問

僧云非心非佛亦被揖出不得止宿

洪州太守許式郎中見洪州鷄足山主 匡與上藍溥

和尚泐潭澄和尚三人坐次澄云承郎中云

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是答洞山什

麼話許云今日放衙澄云聞說是答泗洲大

聖在揚州現底話是不許云別點茶來澄云

名不虛傳元來是作得主許云和尚早晚回

山去澄云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澄云

須是你始得許云勿奈舩何打破辱斗

郎中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座云六十

八歲許云僧臘多少座云四十七夏許云聖

僧得幾夏座云與虛空同受戒許拍禪牀板

頭云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大宋太宗皇帝問僧看甚麼經僧云仁王經

帝云既是寡人經為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皇天無私惟德是輔

帝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寡人塔為什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蓋國咸知

帝因僧朝見乃問卿是甚麼僧僧云廬山卧

雲菴帝云卧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

雪竇顯代云難逃至化

帝嘗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善提心帝早旦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

雪竇顯代云實謂古今罕聞

帝因僧朝見乃云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云甚處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云卿以何為驗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帝因僧奏燒却藏經欲乞宣賜帝宣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僧無對

雪竇顯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亡名古宿

昔有老宿一夏已來並不為師僧說話有僧

自歎云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乃云聞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與麼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老宿聞乃云好一金羹被兩顆鼠糞汙却

報慈遂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甚道鼠糞汙却若不肯他有何什麼過驗得麼 雪竇顯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續黃龍清云二老宿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只如這僧道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

聞正因兩字也得是會不會參玄要具通方眼好向言中辯古今

昔有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窓上書心字壁上書心字後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窓上但書窓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窓上不要書窓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兩僧各住菴旬日不會一日相見上菴主乃問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菴主云在菴裏造箇無縫塔上菴主云某甲也欲造箇就

師借樣子可不下菴主云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

或云屈楷
山菴主

法眼益云且道借伊樣不借伊樣

昔有老宿云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與

麼會將來契鐵棒有目在又一老宿云祖師

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與麼會更置草鞋行

脚三十年

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

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傍如來正

法輪

續天童傑舉瑯琊語了云二老宿敲磚打瓦瑯琊和尚畫虎成狸諸人要見祖師面

壁底意旨麼窮坑難滿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

僧到菴乃教示童子朝昏禮儀其童晚見老

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俄然怪見遂問阿誰

教汝童子云堂中上座老宿尋喚其僧來問

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箇童子養來

二三年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做

裝去黃昏雨淋淋地被他趁出

法眼益徵云古人與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云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云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

瀉山祐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寂代法師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昔有僧到曹溪因守衣鉢僧提起衣云此是大度嶺頭提不起底僧云為甚麼在上座手

裏僧無對

雲門偃云彼彼不了又代云遠嚮不如親到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為甚却

扶四

三十

被狗咬

昔有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處去翁良久僧又問翁乃云你患龔那僧云你向我道什麼翁云向你道覆船路僧云翁莫會禪麼翁云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

僧云你試說看翁挑起塩僧云難翁云你喚作什麼僧云塩翁云有什麼交涉僧云你作麼生翁云不可更向你道是塩

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經二十餘年常令一二八女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

與麼時如何主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歸舉似婆婆云我二十年來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起放火燒却菴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云此是什麼功德主云護國天王官云只護

此國徧護餘國主云在秦為秦在楚為楚宮云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及去主無對

昔有僧去叅米胡路逢一婆住菴僧云婆有眷屬麼婆云有僧云在什麼處婆云山河大

地若草若木皆是扶四我眷屬僧云婆莫作師姑

來麼婆云汝見我是甚麼僧云俗人婆云汝不可是僧僧云婆莫混濫佛法好婆云我不混濫佛法僧云與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云汝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是混濫

昔南泉典座辦兩分食詣園中管顧園頭食時展鉢次忽有念佛鳥鳴園頭乃敲鉢一下又鳴再敲一下鳴既住頭乃問典座會麼座云不會又敲一下

昔益官會下有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云某甲身充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不使云待爲白玉若許七日後來不然須更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竟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

洞山价代云被他覓得也

昔瀉山會下有僧在山多年一日下山覓箇住處偶宿一行者家者問上座何處去僧云覓箇住處去者書箇佛字問上座這箇是什麼字麼字僧云佛字者却喚妻問這箇是什麼字妻云佛字者云上座與某甲拙室見解一般爭解住得其僧却回瀉山

昔有僧到翠巖或曰石需相看值不在遂看主事事云叅見和尚也未僧云未主事乃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無語後

翠巖歸得聞乃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

雲門偃云欲觀其師先觀其子

昔有一婆子臨齋入趙州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底祇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

趙州纔顧視婆子使出

扶四

卅二

昔有道士在殿前背佛而坐僧云道流莫背

於佛道云大德本教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教

我向甚處坐即得

昔有一僧還魂云冥中見地藏遂問其平生

修何行業某云念法華經地藏云止止不須

說為是說為是不說其無對

昔有僧問一尊宿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

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

力

昔有施主入院行衆僧隨年錢知事僧云聖

僧前著一分主云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益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續保寧勇云只恐施主力所不及

昔廣南有僧往菴偶大王出獵吏人報云菴

王大王來請起主云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

起王聞乃問佛豈不是卿師去云是王云見師爲甚麼不起

法眼益代云未足酬恩

續保寧勇云相識滿天下今朝遇一人

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

云鈔解疏疏解經宿云經解什麼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

出云汝道無我聾

續五祖演代以手作鵝鳩嘴云谷谷孤

靈隱遠以手加額云何似生

有古德問云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

有古德與僧行次見水中死魚乃問魚以水

爲命爲甚却死在水裏

續天龍機代云是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昔高麗國來錢唐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

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

無刹不現身聖像爲甚麼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觀相生偏 法眼益

別云識得觀音未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三

扶五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六祖大師嗣法

南嶽大慧懷讓禪師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

扶五

師云嵩山來祖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師云說似一物即不中祖云還可修證也無師云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汙染乃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師因僧問如鏡鑄像光歸何處師云大德未

出家時相貌向甚處去僧云成後為甚不鑑照師云雖不鑑照瞞他一點也不得

續法眼益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南嶽下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大寂禪師始匡徒日大慧遣

一僧囑云你去喚他陞堂時乃出問作麼生看他道甚言句記將來僧至一如所教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僧回舉似大慧深肯之

續徑山杲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

大吉

師因僧叅次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
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
靠拄杖休去

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

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師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
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
去僧乃問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
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去問取

海兄僧遂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舉
似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馮山詰云這僧與麼問馬師與麼答離四
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會麼不見道
馬駒踏殺天下人

續五祖演云馬大師無著慙惶處只道得

箇藏頭白海頭黑這僧擔一檐懵懂換得
一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
罪

師因有僧於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

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四句絕百非請
師答師乃畫一畫云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
答汝了也

續南陽忠別云何不問老僧 瀉山果云
借婆裙子拜婆年

師因百丈南泉西堂三人隨侍說月次師乃
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堂云正好供養丈云正
好修行泉拂袖便去師云經入藏禪歸海惟
有普願獨超物外

翠巖真云神鼎叔翁云只為老婆心切翠

巖即不然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
網打衝浪巨鱗還有麼有則衝浪來相見
如無且歸巖下待月明

續泐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
鼎道只為老婆心切神鼎與麼道大似全

沙混雜玉石不分扶五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

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什麼處是老
婆心切處還辯得麼不省這箇意修行徒
苦辛 閑福寧云諸禪德馬大師等閑舒
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頭

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游火聚戴角混塵
泥其或見處朦朧爲你下箇註脚經歸藏
禪歸海未是衲僧親到底拂袖前行歸去
來擊碎重關門大啓還有見馬師者麼良
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
處愁 虎丘隆云馬駒踏殺天下人一擲
直須一掌血三大七各展家風不覺翻成
老婆心切叢林浩浩商量總道翫月話奇
特檢點將來克由耐耐何故三人證龜成
驚 靈隱嶽於正好供養處云望梅林止

渴正好修行處云金不博金拂袖便行處
云只得一椀獨超物外處云嗒摩呢達尼
吽啜吒復云這一火落鼻孔總被穿却了
也你諸人向什麼處出氣擊拂子下座
師一日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麼生藥云及
膚脫落盡唯有一貞實師云子之所得可謂
恊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取三條篋
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藥云某甲又是何人
敢言住山師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
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

無久住此

南嶽下第二世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明為大師師因東西堂爭猫

兒師乃提起云大衆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

斬却也衆無對師遂斬之晚趙州外歸師舉

似州州乃脫草履安頭上而出師云子若在

即救得猫兒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也即是破草鞋 翠

巖芝云大小趙州祇可自救

續雪峯存問德山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

德山以拄杖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峯云

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猶自不會 大瀉

智云南泉據令而行趙州見機而作雖然

如是未免掛人脣吻大圓要與南泉把手

共行遂拈拂子云若道得即奪取去衆無

語乃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平

生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

須向異類中行歸宗聞乃云雖行畜生行不

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與麼去也

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瑯琊覺云山僧

不然遇水喫水遇草喫草焉知畜生行

續法花舉云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石

牛長卧三春霧木馬時嘶秋夜泉

師同魯祖歸宗杉山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

云世界成時便有這箇師云今人祇識這箇

不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

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

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續昭覺勤云魯祖斲土揚塵南泉和泥合

水歸宗火亂天飛杉山坐觀成敗還委悉

麼箭鋒相拄不相饒四人共拈一隻盞

師示衆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

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

打師云王老師過在甚處州乃作禮

雲門偃代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

下得箇安樂又代云與衆除害

續報慈遂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

肯南泉 夾山齡云南泉一期逞俊爭奈

平地起堆趙州雖是覲面投機不覺腦門

著地

師因至莊偶莊主預備迎奉師云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他知何夙排辦至於如是主云昨夜土地神報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既是大善知識為甚却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著

因聖顛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續雲居錫云是賞伊是罰伊只如土地覷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翠巖真云衆中多

有道蘇廬蘇廬便是土地前一分飯如斯理論深屈古人何故只知枝詞蔓說不知南泉道理諸人要會麼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師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時有一僧出衆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僧無對

趙州諗云明年與和尚作一領布衫 卧
 龍球云和尚屬某甲 禾山殷代云是何
 道理 明招謙代便拍傍僧背云好著不
 著去 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
 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訓箇
 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路良久云
 別處容和尚不得
 續隱靜岑云某甲報恩有分
 師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國師路次於地畫一
 圓相云道得即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

人拜師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
 師於是相喚回
 翠巖芝云當時若見每人與一棒且圖天
 下太平
 續雲居錫云比來要禮國師南泉為甚麼
 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扶五 報慈遂
 云只如南泉與麼道是肯底語不肯底語
 五祖演云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
 薦福行云漢武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
 昇天雖然三箇中有見得國師底有見不

得國師底若人辯得許你具頂門眼 南
華曷云動絃別曲還他麻谷歸宗掣鼓奪
旗偏宜南泉老漢直得同行不同步黨理
不黨親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
外 天童覺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抹却圓
相不唯打破南泉窠臼亦乃教歸宗無著
身處麻谷呈伎倆不得南泉云恁麼則不
去也果然果然
師住菴時一僧到師乃云某甲上山作務請
齋時作飯自喫了却送一分來其僧齋辦自

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牀卧師伺久
不來遂歸見僧卧師亦去一邊卧僧便起去
師住後云我往前住菴時有箇靈利道者來
直至如今不見

五祖戒云也是貧兒思舊債 翠巖芝云

兩箇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師有書與茱萸云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
理融寂寥非內僧乃問如何是寬廓非外萸
云問一答百也無妨進云如何是寂寥非內
萸云觀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

目視之又進後語問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又進後語問州以手拭口後僧舉似師師云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

續蔣山懃云南泉雖則養子之緣其奈憐兒不覺醜殊不知這三人一人有目無足

一人有足無目一人足目俱無雖然如是

皆可與南泉為師為甚如此理事分明

師與魯祖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分袂師挿一拄杖云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宗拽拄杖打師一

下云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云還有不播者麼魯云有宗云作麼生是不播者魯便作掌勢

師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此此總不見得

雲門偃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瀉山喆

云雲門只解索牛不解穿他鼻孔拈拄杖云三世諸佛天下老和尚鼻孔盡被山僧拄杖一時穿却且道山僧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誣人之罪以全罪科之

續長慶稜云你道南泉前頭爲人後頭爲

人秋五雪竇顯云一時穿却九雲峯悅云說

甚麼納些些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盡在山僧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昭覺勤云和光順物與世同塵不犯鋒鎚次

故自在是南泉本分草料山僧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有時孤峯獨立有時鬧市縱橫不論溪東溪西一向破塵破的且道即今在甚麼處試著眼看天童傑云南泉起模畫樣長慶披沙揀金雲門鼻孔先穿雪竇據欵結按拈拄杖更有七箇在什麼處擲下拄杖靈隱嶽云王老師傾腸倒腹則不無未見移風易俗在山僧只養得一頭驢一向東倒西擺順時一日何啻千里萬里拗時直是一步不移且道與王老師

水牯牛相去多少良久云漁人舞掉野老

謳歌

師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銜花
獻師云為渠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後為甚
不來師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雲門偃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
放下時有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
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壑
師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
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

麼時有趙州出禮拜了去續有僧問趙州云
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
尚僧遂問師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
却領得老僧意旨

續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

但見一斑林五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

猶是騎馬向冰稜上行若是射鵬底手何
不向蛇頭指痒透關者試辯看良久云鴛
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景云兩箇老漢雖
善靴裏動指殊不知傍觀者醜

師因入園見一僧乃拋瓦礫擲之其僧回首
師乃翹一足僧無語師便歸僧隨後歸請益
云和尚適來擲瓦礫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
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

石霜諸因僧問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霜
舉手云還恁麼也無

師因座主來辭乃問甚處去主云山下去師
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主云爭敢謗和尚師
乃噴涕云是多少主便出去

石霜諸云不為人斟酌 雲居膺云非師

本意

續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
折門前一枝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
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什麼風師云吹折

門前一枝松僧云是什麼松師云一得一失

翠巖真云衆中商量甚多有云前來據實
祇對所以云得後來不合云是什麼風所
以云失然只知車書混同泥玉一所何哉
不知道之根源理之深淺要會麼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師與杉山向火次乃云不用指東畫西本分
事直下道將來杉以火箸揮向爐內師云直
饒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又如前問趙州
州遂畫圓相中心下一點師云直饒如是猶
較王老師一線道

師問座主講得什麼經主云彌勒下生經師
云彌勒什麼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
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洞山价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

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
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
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大
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
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續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
這三箇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
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又作麼生祇對但
向他道老僧罪過

師因陸巨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續保寧勇代大夫拍手云阿誰得到這般田地 黃龍心舉問僧云南泉恁麼道如

何得見與我一體僧舉起坐具黃龍云舉

則易見還難毗盧頂上天風寒我我直下

蒼龍窟誰敢觀著 昭覺勤云陸巨手攀

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环八寶羅列

目前乃豎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通身是口分踈不下 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巨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巨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師問神山什麼處來山云打羅來師云手打脚打山無語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山便問手打脚打師云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雲巖晟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

續保寧勇代神山無語處云和尚具一切

智

師因山下有一菴主人謂近日南泉和尚出

世何不去禮見主云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

佛出興亦不能去師聞乃令趙州去扶五勘州去

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

並不顧州云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

似師師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箇檐板漢

勘破了 瀛山詰云菴主坐觀勝敗大小

南泉趙州向淨地上喫交

續智海未云是即是菴主即解把定封疆

不能同生同死趙州禮拜時但云這賊我

識得你了也待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拽

拄杖趁出菴且看趙州別有什麼伎倆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與南泉同行一日告別

煎茶次泉乃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

已知向後忽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

一片田地好卓菴泉云卓菴且致畢竟事作

麼生師乃踢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某甲未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泉休去

五祖戒云南泉只解作客不解作主 爲山詰云南泉逢強即弱歸宗逢弱即強三

十年同行畢竟事不通商量然雖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續昭覺勤云驚羣之句誰不聳然有般道南泉搆他歸宗不著所以遭他呵叱殊不知行人更在青山外蔣山不惜眉毛爲諸

人下箇註脚南泉探頭太過歸宗壁立萬仞且道還有出身路也無喝下須教三日龔天童華云南泉貪程太急歸宗薄處先穿二老雖發明馬祖止眼要且極則事未夢見在何故家住東州

師因小師辭乃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扶五禪去師云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十四禪僧便問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師云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師又打黃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負善知識箇

箇阿轆轆地唯有歸宗較此子 雪竇顯

云以強欺弱有什麼難我這裏有一味禪

為甚不學但向道收待伊拈起有般無眼

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

續昭覺動云若非黃檗深辯端倪洎乎勞

而無功 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

無端傷益傷醋却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

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為

道路若是箇漢必然別有生涯

師因普請乃問維那作什麼那云拽磨師云

不得動著中心樹子維那無對

保福展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

續法眼益云恁麼即不拽也

師刻草次有座主來參偶見一蛇過師遂鋤

斷之主云久嚮歸宗元未是箇麤行沙門或

云座主歸堂喫茶或云你麤我麤十五主云如何

是麤十五師豎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

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且

致你甚處見我斬蛇主無對

德山鑑因雪峯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

便打峯便走山召云布衲子峯回首山云
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雪竇
顯云歸宗只解慎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
據令未明斬蛇乃云大衆看翠峯今日斬
三五條以拄杖打散

師因泥壁次白侍郎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
儒白云君子儒師乃打泥柘一下白遂過泥
與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後底白侍
郎不白云不敢師云祇有過泥分
師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會得僧云

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無向者如何
師云誰求玄旨僧良久師云這裏無子用心
處僧云還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云有
僧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
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
苦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
爲什麼不聞僧無語師便打
師因普請入園取菜乃畫一圓相圍却一株
菜以標插之語首座大衆云輒不得動著每
人下一轉語來是時一衆各呈見解未嘗有

契師以棒趁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契却我多少菜不能與園頭出氣乃踏倒標子拽著菜株而歸

師因李渤刺史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豎起拳云會麼李云

不會師云飽學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某甲

實不會師云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

流布

師又因李渤問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言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不師云人傳史

君讀萬卷書籍是不李云然師以手摩頂至踵云都來如椰子大萬卷書籍向甚處著李俛首而已

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向你道你還信不僧云和尚言重焉敢不信師云只你是僧云

如何保任師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其僧於此有省

法眼益云若無後語何處討歸宗 雪竇

顯向只你是處別云侍者寮喫茶去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因夾山與定山同行言

話次定云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是非不已特上山參見人事了夾山便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疎夾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明日又問師云親者不問問者

不親夾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處失却一隻眼扶五

雪竇顯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為天下宗匠

續法昌遇因英邵武問云此箇公案作麼生師便打英云一場籠侗師云你試下轉語英云一狀領過師云矮子看戲 昭覺勤云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

師自見馬祖後直入大梅山住二十年祖聞令一僧去問和尚見馬師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

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
回舉似馬祖祖云梅子熟也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西來無
意

塩官安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玄沙

簡云塩官是作家 雪竇顯云三箇也得

續黃龍新云雪竇道三箇也得是死漢是

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 昭覺勤云一串

穿却

師因龐居士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

師云你向甚處下口士云百雜碎師云還我
核子來

翠巖芝云此二人大似把手上高山

續寶峯文云且道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

無

師一日示徒云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

鼯鼠聲乃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

逝矣

雪竇顯云這漢生前莽鹵死後顛預即此

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

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續寶峯文云既非他物是什麼物 地藏

恩云是什麼語話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
子來者云破也師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
來者無對

投子同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 雪
實顯云我要不全底頭角 石霜諸代云
若還和尚即無也雪實云犀牛兒猶在
保福展代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雪實云

可惜勞而無功 資福代作一圓相於中
書牛字雪實云適來為甚不將出 雪實

又拈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諸禪
客下一轉語乃問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
來時有僧云大眾叅堂去師喝云拋鉤釣

鯤鯨釣得箇蝦蟆

秋五

元

續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為侍者
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
捨侍者當時見他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
兒來只對云已颺在搥搥堆頭了也 地

藏恩云從上知識各說異端作盡伎倆其
奈總未知犀牛兒所在山僧見處也要諸
人共知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別處容
和尚不得

師問一座主蘊何經論主云華嚴經師云華
嚴有幾種法界主云略而言之有四廣說則
重重無盡師提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
界中收主良久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
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下去

法眼益代拈掌三下

續蔣山勲云塩官以強陵弱則且致如何
道得一句語免他道家活計良久云劔
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大瀉泰云大眾
這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當時
山僧若作座主待豎起拂子云這箇是第
幾種法界中收只向他道向下文長付在
來日

師示衆云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什麼人打得
衆無對

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 法眼益別

云王老師不打 雪竇顯云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云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懺懺又云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也無代云千年

田八百主

扶王

下

續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知瞻前不能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天童華云南

泉法眼大似喫李子只向赤邊咬山僧今日與鹽官相見去也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乃拈拄杖卓一下天童傑云鹽官提水放火南泉撥亂星飛法眼埋兵掉闕諸方尊宿各出隻手並無一人性懃只是隨後打鼓祥符直截為諸人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椎漆桶參堂去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虛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鉢來僧將淨鉢至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雲門偃云無朕迹 雪竇顯云直得一手
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巖頭
閑不徹 瀉山喆云山僧不然忽有人問
但云大眾歸堂去若人向大瀉門下薦得
古釋迦不先新彌勒不後且道轉身一句
作麼生道扶五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
春風卒未休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
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
且道畢竟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
座
京兆章敬懷憚禪師因百丈遣僧來囑云待
伊陞堂次乃展坐具禮拜了將伊一隻鞋以
袖拂却上塵倒覆向下其僧至一依指教師
乃云老僧罪過
續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消章敬道
箇老僧罪過 鼓山珪云黃龍孟八郎猶

欠一著在只知百丈逞神通殊不知百丈
伎倆俱盡只知章敬道箇老僧罪過不知
章敬一歎便招會麼蛇吞蝦蟆猶自可更
有蜈蚣在後頭

師因小師遊方回乃問汝離此間去多少年

耶小師云自離和尚將及八載師云辦得箇
什麼小師遂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云祇這箇
更別有小師乃割破圓相作禮而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將順世告衆云有人貌
得吾真不衆或將所傳頂相呈似皆不契時

普化云某甲貌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化遂
打筋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保福展云普化掣顛不少盤山醜拙更多
續長蘆了撼身云快活殺我也若無爛破

乾坤底眼孔爭見扶五 渾金璞玉復云山僧依

普化樣子摸得一本扶二 今夜展開要且大家

瞻仰遂打筋斗歸堂

師於市肆行次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云
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云長史那
箇是不精底師於言下有省

師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
決定沈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
云哀哀師忽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
師示衆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
猿捉影

瑯琊覺云上來講讚無限良因

續慈明圓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

會云口上著 天童傑云向上一路掘地

覓天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到石頭處云一言相

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據坐師便去頭隨後召

云闍黎闍黎師回首頭云從生至死祇是這

箇回頭轉腦作麼師忽然契悟乃拗折拄杖

洞山价云當時不是五洩先師也大難承

當然雖如是猶涉途在 翠巖芝云石頭

據坐而洩回首石頭召他却成多事 雲

峯悅云大小石頭坐不定把不住似這檐

板漢放去便休又喚回被他糊塗一上道

我向這裏有箇悟處驢年夢見

續滌山行云五洩當時便去可謂坐斷天

下人舌頭既被喚回已是糊塗不少拗折
拄杖也是賊過後張弓如今得失是非一
時坐斷敢問大衆石頭據坐意作麼生
地藏恩云只合與麼去不合與麼來

潯州麻谷寶徹禪師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那
箇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
速道速道師拽濟下禪牀却坐濟遂起云不
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牀却坐師便出去
因聖顙云諸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
今時人總道照用照什麼梳一切人只解

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
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
濟雖是得便宜却是失便宜

師一日使扇次有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
和尚爲甚却搖扇師云你只知風性常住且
不知無處不周僧云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
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云無用處師僧著
得一千箇有什麼益

續昭覺勤云這僧一期可觀可惜有頭無
尾若不是麻谷作家泊合放過敢問大衆

甚處是落節處撥開向上竅能有幾人知
 瀉山果云這僧只知腦門著地不覺當面
 蹉過當時若據今而行今日何處更討麻
 谷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
 云珎重師下牀擒住云這箇師僧問著便作
 佛法祇對僧云大似無眼師放手云放汝命
 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拵住僧拂袖行師云休
 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
 師到章敬處作禮遶禪牀三匝振錫而立敬

云是是師又至南泉處亦然泉云不是不是
 師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云章敬
 即是是汝不是此乃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長慶稜代前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又代
 後云和尚是什麼心行 保福展別云但
 振錫一下而出又拈章敬南泉可謂一是
 一非又云麻谷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
 吹別調中 雪竇顯代兩處云錯 瀉山
 詰云章敬道是落在麻谷穀中南泉道不
 是亦落在麻谷穀中大瀉即不然忽有人

持錫遶禪牀三匝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續汾陽昭代前語云莫謾某甲代後語云道無遠近理有淺深 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麻谷當時但持

錫出去恰好伏五 泐潭清云今持伏五叢林學者

商量道章敬道是即與伊證據南泉道不是即不肯放過伊如斯話會孤負先聖黃龍見處也要與諸人共知章敬道是也好與三十拄杖南泉道不是也好與三十拄

杖何故是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

場失利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漳州師云彼中瘴氣近日如何僧云極盛師云闍黎為甚却無事僧云某甲是冬月過師云何處得盛石鞏聞舉乃云語即是理即未是

師與丹霞行次見水中魚師指云天然天然師明日問霞昨日意作麼生霞作卧勢師云蒼天蒼天師一日紙帳內坐以手中蓋却頭披雲和尚

入來見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上達禪牀
一巾却入撥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坐乃云
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師便下牀就位作抽坐
具勢雲近前把住云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
云甘即甚甘阿師堪作什麼雲推向一邊云
知道前言不復後語

續昭覺勤云入寺看額見表知裏披雲帽
作高賓拈尾作頭拈頭作尾麻谷孟嘗門
下看他訓對不道他不知有只為用意太
深當時待伊道死中得活萬中無一只向

道蒼天蒼天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
徑山路向甚處去婆云葛直去師云前頭水
深過得不婆云不濕脚又問上岸稻得與麼
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云總被螃蟹喫却也
師云禾好香婆云勿氣息又問婆住甚處婆
云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餅攜盞三
隻至謂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
婆云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便傾茶行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一日普請次云因果歷

然爭奈何爭奈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云
作什麼僧云相救相救師云大眾這箇師僧
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云師子身中蟲自
食師子肉

續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
提這僧異類中行其奈龍頭蛇尾敢問大
衆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是則龍女頗
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師因路逢天使留齋次偶驢子鳴使云頭陀
師舉頭使却指驢師却指使使無對或云百丈
政禪師語

保福展云西堂因齋慶讚 法眼益別云
但作驢鳴

續支提愛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師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
如何師云怕爛却那又僧問長慶慶云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扶五

雪竇顯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師因張拙秀才參乃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
三世諸佛是有是無師皆云有張云錯師云
先輩叅見什麼人來張云曾叅百丈有曰
徑山凡

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先輩有甚血屬張云有一箇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張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張俛首而已

師曾燒殺一僧一日現身索命師云你還死也無對云死也師云你既死覓命者是誰便

乃不見

一本曰鄧曉
峯或曰永嘉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因于頓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云相公若問須去情理公云便請師云但問將來公云如何是佛師召

云于頓公應諾師云更莫別求後藥山得聞乃云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便躬去藥山山見乃云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不公云不敢某甲承聞大師慈悲相救有云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今日特來乞師慈悲藥云有疑但問公遂問如何是佛藥乃召云相公公應諾藥云是什麼公於此有省

長慶稜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云不得草草當時

賴遇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著箇焦尾大
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云還知
于頔是鍛了底金麼

續大滿智云于頔當時若會見藥山喚云
是什麼只向道和尚賺我來拂袖便去不

惟作箇慷慨丈夫亦乃不鈍置紫玉扶五大

滿泰云扶驪龍領下珠取輪王髻中寶如
鐘待扣似谷傳聲八面玲瓏更無回互諸
人要見于頔悟處麼真金已出鑛鍛煉轉
光輝

師因于丞相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舩舫漂墮
羅刹鬼國師云于頔這漢問湑麼事作麼于
當時失色師指云祇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
國也于聞已信受

洪州百丈大智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
一羣野鴨飛過祖云是什麼師云野鴨子祖
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捩師
負痛失聲叫阿耶阿耶祖云又道飛過去元
來只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師次日赴叅衆纔集乃出卷却拜筭祖便下

座歸方丈次問師我適來上堂未曾說話爾
為甚便卷却簞師云昨日被和尚拈得鼻頭
痛祖云爾昨日向甚處留心師云今日鼻頭
又不痛也祖云爾深知今日事師乃作禮而
退

雪竇顯云諸方皆謂奇特扶五滑磨舉還當磨

若當譬如水母以蝦為目若不嘗又空讚
歎圖箇什麼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
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
謂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

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
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卷簞劈曾一
踏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
生涯去免見反相鈍置豈不是箇英靈底
漢會也無歸堂 白雲端出馬祖語云我

鈍置猶可你鈍置太煞

續黃龍心云馬祖陞堂百丈卷席後人不
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殊不知桃花浪裏
正好張帆七里灘頭更堪垂釣如今必有
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

有麼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 大
瀉智云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
常

師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拂子
師云即此圖離此用祖云爾向後開兩片皮
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
用師挂拂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當下大悟直
得三日耳聾

汾陽昭云悟去便休說什麼三日耳聾
石門聰云若不三日耳聾何得悟去汾陽

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雪竇顯
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多究其源
者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
然刁刀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謾他
一點不得只如馬師道爾後開兩片皮將
何爲人百丈豎拂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
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
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情東林今
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

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箇二俱瞎漢
只這三箇老漢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
禰不了殃及兒孫

續泐潭英云大衆且道馬祖當時是百丈
悟了喝不悟了喝衆中有人檢點得出出
來道看山僧與汝證明若無山僧今日不
惜眉毛爲汝註破良久云前三三後三三
雲蓋智云發大機顯大用非馬祖而誰能
爲即此用離此用獨百丈得其旨爲甚麼
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要會麼不入

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黃龍新云黃龍路
見不平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
色爲甚麼三日耳聾要會麼從前汗馬無
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後黃檗因師舉不覺吐舌退後師云子已後

莫繼嗣馬大師去檗云不然今日因和尚舉

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

已後喪我兒孫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子

甚有超師之見

有本必異

師因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云有

一人要巖云因其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

師示衆云併却咽喉骨吻速道將來時瀉山示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舉了巖云師今有也師云喪我兒孫師因普請鋤地次有一僧舉起鋤頭忽聞鼓鳴乃拋下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

便與麼僧云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去師乃笑而矣或瀉山一日見火頭聞鼓聲放下火抄撫掌大笑訓詰如前香巖錄有亦類於此不收鏡清恁云當時瀉山會裏無一人 卧龍云當時瀉山有一人

續昭覺勤云這僧洪音大震直得千五百人眼目定動及手勘證將來却打箇背翻筋斗若不是瀉山爭見汗馬功高及乎道有一人只得一半道無一人只得一半今日鐘魚鼓板齊震有呵呵大笑向道觀音

菩薩來也

師因西堂問爾向後作麼生開示於人師以手卷舒兩邊堂云更作麼生師以指點空三下

師凡叅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

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前面立者復是

扶五

卅二

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遂問大修

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近前來與你道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瀉山祐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前話
問瀉山山乃撼門扇三下司馬云太麤生
瀉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瀉山又舉問
仰山仰云黃檗常用此機瀉云天生得從
人得仰云亦是稟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
瀉云如是如是 伏五 天聖泰云三生六十劫
續法昌遇云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什麼
墮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麼脫野狐直饒道
得落處分明也未出他野狐窟裏法昌當
時若見但與他拈出雪峯古鏡教伊動轉

不得然後放出紫胡狗子盡却性命免見
兒孫今日成羣作隊法昌與麼舉論大似
持蠱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
大海難爲水慣聽無絃不易琴 黃龍新
問元首座百丈野狐話意作麼生座云甜
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師肯之 大瀉智
云費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徑山杲云
不落與不昧半明與半晦不昧與不落兩
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
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何必樽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四

扶六

宋建 漢沙門 宗永集

元建 唐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二世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問座主大德講何經主

扶六

云金剛經師云講得幾座主云二十餘座師

云此經是誰說主抗聲云禪師何得相弄豈

不知是佛說耶師云若言有所說即為謗佛

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

經請大德說看主無語師云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

那箇是如來主云某甲到此却迷師云從來

未悟說甚麼却迷主云請禪師說師云汝講

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主作禮云願垂開示

師云如來者則諸法如義何得忘却主云是

是師云亦未是在主云經文分明那得未是

師云大德如不主云如師云木石如不主云

如師云大德如同木石不主云如同木石師

云大德與木石何別主無語乃歎云此上人

者難為酬對

信州鷲湖大義禪師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
有一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
而立名禪師云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
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
無對憲宗云法師講無限經論只這一點尚
不奈何

師因問諸碩德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
對云知者是師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
何謂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師云善能分
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

有對云四禪八定是師云佛身無為不墮諸
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時舉眾杜口

續徑山杲云相罵饒你接背相唾饒你潑
水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與歸宗南泉路次逢一

虎各從邊過了泉乃問宗云適來見虎似箇

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

子宗又問泉泉云似箇大蟲

師因普請擇蕨菜次南泉提起一莖云這箇
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

顧泉云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麼道還有免得麼

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師因喫飯次南泉取生飯云生啗師云無生

泉云猶是末纔行數步師召云長老泉迴顧

云作麼師云莫道是末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有云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後僧問曹山承古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

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僧

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云人人盡有

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云正覓起處不

得僧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山云衆生若

病即非衆生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

山云有僧云既有爲甚不病山云爲伊惺惺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昔爲獵人趁鹿從馬祖

廿六

菴前過問祖還見鹿不祖云汝是何人師云

射獵人祖云汝一箭射幾箇師云一箭射一

箇祖云汝不善射師云和尚善射不祖云吾

一箭射一羣師云彼此是生命何射他一羣

祖云旣知如是何不自射師云若教某甲自

射即無下手處祖云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當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清涼欽云且道作麼是一箭射一羣處道理直是三千大千世界生命也不消一箭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鞞一箭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知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又云中也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盡動舍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

諸上座道

師凡見僧以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師云看箭三平乃撥開臂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師乃扣弓弦三下平乃便作禮師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為什麼向弓弦上辯平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

雲門偈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他道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辯真偽門云入

水見長人 雪竇顯云要先拗折不難爭
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
未免張弓架箭首山念云人人盡道三平
中的莫屈佗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
作莫把冒襟當等閑 支提愛云射虎不

真徒勞没羽

扶六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因洞山來叅纔上法堂
師云已相見了也洞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
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處是與某甲已
相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云

洎放過遂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
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
一物莫違即是

鼎州中邑洪恩禪師因仰山至謝戒師乃於
禪床上拍手云嗚唧嗚唧仰從西過東從東
過西復向中心立然後謝戒師云什麼處得
此三昧仰云於曹溪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
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
復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云我於馬大師
處學來

瑯琊覺云愁人莫向愁人說

師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去師云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瞌睡外獼猴欲相見如何師下繩床執仰山手作舞云往往與汝相見了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不得仰山者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 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

佛性義在什麼處 報慈遂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因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云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

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云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不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乃掀禪床師便打

長慶稜代云悄然 保福展云三角賊過後張弓 雪竇顯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什麼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為甚不眨上師便打 續昭覺勤云喚作此事已是好肉剜瘡了也何況更云扶六 眨上眉毛早已蹉過麻谷雪竇賊過後張弓則故是更有一箇驀拈拄杖下座池州魯祖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溜地驢年去

保福展問長慶稜云只如魯祖節文在甚
 處被南泉濯麼道稜云退已讓人萬中無
 一 羅山閑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
 五火抄何故為伊解放不解水 玄沙備
 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 雲居錫云
 羅山玄沙總與麼道為復一般別有道理
 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 報慈遂
 云南泉為復是唱和語不肯語 翠巖芝
 云何勞如此若有僧來見箇什麼知時好
 又云我即不然未具胞胎不得會會得即

打折你腰
 續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覩破壁
 師因洞山來叅禮拜了侍立少頃而出却再
 入來師云祇恁麼祇恁麼所以如此洞云大
 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乃侍奉數
 月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云汝口在什麼
 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洞山价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 雪竇顯
 云好劈脊棒這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

了開不得

續汾陽昭云只爲不會。五祖戒云和尚不妨具眼。黃龍新云雪竇只知這僧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殊不知魯祖被者擔板漢勘破。天童覺云這僧只解握死蛇頭不能拚猛虎鬚當時待他問你口在什麼處便與一喝拂袖便行直饒魯祖全機往往做手脚不及。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與馬祖馳書去忠國師處國師問大師有何語句示徒師云即心

即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何言教師云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云馬師即恁麼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

雪竇顯向猶較些子處便喝又向曲似刈禾鎌處云是甚麼語話也好與一撥見之不取千載難忘。瀉山喆云當時但呵呵大笑復問國師此間如何待云三點如流水又呵呵大笑教他國師進且無門退亦

無路何故入虎穴撩虎兒須是其人

續姜山方云大小國師有頭無尾待伊道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亦向道是什麼語

話豈不先前絕後

毗陵芙蓉太毓禪師一日因行食與龐公公

扶六

纔接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呵去此一機居

士還甘不公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

關他事公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師乃下食

公云不消一句

續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

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士道不消一
句且道是那一向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
樂

師因龐公問馬祖著實為人處還分付吾師

不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

公云祇此見知也無計處師云居士也不得

一向言說公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

向三向師還開口得麼師云直似開口不得

可謂實也公撫掌而去

續蔣山勲云芙蓉何不道分付與我待問

如何是著實處便好與一掌待他眼睛定
動更與一掌何故且要打斷許多葛藤

潭州東寺如會禪師因仰山來參乃問汝何
處人仰云廣南人師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不仰云是師云此珠作何形狀仰云白
月即現黑月即隱師云汝將得來不仰云將
得來師云何不呈似老僧仰云某甲昨到瀉
山蒙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云
真獅子兒善能哮吼如螭蝥蟲向蚊子眼睫
上作窠於十字街頭大叫云土曠人稀相逢

者少

續蔣山勳云東寺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

栲栳

師因崔相國入殿見崔拋糞於佛頭上乃問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却拋糞於佛頭上
師云他終不向鷄子頭上拋

袁州揚岐甄叔禪師因禪月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云會麼月云
不會師云某甲參見石頭月云見石頭得何
意旨師指庭前鹿云會麼月云不會師云渠

儂得自由或出栢岩錄

汾州無業大達國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云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云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忽領悟便作禮祖云這鈍漢禮拜作什麼

師又問馬祖云三乘至理祖亦研窮嘗聞禪宗即心是佛實未明了伏願和尚慈悲指示祖云即你不了底心是更無別物迷即衆生悟即是佛如拳作掌如掌作拳師於言下知歸

五臺山鄧隱峰禪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襖衣於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即不打于時大衆默然師便打一下

法眼益云鄧隱峰奇恠甚奇恠要且打不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扶六 翠巖芝

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 雪竇顯云果然果然

續東禪觀云彼時堂中是有人耶無人耶若有人可容得伊若無人爭容得伊又云笑殺傍觀

師辭馬祖祖云甚處去師云石頭去祖云石頭路滑師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遶禪床一巾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天師無語却迴舉似馬祖祖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師一日因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祖云已展不縮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

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示衆去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後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得一半

黃蘗運云不是南泉剥他要圓前話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因洞山與密師伯到師問二上座什麼處來洞云湖南師云觀察使姓什麼洞云不得姓師云名什麼洞云不得名師云還理事也無洞云自有廊幕在師云

還出入不洞云不出入師云豈不出入洞拂
 袖出去師明日侵晨入堂召二上座近前師
 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
 請上座別一轉語若慳老僧意便開粥相伴
 過夏洞云却請和尚問師云豈不出入洞云

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過夏

或藥山下鄂
州百顏語錄

續天童傑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
 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
 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若見他道不
 委姓劈脊便與一拳這裏拶得身轉非但

開粥相延亦可明窻下安排有麼有麼喝
 云漆桶叅堂去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因僧問道在何處師云
 只在目前僧云我何不見師云汝有我故所
 以不見僧云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不師

云有汝有我展轉不見僧云無汝無我還見
 不師云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潭州龍山和尚亦曰
隱山因洞山與密師伯到乃
 問此山無路關黎向甚處來洞山云和尚從
 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云和尚住此山

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云和尚先住此山
先住師云不知洞云爲甚不知師云我不爲
人天來洞云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云
我見兩箇泥牛闖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鄂州無等禪師謁王常侍辭退纔出門王乃
召云和尚師迴首王遂敲露柱三下師以手
作圓相撥三撥便行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
開田了我爲汝說大義僧開田了請和尚說
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本誤指
大智禪師

白雲端云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時再
參馬祖底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
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見得百丈老人立
地處乃云客來無茶點高湯當禮儀 瀉
山喆云百丈說大義可謂今古罕聞光前
絕後大瀉即不然但向道開田勞力請歸
堂歇教他天下衲僧七鋒結舌何故鶴有
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續天童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底
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又道作麼生得知

百丈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客來無茶點
萬湯當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九十
年為復笑白雲批判未當為復別有道理
汝諸人若檢點得出山僧拄杖兩手分付
苟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出書

廿六

十三

堂前

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
也無泉云有師云作麼生是泉云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師云恁麼即說似人了也泉云
某甲即與麼師伯作麼生師云我又不是善

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甲不會請
師伯說師云我太煞為汝說了也

瀛山喆云百丈只知瞻前不知顧後當時
待伊道某甲不會但云老僧亦不會百丈
若下得此一轉語非惟與南泉為宗匠亦
乃與天下人為宗匠

京兆草堂和尚曾叅海昌即益昌也昌問什麼處
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云
賊不打貧兒家

汾陽昭代云但和聲打

南嶽西園藏禪師因自燒浴僧問和尚不使沙彌童行何得自燒浴師拊掌三下後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箇拍手拊掌就中西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僧却問曹山西園拊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僧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纔行兩步山却捉住云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與一掌山云三十年後要一箇人下茶也無師云要谷山老漢作什麼山呵呵大笑郢州大陽伊禪師到石林林云近日有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箇為人扶六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師云擬向這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不林云答汝已了莫道可不師云還識得目前也未林云是目前作麼生識師云要且遭人點檢林云誰師云某甲林便喝師乃退步立林云汝只解瞻前不解

顧後師云雪上更加霜林云彼此無便宜或曰

印到齊峰

鎮州金牛和尚凡自做飯供養眾僧每至齋時昇飯桶到僧堂前作舞云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

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誨因僧

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刁

師因臨濟來乃橫按拄杖方丈前坐濟遂拈掌三下歸堂去或曰拈門三下師却下去人事了便

問賓主相見各有軌儀上座何得無禮濟云道什麼師擬開口濟便打一坐具師作倒勢濟又打一坐具師云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

瀉山祐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劣伏六不仰

云勝即總勝劣即總劣

續瀉山果云一人焦磚打著連底凍一人得便宜是落便宜具眼者辨取

江西北蘭讓禪師因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

凡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開曾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韶州乳源和尚示衆云西來的的意也不易舉唱時有僧出師劈脊便打云如今是什麼特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保福展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 長慶稜云我即不然福云作麼生慶云不妨不妨承天宗云宗乘也不易扶豎這兩箇老漢

扶不起我道這僧若不出頭棒即是乳源自喫

續瀉山果云者僧若具眼纔聞語聲未絕只向道老和尚少賣弄不唯勘破乳源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筠州逍遙和尚一日陞堂時鹿西和尚侍立乃云念念攀緣心心求寂師云昨日亦有人潛麼道西云道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和尚道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云大衆且看直是頂門上具眼也鑑他不破

續蔣山勲云老僧雖頂門無眼也驗得你骨出何也古墓毒蛇頭戴角南山猛虎尾吒啞

洪州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嘗曾踏倒師忽契悟起來拈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十六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

續瑯琊覺云大衆你道水潦還曾悟也未天童覺云馬大師不合放過待伊起來恁麼道但問只者一毫頭從甚處得來待伊

擬議更與一踏

洪州西山亮座主因叅馬祖祖問講什麼經師云心經祖云將什麼講師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六識為伴侶爭解講得經師云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師拂袖而去祖乃召云座主師迴首祖云從生至老只是這箇師因而有省遂隱西山

續法眼益云看他古人恁麼慈悲教人如今作麼生會莫聚頭向者裏妄想

齊峰和尚

一本稱高峯

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

人頻頻入院討箇什麼士迴顧兩邊云誰恁

麼道師乃喝一喝士云在這裏師云莫是當

陽道士云背後底禪師迴首云看看士云草

賊敗草賊敗師不對

扶六

十七

師因龐居士問此去峰頂有幾里師云什麼

處去來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

少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士云何不道七

師云纔有七便有八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

任添取士云不得堂堂道師云還我恁麼時

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師云好箇問
訊問不著人士云將為將為

續天童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

火疾焰過風要須平地上嶮崖孤峻處平

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

角羅紋游刃磅礪得大自在因甚華頂峰

未曾到只如齊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

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著

箇眼也要諸人瞥地良久云竹影掃塔塵

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

師一日與龐居士並行士乃前行一步云我
 強如師一步師云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士
 云苦中苦未是此一向師云怕公不甘士云
 老翁若不甘高峰堪作什麼師云若有棒在
 手打不解倦士便打一擱云不多好師始拈
 棒被士把住云這賊今日一場敗闕師笑云
 是我拙是公巧士乃拊掌出云平交平交
 古寺和尚因丹霞至經宿侵晨粥熟行者只
 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
 遂自去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

行人霞乃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無禮師
 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云幾不問
 過這老漢或出頌
州語同
 烏曰和尚因玄紹二上座來叅師問二禪伯
 發足什麼處玄云江西師拈拄杖便打玄云
 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
 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坑無
 異土叅堂去
 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至溜麼如金翅擘
 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

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瀉山詰云烏曰大似巨靈逞擘太華之威
蒼龍展奪驪珠之勢直得乾坤失色乃拈
拄杖云諸人還識烏曰麼若也識去橫按
鑊鄒寰中獨據若也未識棒頭有眼明如

日卓拄杖下座

續白雲端云衆中商量道拄杖在烏曰手
裏以強陵弱有什麼難苦哉作者般見解
水亦難消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
斯等人翻成毒藥要識烏曰麼橫按鑊鄒

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昭覺勤云雪

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恁麼
道雖然如是只見烏曰放行處未明烏曰
把住處要知烏曰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
勒猶爲走使不敢正眼覷著若使據令而

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杖六

十九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定州師云定州法道
何似這裏僧云不別師云若不別更轉彼中
去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云
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僧便出去師云屈棒

元來有人喫在僧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
師云汝若要山僧迴與汝僧近前奪師手中
棒打師三下師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
師云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云却與麼去
也僧大笑而出師云消得溜麼消得溜麼
石曰和尚叅馬祖祖云什麼處來師云鳥曰
來祖云鳥曰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到此
茫然祖云茫然且致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
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鳥曰你還甘
不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續昭覺勤云草窠裏撥出一箇半箇有什
麼共語處雖然如是猶放過一著在
松山和尚一日與龐居士坐次師拈起尺子
云居士還見麼士云見師云見箇什麼士云
松山師云不得道著士云爭得不道師拋下
尺子士云有頭無尾得人憎師云不是這老
子今日還道不及士云不及什麼處師云有
頭無尾處士云強中得弱即得弱中得強即
無師把住云這老漢就中無話處
師因與龐居士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

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祇爲人人盡有
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爲甚却道得師云不
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云阿
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士云龐公師云何
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洎被
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乃令人傳語何不會取
未舉起橐子時扶六
本溪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
何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云爲我與師
同叅方敢借問師云若與麼從頭舉來共你

商量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
念翁年老士云罪過罪過

師又問龐居士達磨西來第一句作麼道士
云誰記得師云可謂無記性士云舊日事不
可東道西說師云如今事作麼生士云一辭
不措師云智人前說添他多少光彩士云阿
師眼能大師云是與麼始得爲絕朕之說士
云眼裏著一物不得師云日正盛難爲舉目
士云穿過髑髏去在師彈指云誰辨得伊士
云這老漢有甚奇持處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纔顧視士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云與麼不與麼師亦畫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師云與麼不與麼士遂拋下拄杖而立師云來時有杖去時無杖士云幸自圓成徒勞目視師拊掌云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云看路看路

石林和尚一日問龐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拈

耳士云作家作家

浮盃和尚因凌行婆來作禮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刺語婆云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云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為人即禰生後僧舉似南泉泉云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時有幽州澄一禪客乃問婆南泉為甚少機關婆哭云可悲可痛澄一周措婆乃問會麼澄一合掌

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舉似
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婆問教口啞澄一云
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澄一云爲甚却
打某甲州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
婆聞却云趙州合喫婆手中棒州聞哭云可
悲可痛婆聞乃歎云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
州聞令人去問云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
拳州聞乃作頌寄云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
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答云哭聲師
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洞安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東川師云雙
澗孤松煙青月白那箇是上座主人公僧云
始屆洞安便遭此問師云記劍刻舟破珠求
影豈不是闍梨境界喫茶去僧云那箇是洞
安正主師云途中駒子不勝驊駟僧禮拜師
云胡人打令舞拍全無
百靈和尚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
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師云舉
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師云直是妙德
空生也讚之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得

秋六

六二

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師一去
更不迴首

續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
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
何故當時若不得箇破笠頭遮却髑髏有

甚面目見他龐公

師一日問龐居士云道得道不得俱未免汝
且道未免箇甚麼士以瞬目對之師云奇特
更無此也士云師錯許人師云誰不恁麼士
珍重而去

師因龐居士至遂把住云今人道古人道居
士作麼生道士與一掌師云不得道著士云
道必有過師云還我一掌來士便近前云你
試下手看師拂袖便行

潞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云定

扶六

廿三

州近日有甚奇特事僧云某甲旦過只聞益
貴米賤苦無奇特事師云我者裏也只如此
麤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者裏覓
箇什麼僧云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云賴你
不會若會我即輸汝一半道理首座晚間上

問云和尚適來勸僧爲什麼道輸汝一半道理師云賴得汝舉老僧洎合忘却首座云請和尚爲某甲說師云你即忘前失後我又忘後失前首座方去師喚轉云恰不得舉著近日師僧只說鹽貴米賤並不將佛法爲事忽然頻頻舉著喪却你性命

則首座人蜀因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不師云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不對士云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云這無禮儀

老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師乃拋下茶籃便歸

雪竇顯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與將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續蔣山懃云兩回不顧拋籃便歸且道旨

歸何處還會麼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則川老漢經事多矣

師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云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迴師乃冰足士云可謂自由自

在師云我是主士云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師一日問龐居士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麼士云猶得何師重舉師云情知久叅事慢士云則川老耄不啻龐公師云二彼同時又

爭幾許士云龐公鮮徒且勝阿師師云不是

勝我只欠你一箇幞頭士拈下幞頭云恰與

阿師相似師大笑而矣

襄州龐蘊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覩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

妙祖直上覩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

雲峰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還有人揀得出麼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續瑯琊覺云一夜作竊不覺天曉 智海逸云二老漢一箇開口了合不得一箇合口了開不得更有一箇未欲說破乃呵呵大笑歸方丈 徑山杲云馬大師覩上覩

下即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禮拜也是渾崙吞箇橐籥馬師歸方丈士隨後乃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却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乃向居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云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云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云略無此子慈悲心霞云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士云把什麼引霞乃拈起居士幞頭云却似一箇老師僧士却拈幞頭安霞頭上云一似箇少年俗人

霞應諾三聲士云猶有些子氣息在霞乃拋下幞頭云大似箇烏紗巾士乃應諾三聲霞云昔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云動天動地

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人禪客相送扶六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恁麼稱禪客問老子未放你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與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雪竇顯別初問云但握雪團便打

居士初問石頭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
頭以手掩士口士於此豁然有省後又問馬
祖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來即向你道
士於言下領解

居士坐次問靈照云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
明祖師意你作麼生照云老老大作箇語
話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
師意士乃笑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一見

亦去爺邊倒士云你作什麼女云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

居士一日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霞乃提
起手中拂子士拈起鏈子霞云只與麼別更
有在士云此迴見兄不似於前霞云不妨減

人聲價士云本來要折倒汝一上霞云與麼

扶六

六六

則啞却天然口也士云汝啞却本分猶累我
啞却霞乃擲下拂子去士云然闍黎然闍黎
霞不顧士云不唯患啞兼亦患聾

居士一日見大同濟禪師乃提起竹漉籬云

大同師濟不應士云石頭一宗到師處冰消
瓦解濟云不得龐公舉灼然如此士拋下漉
籬云寧知不直一文錢濟云雖不直一文錢
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去濟提起漉籬云居
士迴首濟作舞而去士拊掌云歸去來歸
去來

居士一日因丹霞纔見便作走勢士云猶是
拋身勢作麼生是頻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
拄杖畫箇七字霞遂於下畫箇一字士云因
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士云更坐少時猶

有第二句在霞云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
出去

居士在洪州市賣竹漉籬見一僧緣化乃將
一文錢問不孤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
得即捨僧無語士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便躡
前問士云少人聽扶六又云會麼僧云不會士云
是誰不會并七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四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五

扶七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 建 康 保 寧 禪 寺 住 持 沙 門 清 茂 續 集

南嶽下第三世

趙州從諗禪師南泉問南泉離四句絕百非

請師道泉便下座歸方丈師云這老漢尋常
口吧吧地今日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待
者云莫道和尚無語好師便與一搨云這一
搨合是王老師喫
師又一日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歸方丈師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乃歸堂云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
對首座云莫道和尚無言自是上座不會師
便與首座一掌云這一掌合是堂上老漢喫
五祖戒云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捧又云南
泉當斷不斷返招其亂
續雲居舜云諸人作麼生會有底便道首
座落他繆續與麼會又爭得山僧道趙州
大似傍若無人
師因南泉一日閉却方丈門用灰圍著門外
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抵對多不契獨師

云蒼天蒼天南泉便開門

師因僧遊五臺山凡問一婆云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舉似師師云待我去爲勸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對師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爲勘破了也

報慈遂云前來僧也與麼問答後來趙州也與麼問答且道甚處是勘破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瑯琊覺云大小趙州去這婆子手裏喪身失命然

雖如此錯會者多 瀉山喆云天下衲僧只知問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趙州老人爭顯汗馬功高

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却方丈門師乃於法堂上叫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

保福展云黃檗有頭無尾趙州有尾無頭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二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賊過後張弓五祖戒云黃檗只會買賤不會賣貴趙州

因禍致福

師問一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師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師休去雪竇顯云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續五祖演云趙州你去作麼商量白雲露箇消息貴要諸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定牙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師因侍者報大玉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

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知覺渾身泥水

續白雲端云其僧雖然罔措爭奈王令已行王令既行則海晏河清一句作麼生道野老不知堯舜力蓼蓼打鼓祭江神

師訪茱萸纔上法堂萸云看箭師亦云看箭萸云過師云中

雪竇顯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

是箇射堇漢

續報慈遂云且道二大老相見還有優劣也無若檢點得出許你於中字上有箇入處

師一日於雪中倒云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

邊卧師便起去

扶上

三

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繆裏還有人出得麼

續天童華云者僧如蟲禦木要見趙州天地懸殊有般瞎漢便道報恩扶強不扶弱

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喝一喝

師因僧問犬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無僧云上從諸佛下及螻蟻皆有佛性犬子為甚却無師云為伊有業識在

翠巖芝云說有說無兩彩一審如今作麼

生

師示衆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師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

在明白裏師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雪竇顯云趙州倒退三千

師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不師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雪竇顯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

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

語大行

師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契悟

雲門偃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者僧為甚悟去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為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你趙州喫粥也未拈却者僧喫粥了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 雲峰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為黃門栽鬚與蛇畫足雲峰則不然這僧於此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續黃龍心云雲門雪竇雖則善能鋤強輔
弱捨富從貧要且不能安家立國乃問僧
只如上座朝來亦喫粥亦洗鉢而今是迷
是悟其僧禮拜起師喚近前我有一柄拂
與汝歸堂 龍門遠云山僧今日喫粥了
也洗鉢盂了也只是不悟既是為善知識
為甚麼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鍾作甕終不
指鹿為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
覷破管取一時放下 開福寧云大眾且
道那裏是者僧悟處還委悉麼幾般雲色

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檻前 徑山杲云雲
門大似阿脩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
海隨後喝云寐語作麼
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
有僧出作禮師云比來拋磚引玉引得箇整
子法眼舉問覺鐵嘴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
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
去得須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雪竇顯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
此放過覺鐵嘴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

是作家因什麼拋磚引墜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續長慶稜問覺鐵背那僧纔出禮拜爲什麼便將爲墜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 保壽沼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 昭覺勤云諸方盡道趙州得逸羣之用一期施設不妨自在這僧要擊節扣關閃電光中卒著手脚不辦覺鐵背能近取譬不墜宗風法眼有通方鑑才便知落處敢問諸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人既是宗師爲甚麼拋磚只引得箇墜子師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雲峰悅云若不是南泉泊被打破蔡州師陞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時洛浦在衆乃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更舉師再舉前話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第一五四冊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處師云滑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蹕到宿云好箇捷疾鬼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叅堂去師應喏喏

師一日到僧堂後逢一僧乃問大衆總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師遂於袖中取刀度與云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折倒却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

師因僧侍次遂挾起火問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復挾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

汝去必爲汝說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趙州子云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云汝會麼僧云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問會麼僧云不會僧却迴趙州舉前話州云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師到保壽壽見來便背面而坐師乃展坐具壽便起歸方丈師收坐具便下去

保福展云保壽心頭失尾趙州平地上喫撲

師到一卷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

云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云
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師云能縱能奪能取
能撮便作禮

支提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 雲居舜云
趙州當時甚生意氣雖然如是要且鼻孔

在二菴主手裏

續龍門遠云菴主一等豎拳趙州因甚肯
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什麼處趙州
勘破幾多阿師菴主過了幾多寒暑要識
趙州麼拍禪床左邊一下要識二菴主麼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冊

拍禪床右邊一下還有檢點得出麼良久
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瀉山果云
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為什麼肯一箇
不肯一箇若向者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
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苟或未然月菴
為諸人下箇註脚良久云若不如是爭知
如是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云曾到師云喫茶
去或云不曾到師亦云喫茶去後院主云和
尚為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

去師喚院主主應喏師云喫茶去

保福展云趙州慣得其便 鏡清憇舉問

僧作麼生會僧便去清云邯鄲學唐步

雪竇顯云這僧不是邯鄲人為甚學唐步

若辨得出與汝茶喫

續黃龍新云趙州喫茶宗門奇特到與不

到是白拈賊 開福寧云趙州門下不揀

高低一椀麤茶普同供養得其味者方知

冷灰裏九轉透瓶香如或未辨端倪不免

重下註脚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待客豈

徒然莫嫌冷淡無滋味慣把芝麻一例煎

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師在南泉時井樓上見泉過乃抱定柱懸一

脚云相救相救泉遂於踏梯上打云一二三

四五師便具威儀上方文云適來謝和尚相

救

續蔣山勲云一人將錯就錯一人看樓打

樓雖然如是父為子隱直在其中 徑山

策云趙州懸羊頭賣狗肉南泉有年無德

作這去就當時只好拽翻梯子教這漢一

生踏躑還知麼養子方知父慈

師因南泉云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
便問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手托地師遂
與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內云悔悔泉令侍
者去問悔箇什麼師云悔不更與兩踏

師因僧辭師問甚處去僧云諸方學佛法去
師豎拂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
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云與麼則不去也
師云摘楊華摘楊華

續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槌被

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

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
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遍天下摘楊華摘
楊華唵摩尼達哩吽啞吽 靈隱嶽舉大
慧語了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
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歷銀山盤走
珠弓珠走盤密密鴛鴦閑繡出金針終不
與人看

師聞沙彌喝叅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
教去沙彌便珍重師向傍僧云沙彌得入門

侍者在門外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

外這裏會得便見趙州

師因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師乃問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師捉住棒云已後

莫錯打著人泉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

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契棒了趣出

師因百丈問近離甚處師云南泉丈云南泉有何言句師云未得之人直須悄然文便喝

師作怕勢丈云大好悄然師乃作舞出去

續瑯琊覺云趙州老人向師子窟中換得

爪牙 蔣山勸云作家相見彼此難搆茫

然悄然進前退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

行草裏走

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主云涅槃經師云問大

德一段義得不主云問什麼義師以脚趂空

一趂吹一吹云這箇是什麼義主云經中無

此義師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

老宿代云和尚謾某甲謾大衆 雪竇顯
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師問僧曾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師云衲衣
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你作麼生
會其僧擬禮拜師云你披衲衣來麼僧云披
來師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師云莫
取我語

雪竇顯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
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攤
衲衣莫惑翠峰好

師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師師
云總教作第二座事云第一座教誰作師云
莊香著事云莊香了也師云戒香定香慧香
解脫香

續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羣動衆
仔細檢點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
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
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
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
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真實身心同達

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
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
箇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他道
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因僧問晝昇兜率夜降閻浮於中摩尼為

次七

十一

甚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續黃龍清云趙州老漢若無後語未免奔
馳太平則不然纔見他道為什麼不現連
聲便打教他痛後反惡管取光明燦爛

天童華云這一則公案諸方未有人批判
蔣山今日與諸人著一轉語洗脚上船

師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老僧祇
管看

雪竇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

僧扶趙州

師示衆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有僧出拊侍者一下云何不祇對和尚
師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
師云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

師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得不揀
擇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
擇師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

師與沙彌文遠論義闍扶七劣不闍勝勝者輸胡
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師云我是一頭驢遠云

我是驢扶七師云我是驢糞遠云我是糞中虫
師云你在彼中作什麼遠云我在彼中過夏
師云把將胡餅來

五祖戒云禍不單行

瑯琊覺云趙州文遠也是蕭何置律

續徑山杲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
如語真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檢點
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鷲王擇
乳素非鴨類

師問僧發足甚處僧云雪峰師云雪峰有何
言句示人僧云尋常道蓋十方世界是沙門
一隻眼你等諸人向其處荷師云闍黎若迴
寄箇鐵子去

保福展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

雪竇顯云這僧既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

鉢子

瑯琊覺云衆中有云寄鉢去埋却雪峰若
道寄鉢孟去便道盛粥飯用狂解夢見作
麼商量不是僧絲手謾說學丹青

師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
老僧到瀉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
山云與我將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
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
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云庭前栢樹子

五祖戒代云和尚何以將別人物作自己
用

師因僧辭乃問甚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
峯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道僧云
却請和尚道師云冬北七即寒夏上三即熱又問忽然
更問汝畢竟事又作麼生僧無語師又代云
某甲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漢其僧後到雪
峯峯問甚處來僧云趙州來峯云趙州有何
言句僧舉前話峯云須是我趙州始得

玄沙備聞乃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
續雲居錫徵玄沙語云甚處是趙州敗闕
處若檢點得出是上座眼

師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
這可趣向不泉云擬向即乖師云不擬又爭
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
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頓悟玄旨
續瀉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時如何豎起拂子云鯨吞海

水盡露出珊瑚枝 靈隱嶽云青天白日

悟箇什麼吐吐驪珠擊碎蒼龍窟

師見僧掃地遂問與麼掃還得淨潔也無僧
云轉掃轉多師云豈無撥塵者僧云誰是撥
塵者師顧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問取雲
居去其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云這

瞎漢

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
師云作麼生是某甲住處居云山前有古寺
基師云和尚自住取次到茱萸莫亦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云什麼處是某甲住處
莫云老老大住處也不知師云三十年弄馬騎
今日却被箇驢子撲灑山詰云雲居菜萁爲人
猶如爲己爭奈趙州不入者緣績然雖如是不得
雪霜力焉知松栢操

續大瀉奉云雲居菜萁只解把住不解放
行趙州只解放行不解把住檢點將來未爲全美
且雙放雙收一句作麼生道畢竟水須朝海去
到頭雲定覓山歸

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云這裏好造箇

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云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摺遠云公驗分明過

衢州紫湖利蹤禪師門下立牌牌上書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有新到纔相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衆中總道這僧著一口著即著了也爭奈這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便死因什麼這僧在若無知方眼救得這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

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這老漢渴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續神鼎誣云古人提唱一段因緣你道恁麼時下得甚麼語神鼎當時若在他會裏

即出云這畜生又云死又作退勢十五天童

華云這老漢雖慣得其便爭奈咬這僧不殺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師問劉鐵磨久嚮劉鐵磨莫便是不磨云不敢師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續蔣山勸云紫湖棒頭有眼只為權柄在手鐵磨皮下有血饒他干木隨身雖然柔弱勝剛強且要話在

師於夜半在堂內叫賊賊或謂金峯又曰香巖衆皆驚起有一僧被師攔臂搗住云捉得捉得僧云不

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只是不肯承當

翠巖芝云紫湖也是相頭買帽

續瀉山果云紫湖恁麼大似按牛頭喫草

鄂州朱更禪師示衆云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椽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椽師便

打靈云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一本云金輪可與和尚

雲門偈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

麼道那門云搥鐘謝響得箇蝦蟆出來

雪竇顯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趁出

法雲秀云茱萸只知瞻前這僧不能顧後

仔細檢點將來兩箇總須喫棒且道過在

扶七

十六

甚處具眼者看

續棲賢謁云且道這僧出來與麼道是具

眼不具眼茱萸當時便打且道打伊甚麼

處大眾驗取

師因趙州上法堂來觀東觀西師乃問作什

麼州云探水師云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什

麼州遂將拄杖靠壁而出

瀉山詰云趙州善能探水不犯波瀾茱萸

一滴也無爭奈關防不得

續瑯琊覺云勢敗奴欺主年衰鬼弄人

天童華云茱萸一滴也無滔天白浪趙州

以拄杖靠壁不犯波瀾雖然二老同死同

生爭奈山僧未肯放過

師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行即不無覺

即乘其僧後到洞山舉似山山云何不進語
僧云如何進語山云但問是什麼行僧復來
問是什麼行師云是佛行僧却返舉似洞山
山云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洞山
如何是沙門行山云頭長三尺頸長二寸

荊州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乃叫苦苦又云閻老來取我也院主問和
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
何得恁地師舉起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
是主無對或曰天
皇語

法眼益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

續清涼欽云當時好奪枕子劈面便擲

雲峯悅云苦苦當時是即今是奪枕子呈

似人云閻羅王只在這裏 大瀛智云徹

底老婆心

長沙招賢景岑禪師一夕與仰山說月次仰

云人人盡有這箇事祇是用不得師云恰是

倩汝用去仰云你作麼生用師乃與一踏踏

倒仰山起來云你直下似箇大蟲

長慶稜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

別云邪法難扶 保福展云好一箇月只是用力太多被他踏破却成兩箇人人盡道岑大蟲奇特須知仰山有陷虎之機德山密代云更與一踏 瑯琊覺云李陵雖好手爭免陷番身

續徑山杲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闡茸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衆中還有緇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

是掉棒打月

師因有秀才看佛名經乃問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曾題也未才云未曾題師云得閑何妨題取一篇好

續瀉山杲云若是箇漢纔見長沙恁麼道十八但云黃鶴樓要題也不難未審百千諸佛居何國土若下得此語非唯坐斷長沙舌頭亦乃名標青史

師因竺尚書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未

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莫妄想書云爭奈動
何師云會即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却喚尚書
書應喏師云不是尚書本命書云不可離却
即今祇對有第二箇主人公也師云不可喚
尚書作今上也書云與麼則總不祇對和尚
莫是弟子主人不師云非但祇對不祇對老
僧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頌云學
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
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師因僧問如何是陀羅尼師乃指禪牀左邊

云這箇師僧却誦得僧云別有人誦得不師
復指禪牀右邊云這箇師僧亦誦得僧云某
甲為甚不聞師云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
真聽無聞僧云與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
師云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
師因秀上座問南泉遷化向甚處去師云石
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參見
六祖南泉遷化向甚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
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笋師
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舉似三

聖聖云若實與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明日更驗過聖乃問承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空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續蔣山懿云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

成狸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

師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云和尚甚處去來師云遊山來座云到什麼處師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意師云也勝秋露滴芙蓉

雪竇顯云謝師答話

終南山師祖禪師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取得如何是如來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師云不往來者泉云亦是又問如何是珠泉召云師祖師應喏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雪竇顯向往來者是處拈云草裏漢向不往來者亦是處云雪上加霜向如何是珠處別云險又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

穴或不涓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

續白雲端云大衆這僧一顆摩尼珠可謂希世之寶大可憐生幾乎落在萬丈深坑猶賴南泉老手親為托起且道此珠見今

卷七

二十

在什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昭覺勤云南泉一期垂手汝放捨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什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向什麼處著藏若明得有轉身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處許你具一隻眼 淨因成云南泉應機酬對縱奪可觀檢點將來終未能指出他珠在直饒喚師祖師祖應喏云汝不會我語正是藏畢竟珠在甚麼處莫是海神知貴不知價麼此是近來新婦禪不勞拈出拍禪牀云珠之與藏盡被老僧一拍粉碎諸人更來這裏討什麼又拍一下日子和尚因亞溪來叅師作起勢亞云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云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欲進語師乃叱之亞云大陣前不妨難

第一五四冊

禦師云是是亞云不是不是

趙州諗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陸亘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其處得許多手

眼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

雪竇顯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續保寧勇別云也未為分外

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亦曾坐亦

曾卧如今欲鑄作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

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雲巖晟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 洞山价

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保福展云南泉

看樓打樓雲巖洞山一起一倒 五祖戒

云南泉只解移風不解易俗雲巖洞山夢

中說夢

續五祖演云夫為善知識者須明決擇為

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

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與你註破得

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

大夫因南泉遷化來弔慰院主問大夫何不

哭先師大夫云院主道得亘即哭主無對

續長慶稜云且道合哭不合哭

大夫問南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
泉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大夫云和尚不可
思議到處世界成就泉云適來總是大夫分
上事

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於一瓶內養得一
鷺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鷺且不得打破瓶亦
不得損却鷺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大夫
夫應諾泉云出也

池州甘贄行者因巖頭在家過夏一日把針

次甘至前立頭乃以針作劄勢甘遂歸著衣
欲出禮謝妻乃問翁作什麼甘云不得說妻
云有甚事也要大家知甘舉前話妻云從此
三十年後須知一度喫水一度噎殺人女子
聞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被叢上座針頭
上劄將去也無

扶七

共二

行者因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
椎云為狸奴白拈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拂
袖便去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云當
時便去也泉云打破粥鍋著

一本云泉乃
擊鍋三下

行者因化主至宅乃問化主是甚處主云藥山者云還將得藥來麼主云未審有什麼病者忻然取銀一百兩施之復云山中有人此物乃回主尋歸山納疏藥山問子歸何速主即叙前問難藥山云急送還他子遭賊了也主及送還者云山中有人更添一百兩施之同安云早知行者與麼問終不道藥山來續雪峯空云藥山老漢亦自小膽若是東山即便收下何故且教甘贄老漢疑三十年

行者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昇錢出去須臾復云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乃行觀

翠巖真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

續雲居元云大小黃檗被甘贄換却一隻眼 徑山杲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却較些子 靈隱嶽云總是掩耳偷鈴殊不知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

収雨霽長天閣一對鴛鴦畫不成

福州芙蓉靈訓禪師明時一日訪同叅實性

大師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倚左邊良久

云此事若非芙蓉師兄大難委悉便下座

黃龍南云實性用不得便休却將佛法以

扶七

為人情致令千載之下與人作笑端且道

扶三

利害在什麼處

漢南穀城高亭和尚因僧自夾山來禮見師

便打僧云特來禮拜何打某甲再拜師又打

越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汝會也無僧云不會

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啞

金州操禪師明章因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

米纔到乃展坐具作禮師下禪牀米遂就師

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罷米便去侍者云

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却被人奪却

師云三日後若來即受教在米果三日後來

云前日遭賊

鼎州古堤和尚因仰山到師云去汝無佛性

以手三撥山乃叉手近前三步應諾師笑云

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山云從耽源處得名焉

山處得地師云莫是瀉山的子麼山云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遂問和尚從誰得師云我從章敬得此三昧山歎云章敬此三昧不可思議來者難為湊泊

鎮州普化和尚嗣盤山居常入市振鐸云明頭

扶七

六四

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或遇不明不暗來時如何師拓開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云我從來疑著這漢

續五祖演云若是五祖則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師因與臨濟在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師遂趨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明日又同一家赴齋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趨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師云瞻漢佛法說甚麤細濟乃吐

舌

雪竇顯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續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拏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生擒不傷物命或有人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神通妙用為復法爾如然只向道不見先師翁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南華島云臨濟覲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酢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直得南山鰲鼻吞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
觸倒嘉州大像為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
自奔前程 天童華云一出沒一往一
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痒要且未
稱大丈夫事二老名喧宇宙價重當時山
僧豈可謹密三寸二俱放過扶七為他弄假像
真二俱不放過為他搯搥太甚是汝諸人
若作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師因臨濟院有齋河陽木塔乃同臨濟在僧
堂內坐纔說及師每日在街市掣風顛知他

是凡是聖不覺師入來濟便問普化你是凡是聖師云你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乃指兩尊宿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叫賊賊便走出

師因契生采次臨濟云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云直歲與他細秣草料師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人開

趙州諗云何不與他本分草料

壽州良遂座主名微初叅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却門師遂敲門谷乃問阿誰師云良遂纔稱名忽爾契悟乃云和尚莫瞞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扶七湏合被經論賺過一生及歸講肆開演有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雲門偈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雙放時節又云麻谷問阿誰他道莫瞞某甲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扶六

節若不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亦
知有賺人處又云作麼生是良遂知處
續東林顏云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
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云鷓
鴒語鶴 靈隱嶽云為人為徹咬著生鐵

逆水之波虛空釘橛

皮州處微禪師開西因僧問三乘十二分教
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須向六句
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云如何是六句師
云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是總不是汝

合作麼生僧罔措

五臺秘魔巖和尚嗣未常持一杖凡見僧來
遂提起杖云什麼魔魅教汝出家什麼魔魅
教汝行脚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
速道速道

法眼益代云乞命乞命 報慈遂代云老
兒家放却杖子得也 五祖戒云山僧當
時若見奪取杖來驀項杖倒點把火照着
伊面皮厚多少

續明招謙云我當時若見伊欲道未道先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六

扶八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承 集

元 建 康 保 寧 禪 寺 住 持 沙 門 清 茂 續 集

南嶽下第三世

潭州大瀉靈祐禪師嗣百在百丈時夜侍立

次丈云看爐內有火也無師看來報云無丈躬自至爐深撥忽得少火夾起云你道無這箇聲師因而契悟丈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契便知已物不從外得汝善護持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磨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

續淨慈一云衆中道放身便卧是不去劉

鐵磨懨懨而行有甚交涉殊不知瀉山老

扶八

漢平生一條脊梁拗不曲被劉鐵磨一推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若要扶起瀉山請大衆下一轉語衆無語師以拄杖一時趕散

師在百丈為典座百丈將選大瀉主人乃請

師同首座對衆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
 淨瓶置地上設問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
 麼首座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復問於師
 師乃趯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
 山子也因命師住持首座即
 樺林也

師因見仰山來遂以五指搭地劃一劃仰山
 以手於項下劃一劃復拈自己耳抖擻三五
 下師休去

師陞堂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
 我爲汝得徹困也僧便作禮

雪峯存閩云古人得與麼老婆心切玄沙
 云山頭老和尚蹉過古人事峯問沙云什
 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云大小湫
 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駭然

師問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師云禾好刈

也未仰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
 青不黃見仰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
 見麼仰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
 此是鶖王擇乳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

後僧遇王常侍侍問瀉山近日有何言句僧
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
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箇道理上座快
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
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箇日字師云
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
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却
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却師乃大笑
一本
小異

牛左脇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
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
僧且道喚作什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去
雲居膺云師無異號 資福寶代作一圓
相托起 芭蕉清代作此[⊕]相呈之又云
同道者方知 南塔涌云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只得一半 芭蕉徹代當時作此[⊕]
相呈之又云說也說了註也註了悟取好
續保寧勇云和尚一等是入泥入水
師因僧問從上諸聖直至如今和尚意旨如

何師云目前是什麼物僧云莫祇這便是麼
師云阿那箇僧云適來祇對底師云你擬那
箇去莫生事

了
續蔣山勲云問頭太嶮答處太賒二俱不

師問仰山云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云某甲
信亦不立師云汝信了不立未信不立仰云
只是某甲更信阿誰師云若與麼即是定性
聲聞仰云佛亦不見
師坐次見仰山從方丈前過師云若是百丈

先師子須契痛棒始得仰云今日事作麼生
師云合取兩片皮有分仰云此恩難報師云
非子不才老僧年邁仰云今日親見百丈師
翁師云子向甚句中見先師仰云不道見只
是無別師云始終作家

師因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
不見子形仰撼茶樹一下師云子只得其用
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云
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
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

時不是瀉山復見扶籬摸壁 瑯琊覺云
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又云若不是瀉
山洎合打破蔡州

續白雲端云父子相投意氣相合機鋒互
換啐啄同時雖然如是畢竟如何道得體
用扶八雙全去瀉山放子二十棒也是養子之
緣 蔣山懃云張公乍與李公友待罰李
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盃好手手中呈
好手 玉泉璉云直饒體用兩全爭奈當
頭蹉過過則且止放子二十棒又作麼生

三盞酒粧公子面一枝華插美人頭

師坐次仰山與香巖侍立師問如今總與麼
者少不與麼者多香巖從西過東又從東過
西立師云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
似仰云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巖云即今亦
不少師云合取狗口

續南堂靜云象王頻呻師子哮吼踞地盤
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合取狗口一回擲
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清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自古事作麼生仰又

手近前師云猶是即今事自古事作麼生仰
又手退後師云汝屈我我屈汝

續蔣山勲云仰山雖善進前退後發明古
今其奈瀉山向胡餅裏呷汁歷沙覓油雖
然如是且道仰山叉手意作麼生若也知
得行脚事辦其或未然老僧不曾孤負諸
人自是諸人孤負老僧

師坐次仰山侍立師云寂子近日宗門中今
嗣作麼生仰云大有人疑著此事師云子又
作麼生仰云某甲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

所以未曾說著師云到這田地也難得仰云
據某甲見處著此一句語亦不得師云子為
一人也不得仰云自古聖人盡皆如是師云
大有人笑汝與麼祇對仰云解笑某甲是某
甲同叅師云出頭作麼生仰遠禪牀一市師
云裂破古今

法八

五

續蔣山勲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自古自
今築著磻著鳥道玄路許他父子親遊若
是荆棘林中猶欠悟在以何為驗只如仰
山遠禪牀一市瀉山云裂破古今若是明

眼袖僂瞞他一點不得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云當時百丈
先師說得這箇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
麼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
摩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
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
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
時暗

師因仰山與北菴主上問訊時有官客喫茶
次師乃指似官人云同叅古佛來主云百年

後覓箇人舉這話也難得師云即今作麼生
主云結舌有分答即不得師云官人見在白
已也道不得主云仰山不甘此對師云作箇
菴主也難得

師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

笑八

六

鍾子故與世人受福仰云俗弟子則有絹與
和尚贖鐘子和尚將何物酬他師以拄杖敲
牀三下云我將這箇酬他仰云若是這箇用
作什麼師又敲三下云汝嫌這箇作什麼仰
云某甲不嫌這箇這箇只是大家底師云你

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仰云
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師云汝不見達
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
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一日卧次仰山來師乃轉面向壁卧仰云
某甲是和尚弟子不用形迹師作起勢仰便
出去師召云寂子仰回師云聽老僧說箇夢
仰低頭作聽勢師云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
一條手巾來師遂洗面了纔坐香嚴入來師
云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不同小小巖

云某甲在下面了了得知師云子試道看香
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歎云二子神通智慧過
於鶖子曰連

續蔣山懃云夢中說夢深許瀉山妙用神
通須還二子傳茶度水耀古騰今年老心
孤怜兒惜子向衲僧門下一人在門外一
人在門裏更有一人遍界不曾藏佛眼觀
不見 南堂靜云撥草瞻風孤峯獨宿鼓
無絃琴唱無生曲瀉仰香嚴鼎之三足臨
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師問雲巖承聞汝在藥山是不巖云是師云
藥山大人相作麼生巖云涅槃後有師云如
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灑不著巖却問師未
審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
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
口處

一法八

七

師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什麼
仰云祇是枯樹子師指背後耘田公子云這
箇公子他後亦有五百衆

馮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不如

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
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續神鼎諍云為復意在耘田處為復意在
仰山分上為復總不恁麼諸上座一切諸
法撥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

方知

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云山河
大地日月星辰師云汝祇得其事仰云和尚
適來問什麼師云妙淨明心仰云喚作事得
麼師云如是如是

師一日索門人呈語乃云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座呈語云不辭出來那箇人無眼師不肯仰山凡四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師云抵滯聲聞方外扶八榻第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師云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師某甲精神昏昧拙於祇對未審和尚於百文師翁處作麼生呈語師云我於百文先師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

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拜師因陸侍御入僧堂乃問如許多師僧爲復是喫粥飯僧爲復是參禪僧師云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御云在此作什麼師云侍御自問他看師因仰山踏衣次提起問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不師云汝有用而無身後師忽問汝春間有話

未圓今試道看仰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師
云停囚長智

師同百丈入山作務丈云將得火來麼師云
有丈云在甚處師把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
云如虫禦木

續徑山杲云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瞞
師因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云
青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
事仰乃作禮

師一日坐取足次乃指謂仰山云十二時中

承他負載不可孤負他仰云昔日給孤園中
也只說這箇師云未^{扶八}在更道仰云寒時與他
鞮著也不為分外

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無心是道僧云某
甲不會師云會取不會底好僧云如何是不
會底師云^{扶九}祇是你不是別人

師示衆云仲冬嚴寒年年事畧運推移事若
何仰山近前叉手立師云我也知你答這話
不得却問香嚴你作麼生嚴云某甲偏答得
這話師再問嚴近前叉手立師云賴遇寂子

不會

師示衆云汝等諸人各呈所悟看時有志和上座出作禮師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還我志和上座本來面目志云正與麼時某甲放身命處師云子莫落空不志云某甲若見有空可落何曾是放身命處師云到這裏何不問去志云某甲到這裏亦不見有和尚可問師云汝福薄扶吾宗不起師問仰山承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是不仰云不敢師云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仰擬

開口師便喝師如是三問仰如是三擬答皆被喝仰低頭垂淚云先師道教我更遇人始得今日便是遇人也便發心看牛三年一日師入山見在樹下坐禪師以拄杖點背一下山回首師云寂子道得也未仰云雖道不得且不就別人借口扶八師云寂子會也十師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祇是見處太麤師一日坐次仰山香巖侍立師云過去未來與現在佛佛同宣人人得箇解脫之路仰

云如何是人人解脫之路師回首看香巖云
寂子借問何不對伊巖云若問過去未來并
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師云汝作麼祇對巖
珍重便出師却問仰云與麼祇對還契子麼
仰云不契慧寂師云子又作麼生祇對老僧
仰珍重便出師呵呵大笑云如水乳合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
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
是智頭陀不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
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没交涉

師問雲巖菩提以何為座巖云以無為為座
巖却問師師云以諸法空為座師又問道吾
吾云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
不卧速道速道

師一日呈起如意復畫此○相云有人道得
便得此如意道道時有僧云此如意本不是
和尚底師云得而無用又有僧云設與某甲
亦無著處

師示衆云一切衆生無佛性鹽官示衆云一
切衆生有佛性鹽官會下有二僧遂特詣師

會下探之既到所聞說法莫測其涯若生輕慢一日在庭中坐次見仰山來遂勸云師兄切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仰遂作一圓相托呈却拋向背後復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茫然不知所措仰乃勸云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珍重便去二僧逮返鹽官將行三十里一人忽然有省自歎云當知瀉山云一切眾生無佛性誠不錯也却回瀉山一人又行數里因渡水亦有省自歎云瀉山道一切眾生無佛性灼然有他與麼道亦返瀉山

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簡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軍容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

巖頭齋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瀉山泥壁也不了 明招謙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點檢代云却轉泥盤作泥壁勢便拋下歸去 續黃龍新云巖頭錯下名言殊不知瀉山軍容弄巧成拙

師因鄧隱峯到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師
聞師叔來先具威儀下堂相看峯纔見便放
身作睡勢師便歸方丈峯乃發去少間師問
侍者師叔在何處侍云已去也師云去時有
何言語侍云無言語師云莫道無語其聲如

雷

洪州黃檗斷際希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
盡是嗆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
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
徒領衆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瀉山祐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鷲王擇乳素
非鴨類瀉云此實難辯 五祖戒出僧語
謝和尚說得道理好 石門聰云黃檗垂
示不妨竒特纔被布衲撥著失却一隻眼
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
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
師 翠巖真云諸方商確便道黃檗坐却
這僧又道黃檗被這僧上來直得分析不
下何為也翠巖輒生擬議霧豹澤毛未嘗
下食庭禽養勇終待驚人 瀉山喆云諸

人還會麼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續法昌遇云我要無禪底做國師 徑山

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師因百丈問甚處去來師云大雄山下採菌

子來文云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遂與丈一搨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堂謂衆云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瀉山祐舉問仰山仰云和尚怎生瀉云百

丈當時便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云不然瀉云子又作麼生仰云百丈只解騎虎頭不解把虎尾瀉云子有嶮崖之句五祖戒云百丈大似作賊人心虛黃檗熟處難忘

扶六

十三

師因百丈問運閣黎開田不易師云衆僧作務丈云有煩道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也師將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瀉山喆云黃檗開田功不浪施百丈住持

今不虛行

續瑯琊覺云百丈一喝可謂垂絲於萬丈
潭中黃檗掩耳獨聳於千峯頂上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
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

云尋羶羊聲來師云羶羊無聲到汝尋僧云
尋羶羊跡來師云羶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
羶羊蹤來師云羶羊無蹤到汝尋僧云與麼
則死羶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尋
羶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案未了老

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
衲子元來只是義學沙門以杖打出

雪竇顯云只如聲響蹤跡既無獵犬向甚
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處見黃檗麼諸
禪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師因普請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扶八}兒
大笠師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云王
老師嚙師戴笠便行

師因裴相國捧一尊像於前胡跪云請師安
名師喚裴休休應若師云與汝安名竟休作

禮

雪竇顯代休當時便喝

師在南泉會下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中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中行道師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師過第二位坐泉休去

瀉山祐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瀉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顯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

第二位生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雲峯悅云後來叢林中多有商量或道黃檗有陷虎之機南泉有殺虎之用若作與麼說話誠實苦哉殊不知這老賊有年無德喫飯坐處也不依本分若向雲峯門下說甚威音王已前王老師更大直須喫棒趁出

師在鹽官佛殿上禮拜次時太中帝爲沙彌乃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當何所求師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

常禮如是事彌云用禮句為師便與一堂彌
云太麤生師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
隨後擬掌沙彌便走

師一日捏拳云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
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

捏共十五僧便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云七縱八橫

又問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云普

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七縱八橫門云念
老僧年老僧云如何是普門云天光回照
僧云如何是天光回照門云路背少人知

師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於人丈據坐
師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丈云我將為你是
箇人便歸方丈

雲峯悅云百丈老人大似憐兒不覺醜態
然如是盡法無民

續雲居舜云到這裏能有幾人

師因南泉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
師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
是長老見處麼師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致
草鞋錢教誰還師休去

瀉山枯問仰山莫是黃檗構南泉不得麼
 仰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瀉山云
 子見處得與麼長 保福展云若無瀉仰
 埋没著黃檗 五祖戒云仰山大似為蛇
 畫足

續雲峯悅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扶八

十六

大瀉智云欺敵者亡 徑山杲云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師因南泉問黃金為城白銀為壁此是甚人
 若土處師云聖人居處泉云有一人居何國

土師近前又手泉云道不得何不請王者師
 道師云有一人居何國土泉云可惜許
 師因南泉問什麼處去師云擇菜去泉云將
 什麼擇師豎起刀子泉云汝只解作賓不解
 作王師以刀子點三下

續黃龍新云今時師僧往往將南泉黃檗

作擇菜會却

廣州和安通禪師因仰山作沙彌時嘗喚寂
 子與我拈牀子來仰持至師云送舊處著復
 問寂子牀那邊是什麼仰云無物師云這邊

弊仰云無物師又召寂子仰應諾師云去
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
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
座敲有何道理瑫云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
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
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盞子意作
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
大千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問訊
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問訊阿誰僧
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千

亦無語師乃把住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
然乃打一擗用便笑云朗月與青天
師因問侍者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
且作麼生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
得去後作麼生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
十還得麼者云猶要別人點檢扶八在師云轉彌
宗師不廢光彩者乃作禮十七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
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辯箇得失且

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
實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
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
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續黃龍南云可惜放過當時見伊出來劈

脊便打待伊知得行棒來處免見千古之
下遭人檢點黃龍今日也識病會答話忽
有箇漢出來掀倒禪牀這裏合作麼生指
準諸上座請代一轉語看 翠巖芝云這
僧出來大慈歸方丈並無箇道理甚麼處

是識病處如今也須子細

師掃地次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
若以何為體趙州可呵大笑師明日見趙州
掃地次却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致掃帚拈
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雪竇顯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
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瀧山喆云纔見呵呵大笑便與一掌明日
又問待伊大笑又與一掌大慈若下得這
兩掌趙州若不對他可謂生鐵鑄就風吹

不入漢大凡宗師一等是搖撼乾坤直教
如旱天霹靂萬里無雲轟一聲教他眼目
定動豈不俊哉要識趙州大慈麼莫怪從
前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續黃龍新云趙州金鑰不辯三石不分直
饒分去也未夢見大慈在 黃龍震云般
若非是無體二老不能知般若非是無用
二老不能用若也能知能用一言可以截
斷衆紛何必再三 南華易云兩箇漢只
解掩耳偷鈴不解移風易俗或有問南華

般若以何爲體劈脊便打待伊眼目定動
却問般若以何爲體靈利漢忽然踏著必
定自知落處

師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只說得一
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
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
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
到即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

師住菴時南泉來問如何是菴中主師云蒼
天蒼天泉云蒼天且致如何是菴中主師云

會即便會休口喃喃地泉便出

師因僧辭乃問什麼處去僧云江西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麼僧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亦不將去

汾陽昭代云知汝力微 扶八 法眼益別云和

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續淨因成云這僧可謂擔頭不泊蠅是則當如是要且只是孤生獨死底漢 天童覺云大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

板漢何且道別有什麼長處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檢點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六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七

扶九

宋建漢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南嶽下第四世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州別趙至法眼處眼問近

離甚處師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

話是不師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

無師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續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嘴若

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兩邊俱不涉又

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

入地獄如箭射 鼓山珪云覺鐵嘴名不

虛得只是不曾夢見趙州

太原孚上座伏九參雪峯纔至法堂上顧視雪峯

便下看知事至明日入方丈作禮云昨日觸

忤和尚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雲門偈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

雪竇顯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直須

盡大地人哭捧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孚上

座具什麼眼又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
被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至明日云知是
般事便休處著語云果然

續雲居舜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惑亂一
上只者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雪竇宗

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珠不知雪峯坐壽
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也
只在雪峯圍續裏

師因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
云老兄先道山云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

師不肯山却問你作麼生師云將手中扇
來山遂與再徵師默置山乃於之一拳

師因雪峯和尚門送晏國師住鼓山回至法
堂乃云一隻聖箭子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
云和尚是伊未^次在峯云渠是徹底人師云若

不信待某甲去勘過^二遂赶到中路便問師兄
向甚處去晏云九重城裏去師云忽遇三軍
圍閉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師云與
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師拂
袖便回峯問如何師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

遂舉前話峯云奴渠語在師云這老凍膿必竟有鄉情在

馮山喆云此話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處去這裏便好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好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要會麼相如曾奪遮城壁秦主安然致太平續寶峯文云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

折却也却問他道甚麼待孚上座舉拄杖打出去一使孚上座已後作箇本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銚三與禪門作箇真正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是有眼者辦取保寧勇別國師語云孚上座我也知你是惡人扶九師因保福發瓜次福云道得與你瓜契師云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便去雪竇顯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辯看三

師到投子子云久嚮太原子上座莫便是麼
師作掌勢子云老僧招得師便出子云且聽
諸方斷看師却回首子便打

玄沙備云莫是投子招得麼

婺州新建禪師一生不畜沙彌有座主云上
座年尊何不討箇沙彌侍奉師云若有眼暗
耳聾口啞底爲我討一箇來主無對

日容遠禪師初紫因齋上座叅師拊掌三下
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齋云俊鷄冲天阿誰
捉得師云彼此難當齋云且休未斷這公案

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齋無語師云死却這漢
也

續昭覺勤云力敵勢均不妨好頭對眼親
手辨彼此沒便宜下梢可惜放過待他將
拄杖作舞歸方丈便好與撫掌三下拂袖
便行非唯頭尾完全亦免遭人指註雖然
如是齋公無語還可轉側也無爲言侵早
起更有夜行人

大滄智云強中更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
一人還知麼伎倆全無波旬失途到這裏

無你解會處自檢點看

紫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紫桐境界師云你眼裏著沙得麼僧云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云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僧云賴遇某甲是僧師云禍不單行

石梯和尚明萊一日見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喏師云甚處去者云上堂齋去師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外別道箇什麼師云我祇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

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云汝不認爲吾侍者

師因有新到僧於前立少時便出去師云有什麼辯白處僧再立良久師云辯得也辯得也僧云辯後作麼生師云埋却得也僧云蒼天蒼天師云適來却與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筠州末山尼了然明大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神

不是鬼變箇什麼

續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

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為師

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

千山 快九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

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而通簡而

當松舍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天龍 凡有詰問唯舉

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間和尚說何法要竟

子亦堅起一指師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肩

痛號哭而去師復召之童子回首師却堅起

指童子忽然領悟師將順世謂眾曰吾得天

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而寂

玄沙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 長慶

稜代云美食不中飽人喫

續曹山章云俱胝承當處莽鹵只認得一

機一境 報慈遠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

若悟為什麼承當處莽鹵若不悟又道用

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作麼生

雲居錫云只如玄沙與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臆過在甚處 靈隱嶽云且道如何是一指頭禪乃豎起拂子云見麼若也見得可以與俱臆把手共行脫或未然新薦福不免重說偈言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坐斷佛祖關迷却來時路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嗣開或執木劔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劔甚處得來師遂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云甚處得來僧無對師云

容汝三日下取一轉語僧亦無對師乃拈劔肩上有作舞云恁麼始得

續雲峯悅云邪法難扶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嗣大因瀉山問甚處來

師云田中來瀉山云田中多少人師挿劔叉

手而立瀉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拽劔

而去

玄沙備云我若見即踏倒劔子 有問鏡

清恁云挿劔恁旨如何云狗銜赦書諸侯

避道又問玄沙踏倒劔意如何云不奈船

何打破肩斗又問南山刈茅意如何云李
靖三兄久經行陣 雪竇顯云諸方咸謂
挿歛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
仰山被瀉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
分 翠巖芝云仰山只得一椽諸人別有
會麼

師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云我說不
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處師
乃推出枕子瀉山聞乃云寂子用劔刃上事
續徑山杲云瀉山正是憐兒不覺醜仰山

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著箇名字喚作劔
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
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花要且理無
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
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天童
華云若是劔刃上事寂子何曾會用忽有
箇僧出來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向他道
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又問說得底人
在甚處只向他道三生六十劫 靈隱獄
云仰山從前一條脊梁硬如鐵被這僧連

撈便乃四撈塌地。滿山一期忍俊不禁。不知失却一隻眼。忽有僧問。治父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與攔。曾一踏踏倒。教伊起來。作箇灑灑落落底。漢不見道。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師因韋宙就滿山請一伽陀。滿云。覲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墨。韋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註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

師因在滿山牧牛時。踢天太上座。問百億毛。

頭百億師子。現作麼生。師不答。歸侍立。滿山須臾。忝上座。却來師。乃舉前話。問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忝云。是師云。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忝云。現時不說。前後師拂袖出。滿山云。師子腰折也。

師因滿山問。忽有人問你。你作麼生。祇對師云。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到寂寥。滿云。放你一箇。不祇對罪。師云。生之與殺。只在一言。滿云。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云。阿誰。滿指露柱云。是者箇師。云。道什麼。滿云。道什麼。師云。

白鼻推遷銀臺不變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
峯麼僧云不曾到師云閣黎不曾遊山

雲門偈云此語皆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瀉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

談共九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八當時謹

慎脣吻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目
求食須假於鰕 黃龍心云雲門仰山只

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之意殊不知被這
僧一時領過黃龍今日更作死馬醫乃拈

拂子度與僧僧擬接便打 瀉山詰云仰

山可謂光前絕後雲門雖然提綱宗要鉗
鋌天下衲僧爭奈無風起浪諸人還識這

僧麼親從廬山來

續黃龍震云仰山已是失却鼻孔雲門更

下註脚有什麼救處我即不然近離甚處
云廬山曾到五老峯麼云不曾到只向道

別甌吹香供養此人

師嘗夢往彌勒內院居第二座有一尊者白
推云今日當第二座說法師乃起白推云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馮山秀云依文解義即不無忽然彌勒會
中有箇作者纔見伊道摩訶衍法便云合
取兩片皮非唯止絕仰山寐語亦免使後
人夢中說夢

續瀉山祐因仰山舉乃云子已登聖位

瑯琊覺云且道聖衆是肯仰山是不肯仰
山若肯又孤負仰山若不肯仰山猶如平
地契交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諸人說破
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你若舉似諸方

諸方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天童覺舉
登聖位了云玉女依稀夜動機錦絲歷歷
吐梭臍水天湛碧全功墮雪月寒清一色
迷諸禪德全功負墮一色猶迷作麼生體
悉得相應去權挂垢衣云是佛却披珍御
復名誰 東禪觀云尊者白推聖衆便散
不妨使人疑著却待第二杓惡水潑了方
始惺惺遲也且如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
非道已道了諸人還識仰山麼
師因瀉山山下有一僧住菴師至舉瀉山道

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只如山中和尚與麼道意作麼生主云更請舉一遍師纔舉被菴主攔曾一踏師歸舉似瀉山山呵呵大笑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向南師拈起拄杖云彼中還說這箇麼僧云不說師云不說這箇還說那箇麼僧云不說師召大德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召僧應喏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

雲門偈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因大瀉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云某甲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云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山云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師問瀉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瀉問子適來問什麼話師再舉瀉山云還記得吾答不師云記得瀉云試舉看師便出去瀉云錯師回首云香嚴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

師一日侍瀉山忽聞鳥鳴瀉云伊說事却徑
師云不可向別人道瀉云何故恁麼道師云
為伊說太直瀉云多少法門寂子一時推下
師云推下事作麼生瀉敲禪牀三下
師一日忽見異僧乘空而至作禮而立於前
師問近離甚處僧云早晨離西天師云何太
遲生僧云游山翫水師云神通妙用不無關
黎佛法須還老僧僧云特來東土禮文殊却
遇小釋迦遂出西天貝多葉與師作禮乘雲
而去

東林總云諸方商量如麻似粟盡道這碧
眼胡兒來無蹤去無迹直是光前絕後若
不是仰山也難為縱奪諸禪德殊不知這
碧眼胡兒騰空而來騰空而去一生只在
虛空裏作活計有什麼光前絕後大小仰
山被他將兩杓惡水^{廿九} 灑頭^{十一} 了也當時集
雲峯下自有正令何不施行大眾且道作
麼生是正令咄
續黃龍新云大小仰山被這僧熱瞞更出
貝多梵書塗糊一上如今更有異僧乘空

而至雲巖門下喚來洗脚 泐潭準云可
惜仰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峯便與擒
住須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狀趕出
況佛法不當人情既稱羅漢諸漏已盡梵
行已立爲什麼不歸家穩坐只管遊山翫
水 昭覺勤云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
是從上爪牙這羅漢具許多神通妙用到
仰山面前直得目瞪口呆何故鶴有九臯
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大滌春云大衆仰山只知進前趨鹿不知

身墮網羅尊者偶爾成文頗有衲僧氣息
若人會得許你倒捋虎鬚
師因一梵僧來叅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
前添作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便
出

師因瞑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見遂
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下書一水字顧視其僧
僧無對

師一日坐次有僧至云不審乃從東邊叉手
而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一足僧却從東過

西立師又垂下一足僧却向中間立師收兩足僧禮拜師云老僧自住來不曾打僧今日打去

師因鹽官會下有數人到瀉山不肯伏一日因普請西莊般禾次師至嶺頭放下後十數

人亦到放下師遂舉起禾檐扶九向諸人前行一

市云有麼有麼其一行僧並無對師云賺殺人便檐禾去

師作沙彌時一日念經聲高乳源和尚云寂子汝念經恰似哭師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

尚又如何源乃顧視師云若與麼與哭何別源休去或曰瀉山

師問東寺借一路過那邊還得不寺云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不師云大凡沙門不可只一路也別更有麼寺云祇有此師云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師因瀉山餽鴉生飯次回頭見師乃云今日為伊大上堂一上師云某甲隨例得聞瀉云聞底事作麼生師云鴉作鴉鳴鵲作鵲噪瀉

云你爭奈聲色何師云和尚適來道什麼瀉
云我只道爲伊大上堂一上師云爲什麼喚
作聲色瀉云雖然如此驗過也何妨師云大
事因緣作麼生驗瀉山豎起拳師云終是指
東畫西瀉云子適來問什麼師云問和尚大
事因緣瀉云爲什麼喚作指東畫西師云爲
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瀉云並未曉了此
事師云如何得曉了此事瀉云寂子聲色老
僧東西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瀉云應須
與麼始得師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

名瀉云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瓶盤
釵釧秀盃盆瀉云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
狼野干之屬

師在瀉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却
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在山中僧云祇爲

因緣不契所以便下來師云有何因緣不契

按九

十三

請舉看僧云和尚問某甲名什麼遂答歸真
和尚云真歸何在某甲無對師云上座却回
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
云眼裏耳裏鼻裏其僧却回一如所教瀉山

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因瀉山問涅槃經四十卷幾卷是佛說幾卷是魔說師云總是魔說瀉休去師隨後云某甲適來拙抵對和尚猶疊石峯頭草瀉云許汝眼正

師因見雪師子乃指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

雲門偈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顯云

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

續瑯琊覺云即今問汝諸人推倒扶起相

去多少拄杖撥過眉毛鼻孔呵呵大笑擲下拄杖 淨慈昌云推倒也錯扶起也錯還有過得此色者麼

師因問香嚴聞師弟近日有悟道頌試舉看嚴遂舉擊竹頌師云此是開時搆置嚴又舉一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師云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香嚴又呈偈云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師云且喜師弟會得祖師禪

報慈遂徵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分
 不分 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雲居錫徵
 云衆中商量如來禪淺祖師禪深只如香
 巖當時何不問如何是祖師禪若置此一
 問何處有也 瑯琊覺云武帝求仙不得
 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瀉山詰云香巖可
 謂上無片瓦下無卓錫露髯裸赤灑灑沒
 可把若不是仰山幾乎放過這漢何故不
 得雪霜力焉知松栢操
 續徑山杲云瀉山晚年好則極教得一棚

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
 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是他人
 師掃地次瀉山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
 是塵非掃得師以掃帚掃地一下瀉山云作
 麼生是空不自生師以手指自身又指瀉山
 山云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
 生師又將掃帚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却指瀉
 山
 師問陸郎中承聞郎中看經得悟是不陸云
 是弟子因看涅槃經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豎拂子云只如這箇作麼生入陸云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云入之一字不為郎中陸便起去一本謂如名問

清涼欽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什麼人又云郎中且莫煩惱 雪竇顯於仰山舉

拂處別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別後語

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師因一僧叅便問和尚還識字不師云隨分僧以手畫圓相托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半月相托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

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市師便打僧遂出

師一日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不師云隨分僧乃右旋一市云是什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誦之僧又左旋一市云是什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圓相以兩手托如脩羅擎日月勢云是什麼字師畫一圓相圍却卍字僧乃作婁至勢師云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汝善護持善哉善哉好去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後經五日遂問師云汝

遂見不者云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云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者云某甲雖觀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云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

師夏末問訊瀉山瀉云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云某甲在下面鋤一片畝種一籬粟瀉云子今夏不虛過矣師却問和尚今夏作得箇什麼瀉云日中一食夜間一

寢師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

瀉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圓面前却向淨地契交大圓可謂養子之緣不免掛後人脣齒

續龍門遠云瀉仰父子尋常相見遊戲神通不同小小還有知得底麼若無山僧與汝諸人說看開得一片畝綿綿密密兩頓粥飯其道自辦山僧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

看取當門箭 西禪需云滿仰父子出入
卷舒得能自在諸人切不得作世諦商量
又不得作佛法解會既總不許與麼商量
畢竟如何會開得一片畚種得一籬粟回
頭開一望山青水又綠終日只一餐夜後
只一宿困來伸脚眠千足與萬足相將八
月九月來籬邊爛熳鋪黃菊 東林顏云
今時師僧千百成羣經冬過夏虛消歲月
深屈古人東林不是檢點先聖仰山逞俊
太過吐舌只得一半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幽州師云我恰要幽州
信幽州來作麼價僧云某甲無端從他市橋
上過踏折他橋梁

續保寧勇云放你三十棒

師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因甚却覆師
豎拂子士云恰是師云是仰是覆士乃打露
柱云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下拂子
云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續隱靜岑云大小小釋迦被龐居士一撥
直得手忙脚亂只如居士打露柱一下又

作麼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師到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致
師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出頭云我不肯汝
放只肯汝取

師因石霜下有二禪客到瀉山云此間無一
人會禪後書請搬柴次師見二禪客歇將一
檟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師云莫道無人
會禪好歸對瀉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
破瀉云什麼處被子勘破師便舉前話瀉云
寂子又被吾勘破

師因瀉山開示云汝雖獨自迴光返照別人
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師云若
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
得獻和尚瀉云無圓位處元是汝作解處未
離心境在師云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
作境瀉云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不師云是
瀉云若與麼具足是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
元來有解爭道無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
隱在一本小
異大同

師住東平時瀉山附書并鏡一面至師陞堂

受書乃提起鏡示衆云大衆瀉山將鏡來而
今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
是瀉山寄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這裏
道得則存取道不得則打破去也如是三舉
衆皆無對師乃撲破

五祖戒云更請和尚說道理看驀奪打破
師因叅東寺寺云已相見了不用上來師云
與麼相見莫不當麼寺便歸方丈閉却門師
歸舉似瀉山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師云若
不與麼爭識得伊師到乳源
活亦寂向

保福展云仰山大似蚊子上鐵牛 承天
宗云仰山識得東寺強說道理即不可設
使瀉山去也未能得與東寺相見在

師一日因瀉山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
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

曾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山休去扶九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示衆云如人在千尺懸
崖口銜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忽有人問
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
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云上

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呵呵大笑

雪竇顯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

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翠巖芝云問者對

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

續徑山杲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看

這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大滌果

云香嚴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仔細檢點

將來未免弄巧成拙 鼓山珪云香嚴大

似蕭何制律

師初開堂瀉山令人送拄杖并書到師接了

云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爲甚如此師云只
爲春行冬令

師因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枯木裏龍吟僧云

不會師云觸髅裏眼睛後有問石霜如何是

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問如何是觸髅

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有問曹山如何是

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不斷問如何是觸髅

裏眼睛山云乾不盡問未審還有得聞者麼

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問未審龍吟是

何章句山云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

續神鼎誣云石霜一向打撲向真界裏作活計又舉曹山云恁麼會取好 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過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開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機不妙 徑山果舉圓悟透三種滲漏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

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服者辨

師因瀉山問平生學解總不要作麼生是大德自己師道不得限三日亦無語瀉云大德何不且下山歇去師便下山遇著首座問什麼處去師云被和尚問自己道不得且下山去座云何不住去師云某甲自己尚道不得爭敢住座云不是與麼住香巖山有古寺基汝去住持我化齋糧與汝

師因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師云
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當時踈山在衆作嘔聲
云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云師叔師云不諾
山僧那山出衆云是師云師叔莫道得麼山
云道得師云試道看山云若教某甲道還師
贊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准前語問山云萬
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携亦從人得師云
却請師叔道山云何不道肯諾或曰不得全
師云肯又肯什麼諾又諾阿誰山云肯即肯
他諸聖諾即諾自己靈師云饒你與麼也須

三十年倒屣設使住山近山無柴燒近水無
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二十
七年病愈自云香巖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屣
今少三年在每至食畢以手扶而吐之以應
前記山後問道愆長老肯重不得全作麼生
會愆云全歸肯重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愆
云箇中無肯路山云方慙病僧意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因佛日長老至師云伏
水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游峯頂日云朗月
宮空挂冰霜不自寒師云莫便是長老家風

不日云峭峙萬重關於中舍寶月師云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云今日賴遇佛日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云我家道處無箇道日云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云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云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莫歸鄉師云老少同倫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云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云汝

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因有偈云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即言三四我即一無

師因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云猶是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師云耕人田不種僧云畢竟如何師云未熟不臨場

續天童華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公半窻明月和氣靄然正與麼時且道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不見且止只如這僧與麼問還具眼麼苟或未然雲藏無縫

換鳥宿不萌枝

師因僧問如何是長師云十聖不能量僧云如何是短師云螞蟥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為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僧云如何是短霜云雙

陸盤中不鳴彩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始住大瀉時號懶安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聞逕往彼請問值師泥壁次便問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山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

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山隨後云某甲

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因緣而來和尚何

得相弄師云侍者討錢還伊去遂囑云向後

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山後到明招舉前話

招云大瀉可謂頭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山

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瀉山笑轉

新山因有省乃云瀉山元來笑中有刀遂遙

禮悔過

續開福寧舉有句無句語了良久云會麼

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師問百丈云學人欲識佛如何是佛丈云大似騎牛覓牛師云識後如何丈云如人騎牛至家師云未審始終如何保任即得相應去丈云譬如牧牛之士執杖示之勿令犯人苗稼

福州雙峯和尚因仰山問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師云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仰云汝解猶在境師云某甲只如此師兄又如何仰云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瀉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瀉山詰云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人被陸沉

續東禪揆云解弄不須霜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因見桃花悟道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舉似瀉山山云從緣得入永不退汝善護持次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長慶稜因僧問玄沙意旨如何慶云將謂

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續翠巖芝云有一人如今問玄沙意作麼
生且道此人還徹也未 黃龍心云諸人
且道靈雲當初見底是桃花不是桃花若
是桃花天下人見總須悟道若不是桃花
爭奈見有桃花次九擬向甚處看六四作麼生說箇
見底道理 五祖演云說什麼諦當更叅
三十年 昭覺勤云千鈞之弩不為鼯鼠
而發機靈雲既撥轉天關玄沙乃掀翻地
軸且道那箇是未徹處 徑山杲云一家

有事百家忙

師問僧甚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我有一信
寄雪峯僧云便請師脫履拋向面前僧便去
雪峯問甚處來僧云靈雲來峯云和尚安不
僧云有信相寄道了脫履拋向面前峯休去
馮山秀云雪峯既不能辨他來信端的這
僧又祇知依模畫樣鈍置他靈雲忽若當
時道我有一信寄他僧云便請靈雲只據
坐這僧又若為透露不可大丈夫漢為人
馳達教他一言不措

師因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云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師云如片雲點太清生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對生云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云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師云似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生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一本少異續芭蕉徹云相見便休又打破鏡作什麼白兆圓云若不破鏡爭得相見 大陽

延云即今破也又作麼生相見乃云照盡體無依通身難辨的 開福寧云好諸禪德盡十方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箇打破底道理直饒眼親手辨光境俱忘如鷄抱卵啐啄同時正好喫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 黃龍忠云二尊宿發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體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未分時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若據牧菴

見處說甚混沌分與未分打破鏡與不打
破鏡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是片雲
點太清諸仁者還委麼待虛空落地即
向你道 天童覺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
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是一色純清未得
十成穩坐且道打破鏡來向甚處相見還
會麼清秋老兔吞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
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豎起拂子僧
云出世後如何師亦豎起拂子僧不肯後到
雪峯峯問甚處來僧云靈雲來峯云有何言

向僧舉前話峯云你肯他麼僧云不肯峯云
你問我與你道僧云佛未出世時如何峯豎
起拂子僧云出世後如何峯放下拂子僧禮
拜峯便打僧後到玄沙舉前話沙問你怎生
會僧云不會沙云我與你作箇譬喻如人賣
一片園東西四至結契總了也中心有箇樹
子猶屬我在 廿九
瀉山詰云這僧一張弓兩隻箭擬撥亂天
下至玄沙面前一箇伎倆施展不得何故
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廿六

續雲門偃於兩豎拂處云前頭即是後頭
打不著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因瀉山上堂云汝等諸
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瀉山
召師師更不回顧瀉山云此子堪為法器

保福展云依稀似曲失前忘後

晉州霍山大禪佛景通禪師因到仰山前乃
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
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
牀打四藤條

雪竇顯云藤條未到折因甚只與四下須
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 翠巖芝云亦不
得作賞亦不得作罰如今作麼生會

續棲賢遷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昭覺勤云師資會合輟芥投針一期借路

經過不免^{扶九}逾相鈍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折

因甚只打四下胡餅裏討甚麼汁又云須

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大似隨邪逐惡 雲

蓋智云大禪佛翹一足仰山打四藤條不

是盲枷瞎棒且欲分付知音若不同牀睡

焉知被裏穿

師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峯下四條天下大

禪佛叅山乃喚維那打鐘者師便走

雪竇顯云這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續昭覺勤云這漢擔却仰山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塗糊雖然如是可惜今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漢疑三十年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裨樹問不落數量請

師道師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

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而

出師云三十年後搥曾大哭去在樹住後示

衆云吾三十年前被定山熱謾不同小小

雪竇顯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裨樹知即

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師一日見首座洗衣遂問作什麼座提起衣

師云洗底是甚衣座云福州使鐵錢師乃令

維那移下首座挂搭

元康和尚因謁石樓樓繞見便收足坐師云

得與麼威儀周足樓云汝適來見什麼師云
無端被人領過樓云是與麼始為真見師云
苦哉賺却幾人來樓便起身師云見即見已
動即不動樓云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
下

南泉願云天下人斷這兩箇是非不得若
斷得與他同參

京兆米和尚或謂米七師
或曰米胡者因僧問自古上賢
還達真正理麼師云達僧云祇如真正理作
麼生達師云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

書是什麼人做僧云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
云平地教人作保

師令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去不仰云悟即
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何師乃肯之

續泐潭清云門庭施設米胡深肯仰山第

二頭若是入理深談第一頭猶未悟在

天童華云米胡提本分鉗鎚仰山展劒刃

上事二老於唱教門中足可稱尊若是袖

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師云藥山老子

近日如何僧云大似一片頑石師云得涅槃
鄭重僧云也無你提掇處師云非但藥山米
胡亦涅槃僧近前顧視而立師云看看頑石
動也其僧便出

雪竇顯云米胡也縱奪可觀爭奈死而不

弔狀九 鴻山詰云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九七

不識及乎衲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

續昭覺動云雪竇細處細如米末冷處冷
似冰霜要且只見錐頭利若據蔣山見處
只這米胡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天童華

云這僧豈不是具眼耐耐却將藥山一片
頑石到處賣弄苟非米胡深辨端倪幾遭
惑亂是你諸人試辨看

襄州王敬初常侍一日治事次米和尚至侍
乃舉筆示之米云還判得虛空麼侍乃擲下
筆入宅更不相見米和尚致疑明日憑華嚴
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
得相見侍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米纔聞乃
省遽出朗笑云我會也我會也侍云會即不
無你試道看米云請常侍舉侍乃豎起一隻

筋米云這野狐精侍云這漢徹去也

一本語少異大

類意和

瀉山詰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概常

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瀉則不

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

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繼續不得當

時待他擲下筆但向我從來疑著這漢

常侍與臨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

也無濟云不看經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

侍云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

總教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濟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投子同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鏡清

憇代云比來拋擲引玉 瀉山詰云王常

侍可謂儒門君子禪門良匠若非智鑑精

明爭得是非顛脫

續白雲端云大衆臨濟端的只具一隻眼

若是圓通即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我

將謂你是箇俗漢大衆試斷看 天童華

云風行草偃葉落知秋臨濟雖本分鉗鎚

常侍乃頂門具眼只如今日判府正言入
山與山僧相見雖無僧堂可至亦無佛法
商量只這便是出他一頭地處且道以何
為驗 靈隱嶽云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
步明眼人前猶涉路布風樓不在梧桐樹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七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八同卷第九

扶十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水 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睦州龍興陳尊宿嗣黃因僧問高揖釋迦不

拜彌勒時如何師云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

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云拄杖不在茗

蒂柄聊與三十

雪竇顯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無割城

之意

續南堂靜云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

不為分外也須是本分鉗鎚方能知其真

偽何故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

兒選佛若無如是眼直饒千載亦奚為

西禪需云若要扶持大法舉唱宗乘這老

漢却較些子諸人要見睦州麼劒為不平

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靈隱嶽云以

毒攻毒以楔出楔還他睦州老漢始得今

日有人恁麼問虎丘也只恁麼答何故盡

法無民

師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繞集以

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又云是什
麼有甚共語處黃檗和尚衆纒集以拄杖一
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又云月似彎弓少
雨多風猶較此子

雪竇顯云說甚猶較此子直是未在據雪

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或有箇無孔鐵鎚
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
把斷乃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石門聰
舉黃檗語了云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
蛇尾 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

續瑯琊覺云若入洪波裏須是弄潮人
靈隱嶽云轉見諸訛這幾箇老漢出來張
羅布網却向平地上撈鰈撓蜆用盡自己
心笑破他人口

師因西峯長老至致茶果次問長老今夏在

甚處安居峯云蘭溪師云有多少衆峯云七

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峯拈起柑子師

云著什麼死急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云老僧被你一
喝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

師便打云這掠虛漢

續泐潭清云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恁麼行脚鈍置殺人黃龍即不然待他道三喝四喝後如何將坐具一搥拂袖便行非唯截斷睦州葛藤且與天下袖僧出氣

靈隱嶽云老睦州甚生氣槩却向這僧手裏呈款

師一日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師云擔板漢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首因甚却成擔板

續黃龍心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不成擔板 鼓山珪云睦州和尚被這僧勘破

師因秀才相看云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同措師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黃龍南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却被箇俗人勘破若是黃龍即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瀉山詰云睦州不妨用得這一點妙

又似以勢欺人大瀉即不然乃畫一圓相
云會麼字義炳然文不加點

續徑山印舉大瀉語了云睦州大似如風
吹水自然成紋惜乎遲俊太過烏焉成馬
山僧今日客來雖有拂子拄杖盡以束之

高閣何故文不在茲

師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
問如何是裂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
真如解脫即心是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
生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盞子摸落地搢

子成七片

雲峯悅云相罵饒你接背相垂饒你潑水
續天童華云我且問你諸人雲峯與麼道
爲復是會睦州意明睦州語歸宗因行不
妨掉臂不是禪不是道不是玄不是妙又

立珍重 天童覺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

短五七縱八橫撒在面前拋向背後不妨
奇持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入理深談
不啻百步 靈隱嶽云也好笑睦州被這
僧搜得恰似落湯螃蜞七手八脚一時露

師因雲門敲門乃問誰門云某甲師開門便擒住云道道門擬議師便推出云秦時轆轤鑽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僧云徧地無行路師

云老宿實有此語不僧云實有師拈拄杖打

云這念言語漢

師因僧問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咩咩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作麼生僧云諾師云

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去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祇為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又打

師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云仰山師云五戒也不持僧云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那邊劄師云老僧屈僧云和尚知即得師云擔枷過狀劈脊便打雲峯悅云睦州何用繁辭那邊劄劈脊便

捧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師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師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云慙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師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扶十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會沙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什麼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雪竇顯云這僧克由耐將一杓屎潑他

二負古佛諸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與趙睦二州雪屈亦乃雪竇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續徑山杲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當時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負古佛師因吳尚書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從何門而入師召尚書尚書應諾師云從信門而入

雪竇顯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

雲峯悅云古人與麼道和身放倒了也汝

諸人還相委悉麼若相委悉孤負睦州若不相委悉雲峯亦遭連累

續法雲秀云還會麼睦州便是陳蒲鞋若見可謂大施門開更無壅塞其或未然莫道不穿礙好叅 白雲端云睦州老兒可

謂經事多矣要坐便坐要行便行雖然如

是天無全功 雪竇宗舉拂子云我若恁

麼穿却睦州鼻孔若不恁麼換却睦州眼

睛又云今人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驢年

夢見麼

林十

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

雲峯悅云作賊

人心僧云某甲如是師云寺門前金剛為什

麼豎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

雲門偃云睦州正恁麼時天下人披枷帶

鎖

續徑山杲云雖然無孔笛撞著龜拍板直
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仔細檢點將來未
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
得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 東禪嶽云臨
危不變真大丈夫當時若不是這僧幾被
打破蔡州諸人還識睦州麼貧無達士將
金贈病有閑人說藥方
師一日見僧行胡餅次乃云行箇甚麼僧云
胡餅師云這俗漢
保福展云睦州也好低聲

師問武陵長老了即毛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作麼生陵云和尚問誰師云問長老陵
云何不領話師云是我不領話你不領話
雪竇顯云墮也墮也復云這葛藤老漢好
與劃斷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鎮州臨濟慧照義玄禪師在黃檗會中因第
一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
遂與二十棒如是三次問每蒙賜棒乃告辭
第一座云早蒙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所
恨愚魯且往諸方去第一座遂白黃檗云義

玄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後五日為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要起去忽辭和尚願垂提誨師明日乃辭黃檗檗指往大愚處必為汝說師至大愚愚問什麼處來師云黃檗來愚云黃檗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復云不知過在甚處愚云黃檗與麼老婆心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乃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愚拈住云屎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而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是多少速道速道師便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

非干我事師返黃檗檗問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云只為老婆心切遂舉前話檗云大愚老漢饒舌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說甚待見即今便打遂與黃檗一掌檗吟吟而笑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拈虎鬚師便喝檗云侍者引這

風顛漢叅堂去

有本小異大同

瀛山祐問仰山臨濟得大愚力黃檗力仰云非但拈虎鬚亦解坐虎頭

師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次問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與

下手時有僧出云某甲下手師拈棒度與僧
擬接師便打

雪竇顯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

續五祖戒云臨濟大似貧兒思舊債 雪

竇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與當時喫

底棒是棒子同是別若道同孤負他黃檗若道

別屈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

分上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 天童華云

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諸人還

覩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文

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
什麼喫飯 靈隱嶽舉雪竇語了拈拄杖
云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
力擔板也只見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
處擲下拄杖

師因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遇山僧洗脚師
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即便會啗啄作什麼師
便歸方丈州云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
註脚

續法雲秀云衆中商量道趙州不識臨濟
作賊却爲他下箇註脚臨濟當時作聽勢
何不劈耳便掌若恁麼商量何曾夢見趙
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箇盡是老賊須知
一箇好手敢問諸人那箇是好手具眼者
辨取扶十教忠光云臨濟有驗人眼趙州又
飽叢林等閑略露風規自然頭正尾正還
會麼若不得流水還應過別山
師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師云這老漢寐語
作麼或云德山問願云欲借一問得麼師便喝山便打師掀倒禪

牀

雪竇顯云二負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
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飢鷹爪下奪肉餓虎
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
辯得天下橫行 雲峯悅云奇怪諸德看
此二負作家一撥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
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
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座
續徑山杲云雲峯與麼批判大似普州人
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

鷓相持俱落漁人之手 西堂顯云然則
德山門下草偃風行爭奈臨濟當機不讓
雖然如是未出葛藤窠裏 護國元云奇
怪諸禪德二老漢忒煞傍若無人當時真
如若見每人與二十棒且道利害在什麼
處有人明得許汝親見臨濟德山要見真
如亦未可何故鶴有九臯難翦翼馬無千
里謾追風

師到三峯平和尚問發足甚處師云黃檗平
云黃檗近日有何言句師云金牛昨夜遭塗

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云秋風吹玉管那箇
是知音師云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外平云
此語太高生師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
平云且坐喫茶

師因赴普請鋤茶次黃檗後至師問訊了按
鑿而立檠云莫是困耶師云纔鑿地何言困
檠拈拄杖便打師接住推倒檠乃喚維那拽
起我來維那云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檠却
與維那一掌師遂鑿地云諸方火葬我這裏
活埋

瀉山祐問仰山黃檗與臨濟此時作麼生
仰云作賊人不在邏賊人契棒 瀉山詰
云黃檗倒地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
已

續三交嵩云正狗不偷油鷄銜燈盞走

師在黃檗栽杉松次黃檗云深山裏栽許多
樹作麼師云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
標榜道了將鋤打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
已喫吾二十棒了也師又打地一下噓兩聲
檗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瀉山祐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臨濟一人
別更有在仰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
似和尚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也要知但舉
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過大風即止
瀉山詰云臨濟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
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黃檗云吾宗到
汝大興於世也是憐兒不覺醜
續天童華云黃檗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
二十棒了也養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
令雖行可惜甘自向鑊頭邊活埋仰山見

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則止當時何不
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頭
正尾正應菴今日捋下面皮要與諸人相
見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驚羣須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師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
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
無位真人師下繩牀拄杖云道道僧無語師
拓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雪峯存云臨濟大似白拈賊 雪竇顯云

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既被雪峯觀破臨濟
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却你諸
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
看

續瑯琊覺云臨濟可謂冰稜上度九隄劍
刃上得全身 薦福行云臨濟老八一條
脊梁硬似鐵拗不折可憐末後不奈船何
打破身斗

師問寺主什麼處去來主云州中糶黃米來
師以拄杖劃一劃云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

師便打次典座至師乃舉似典座座云寺主
不會和尚意師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
打

黃龍南云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
放過不可臨濟今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

有人說破法中 瀉山詰云寺主下喝典座禮

拜臨濟今行古今獨邁

續黃龍新云典座禮拜有過無功寺主一
喝有功無過既是有功為甚麼却被打棒
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裏看 天童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檢點將來未
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這兩箇
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西
禪需云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
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清雖然如是因
甚麼總契痛棒不見道卧龍纔奮迅丹鳳
便翱翔

師臨遷化垂示云吾去後汝等諸人不得滅
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誰敢滅却正法眼
藏師云後或有人問你又作麼生聖便喝師

第一五四册

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聖便
作禮

瀉山秀云古者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
却向瞎驢邊滅臨濟行計速速三聖又却
忽忽因斯父子情志遂使後人失望若不

得流水多應過別山

師垂問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
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箇在前那箇在後
師垂問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
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

續徑山杲云賊身已露 雲巖游云識取
鈎頭意莫認定盤星

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
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
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這賊師聞乃陞堂云
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
師因一僧叅未人事乃問禮拜即是不禮拜
即是師便喝僧遂拜師云這賊僧云這賊便
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首座在邊侍立師回
問還有過也無座云有師云賓家有過主家

有過座云二俱有過師云過在什麼處座便
出去師云莫道無事好

南泉願云官馬相踏

續保寧勇云這一羣賊其中有正賊有草
賊那箇是正賊那箇是草賊還辯得麼口

款易招贓物難認 護國元云這僧身換
白刃臨濟劍不虛施首座不善傍觀惹得
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頭無事與後
頭無事相較幾何於此緇素分明不但穿
却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四天下其

或未然莫道無事好

師一日見普化來乃云我在南方馳書到濕
山時知你先在此佳待我來及至我到得汝
贊佐我今欲建立黃檗宗乘汝切須為我成
梳普化珍重下去扶十克符後至師亦如是道符
亦珍重下去扶十三日後普化却上問云和尚前
日道什麼師拈棒便打下又三日後克符亦
上問云和尚前日打普化有甚事師拈棒亦
打下至晚陞堂示四料揀語了普化克符二
人遂出衆作禮師便下座

續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
人放過不可若是且菴一生擔板無人成
禱然雖恁麼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却閉目檗見
乃作怖勢遙遙過歸方丈師隨後具威儀去
禮謝了退于時首座在畔立檗云這僧雖是
後生却知有此事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
證據箇後生檗於口上自擱云却是老僧罪
過座云知即得
師到京教化至一家門云家常添鉢婆云太

無歇生師云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歇生婆
便閉却門

師因黃檗入厨見飯頭乃問作什麼頭云揀
衆僧米檗云一日喫多少頭云二石五檗云
莫太多頭云猶恐少在檗便打飯頭舉似師
師云與汝勘過這老漢纔出付次檗便舉前
話師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便問莫
太多麼檗云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師云說
甚來日即今便喫道了便掌檗云這風顛漢
又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出去

馮山祐云養子方知父慈 仰山寂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拜師便打翠巖芝云臨濟也心羸好彩賴是這僧若是今時袖僧且作麼生出得

續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萬竅怒號這僧搏扶搖而上九萬里

師或見僧來乃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翠巖芝云這僧有理不伸死而不弔且作麼生會如今作麼生與這僧出氣

師或見僧來乃豎起拂子或云謝和尚指師示或時僧不顧師並打

雲門偈云只宜老漢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云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拈棒僧擬議三聖便打

續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掃土驀拈拄杖更有一箇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師因有座主相看師乃問講何經論主云某甲荒虛粗習百法論師云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別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時洛浦為侍者乃云座主這裏是甚處說同說別師回首問侍者汝又作麼生者十六便喝師送座主回遂問適來是汝喝老僧那者云是師便打

師因半夏上黃檗山問訊見黃檗看經乃云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淹黑豈老和尚住數

日乃辭去檗云汝破夏來不終夏了去師云某甲整來禮拜和尚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

師應機或多用喝會下僧眾亦學師喝師一日問僧汝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師聞德山示眾云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師令侍者即洛浦也去見他如是道

便問道得為甚也三十棒待伊打你便接拄杖推一推者去一如指教德山被一推倒便歸方丈閉却門者回舉似師師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見德山麼者擬議師便打

巖頭齋云德山尋常只據目前一箇拄杖

子佛來也打祖來也打爭奈較些子

續雲居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著這漢是肯語不肯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看師訪平田路口見一婆使牛乃問婆婆平田

路向什麼處去婆便將牛打一棒云這畜生諸處走到這裏不知路師云我問你平田路什麼處去婆云這畜生五歲也尚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屑之意師至平田田問還見我婆也未師云已收下了也田云近離甚處師云江西黃檗田云情知你見作家來師云待來禮拜和尚田云已相見了也師云不然賓主之禮合禮三拜田云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師會下兩堂上座一日舉頭相顧各下一喝

僧舉問師未審具賓主眼不師云雖然如此
賓主歷然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
不然當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鐵鎚
續昭覺勤云正勃既行諸侯避道 大瀉

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也會
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未然一對鴛
鴦池中獨立

師到襄州華嚴嚴見來乃橫按拄杖作睡勢
師云莫瞌睡嚴云作家禪客死爾不同師云

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嚴召維那第三位安

排一本曰
到翠峯

師到鳳林林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何得
剜肉作瘡林云海月澄無影游魚逐浪迷師
云海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

快十

十八

或有云觀風波浪起說水野僧飄師云孤
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云任
將三寸輝天靜一句臨機試道看師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遇詩人不獻詩林便坐
師便出去

或有云湛寂無高下隨風妄起波師云孤
月照臨山嶽靜幾多人向此中休林云老
僧與闍黎又作麼生師云高高直透千峯
外莫將螢火照山川道了拂袖便出復有
一頌云大道絕同各自西東石火莫及電

光罔通

瀉山祐問仰山臨濟道石火莫及電光罔
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作麼生
瀉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瀉云
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瀉

云如是如是

師因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叅請每日乃達佛
殿前大樹行道念觀音接人與黃檗是同叅
寄書與黃檗具言是事檗令師去云你到彼
作麼生師云某甲自有方便師到徑山裝屨
直上法堂徑山纔舉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
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適來這僧有甚言
句便喝和尚山云這僧從黃檗來你要知自
去問取是時徑山五百衆大半分散
師因僧叅乃展兩手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

不會師云貌國壁不破與你兩文錢

師因麻谷世第二象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

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搔麻谷

云十二面觀音向甚麼處去也谷轉身擬坐

繩牀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歸方丈

師到杏山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杏云扶十叫師云

啞杏云長老又作麼生師云這畜生

師到龍光問不展機鋒如何得勝光據坐師

云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云嗟師拍手

云大衆看這老漢今日敗關便行

師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問甚麼處去師云鳳

林去婆云鳳林不在師云甚麼處去婆便行

師召婆婆回首師云誰道不在

師一日拈胡餅示洛浦云萬種千般不離這

箇其理不二浦云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

起餅示之浦云恁麼則萬種千般也師云局

屎見解浦云羅公照鏡或依和尚問端
長光小異大同

瀉山喆云臨濟便風帆掛洛浦鼓棹揚波

然雖如是臨濟門下則得瀉山門下不得

師辭黃檗檗問什麼處去師云不是河南便

是河北禪便打師約住禱遂與一掌禱呵呵
大笑喚侍者將先師禪板拂子來師召侍者
將火來禱云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
頭去在

瀉山祐舉問仰山臨濟莫孤負他黃檗也

無仰云不然瀉云子作麼生仰云知恩方

解報恩瀉云從上莫有報恩事不仰云有
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瀉云吾且不知
子但舉看仰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

是報恩之事瀉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

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

續焦山體云賓主歷然師資道合輕來重

答不墮常情分付先師禪板拂子貴圖坐

却天下人舌頭正是憐兒不覺醜假饒索

火燒却終不向別處托生會麼老婆心切

呵呵笑一任傍人說短長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一日因新到來偶引麵

次遂引麵示之其僧便去師晚間問首座今

日新到在甚處座云當時便去師云是即是

只得一椽 雪竇顯云老觀大似失錢遭罪
報慈遂云甚麼處是少一椽 翠巖芝云
老觀道他只得一椽大似壓良為賤彼此
出家兒 續東禪觀云總似這箇師僧靈
山付囑有在老觀為什麼道只得一椽要
會麼若不酬價爭辯真偽共十
師因雪峯來敲門師云誰峯云鳳凰兒師云
作什麼峯云來啗老觀師便開門搔任云道
道峯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雪峯住後示衆
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噎酒糟

漢向甚處摸索 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
時入不得今也入不得 明招謙代雪峯
纔見開門便云動即喪又代老觀云俊哉
俊哉 雪竇顯云這孤恩負德漢有甚麼
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
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
師常閉門獨坐一日雪峯敲門師便開峯搔
住云是凡是聖師乃唾云野狐精拓開便閉
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
師因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

師云不道曹舉似洞山洞云好箇話頭只欠
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不道曹乃去進語師
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
却我舌曹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八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 建 康 保 寧 禪 寺 住 持 沙 門 增 茂 續 集

南嶽下第五世

洪州米嶺和尚嗣徑山垂語云莫過於此時有

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云不出是其
僧後問長慶為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
什麼

益州大隨法真師嗣長慶安因僧辭師問甚處

去僧云我肩擔普賢去師豎起拂子云文殊

普賢總在這裏第十僧畫一圓相拋於背後師云

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

係福展云若無後語笑他衲僧 雲門偈

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五

祖戒云大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雪竇

顯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辯取 瀉山
秀云大隨茶非類趙州茶既不類趙州茶
得之者少矣這僧得之且有甚長處然不
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續天童覺云識法者懼欺敵者亡水中辯

乳須是鷲王

師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師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師云隨
他去又僧問修山主如前修云不壞僧云為
甚不壞修云為同大千

續道吾真云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
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不
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 黃龍
清云此二尊宿雖則應處無偏其奈影響
之流別生二見若是太平即不然忽有人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却向道壞與不壞即且致還識這箇麼忽
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
師因有婆子令人送錢物至請轉藏經師受
施利了便下禪牀轉一币乃云傳語婆婆轉

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云比來請轉全

藏如何只轉半藏

或出趙州

報慈遂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

婆具甚麼眼便與麼道

韶州靈樹知聖敏禪師因有尼送瓷鉢盂與

師遂托起問這箇出在甚處尼云出在定州

師撲破尼無對

清涼欽別云不違此間 保福展代云欺

敵者亡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滌纔禮

拜起滌便問這箇師姑甚麼處住姑云南臺

江邊住滌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麼處住十

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滌再問娘云早箇呈

似和尚了也滌云去娘纔下到法堂師姑云

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劔利今日被大

師問著總無語娘云苦哉苦哉作這箇眼目

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娘後

又舉似羅山祇如十三娘叅見滌山恁麼祇

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

甚處羅乃叱之娘云錦上更添花

福州雙峯古禪師嗣先到石霜非時並不上

堂頭有僧白石霜云古侍者見雙峯得箇入

處師後一日辭霜去霜將拂子相送出門乃

召云古侍者師回首霜云擬著即差是著即

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解除非知有莫能知

之作麼生師應喏喏師住後有僧問當時石

霜溜麼道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他只是教我

不得是非著

睦州陳操尚書州睦一日與諸官登樓次見

數僧行過一官人云來者總是行脚僧陳云

不是官云馬知不是陳云待近來與勘過及
僧至樓前陳驀召上座僧皆舉頭陳謂眾官
云不信道

瀛山喆云陳尚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腰
佩毘盧金印非唯儒士驚懾亦乃衲僧罔

措不見道當機如雷拂方免病棲蓋

續天童覺云陳操尚書白拈賊謾長蓋一

點不得 鼓山永云這僧有理難伸死而

不弔尚書按劔當門誰敢正眼覷著

尚書問僧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合取狗

口書乃自擱口云某甲罪過僧云知過必改
書云就閣黎乞取口喫飯得麼

鎮州保壽沼禪師問胡釘鉸云莫便是

胡釘鉸麼鉸云不敢師云還釘得虛空不鉸

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

師云汝向後遇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鉸後

到趙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

只這一縫尚不奈何鉸於此有省

雪竇顯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

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

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驀拈拄

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退乃擊禪牀一

下瀧山喆云這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

當時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

但承他保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為龜為鑑

續瀧山果云保壽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

堆胡釘鉸貪程太速不覺墮坑落壑若不

遇趙州點破爭得歸家穩坐大眾且道那

裏是趙州點破處要會麼良久云斬新日月

特地乾坤 徑山杲云直饒釘得這一縫

點檢將來亦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對俗人說家醜 鼓山永云保壽雖具打破虛空底鉗鎚未免傷鋒犯手胡公末後悟去誰知眼尚睒睒

師因僧問訊師云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僧云只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云千聖見在僧云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云若不久叅焉知端的師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續昭覺勤云保壽向方丈裏布網張羅這僧鈎餌邊擎頭戴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他籠罩且道他得箇什麼還會麼重膏之下必有勇夫

師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崔禪師云還將得扶十

崔禪喝來麼僧云不將得來師云與麼則不廿六

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一本

出興化問

雲居舜云保壽與麼也險這僧飯到口邊被人奪却

師因僧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放下著
僧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什麼師便打與巖陽問

趙州語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參德山山云不用展炊
單這裏無殘羹餽飯師云賴遇無設有向甚
處著山便打師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師
哭蒼天出去

續瑯琊覺云衆中商量極有之不見道若
無樂布作爭得見韓光 瀉山行云三聖
撥草瞻風有舒有卷德山看凡驗聖有放

有收德山笑去即且置三聖哭蒼天便出
意作麼生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

雲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人心虛山

云不用展炊中尾巴露也聖云設有向什
麼處著口是禍門山便打裂破古今聖接

住捧推山向繩牀上老鼠入牛角更有一

轉語待無舌人忌口却向汝道

師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執神杖門下立
師纔見乃云遂便祇候吾應喏師參堂了却
上堂頭人事道吾却換衣方丈內坐師近前

吾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

師示衆云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即不然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爲人續白雲端云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

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這裏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莫誇回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 保寧勇云此二尊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寶

峯文云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此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箇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咬嚼舉五祖演云大衆此二尊宿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若於此辯得出許你通身是命若辯不出你自相度 昭覺勤云一人在孤峯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頭斬釘截鐵

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即不爲人底
是出即便爲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
三撈捩始應知 天童傑舉白雲語了云
大衆白雲端和尚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
宿前不搆村後不迭店直至于今翻成話
欄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扶十 靈隱嶽云
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
把手共行直至于今遞相鈍置且如何是
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

又喝僧云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
作受棒勢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
云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
爭容得這僧師云是伊見先師來
師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
網來向汝道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
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
保寧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雪竇顯云可
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
直是罕遇作家承天大宗云布縵天網須

是雪峯深入虎穴還他三聖衆中有般漢
商量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
哉深屈古人若非此二負作家不能橫行
天下 瀧山詰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
曾作客雪峯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

卷十

卷九

續寶峯文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
隻鷄子莫驚著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
何為食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一千五百
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便拽拄杖打出三
門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

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
快活底漢出來定當看良久咄把手拽不
入 五祖演云衆中或謂雪峯三聖宗派
不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
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若問五祖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只向伊道好箇問頭
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 泐潭清云雪峯
雖有為入之心且無出人之手何必待他
出網來當時纔問以拄杖便打三聖若透
得過却是一負衲僧若透不得只是箇掠

虛漢 徑山杲云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抹雖然麤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真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天童華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歸宗恁麼說話還見二老落處也無諸人若辯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辯不出諸人性命在歸宗手裏 師因雪峯見獼猴乃云這獼猴各佩一面古鏡師云歷劫無明何以彰於古鏡峯云瑕生也師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

云老僧住持事繁

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師因仰山問汝名什麼師云慧寂山云慧寂是我師云我名慧然山呵呵大笑

共十

三十

師雲遊到德山叅堂次堂中首座乃踢天黍也遂問夫行脚人須具本色公驗作麼生是上座本色公驗師云嗟座再問師乃打一坐具云這漆桶前後觸悞多少賢良座便人事魏府大覺和尚到臨濟濟見乃豎起拂師便

展坐具濟擲下拂師便收坐具叅衆去其時衆議此僧莫是和尙親故又不喫捧又不禮拜濟聞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來師便至濟云師僧道你來叅長老人不禮拜又不喫捧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

師臨遷化時謂衆云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向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便喝師打數槌歸方丈次喚其僧來問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棒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處爲首座常云我在向南行脚一市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這裏作箇什麼三聖闍乃問你具什麼眼師便喝三聖云須是你始得師休去三聖亦休大覺聞云作麼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師後到大覺請爲院主與大覺元第十是同叅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市拄杖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具什麼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明日從法堂上過覺喚院主

我直下不疑你昨日兩喝你為我說來師云
某甲於三聖邊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
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云這瞎漢來這
裏納敗闕脫下袖衣痛打一頓師於棒下識
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

師一日陞堂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
刀直入興化與你證據時有旻德長老出禮
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又喝德禮拜歸
衆師云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
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瑯琊覺云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興化
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
稀

續教忠光云興化與旻德各出隻手要發
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

而盡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具眼者辯取

師因有同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行
兩三步師又喝僧亦喝須臾近前師拈棒僧
又喝師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
便直打下法堂師却歸方丈時有僧問適來

這僧有甚言句觸悞和尚師云是他適來也
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我將手向伊
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用不得似這瞎漢不
打更待幾時

續天童華云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法森

嚴第十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

未免二俱失利廿二只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

面前橫兩橫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

成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寰中大啓

洪爐烹凡煨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叅非同

同叅不能見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
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
橫處這裏明得臨濟一宗掃土而盡脫或
未然卓拄杖一下金鍬慣調曾百戰鐵鞭
多力恨無讐

師在臨濟為侍者因濟問新到什麼處來僧
云鑿城濟云有事相借問得麼僧云新戒不
會濟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也無叅堂
去時師續問濟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
他濟云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云和尚只

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
云你又作麼生師云請和尚作新到濟遂云
新戒不會師云却是老僧罪過濟云你語藏
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云我今日問新
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
得語又喝起了扶十向青雲裏打師云草賊大敗
濟便打

師入堂見首座乃云我見你了也座便喝師
打露柱一下便出座隨後上去云適來觸忤
和尚禮拜未起師就地打一棒

師因同光帝云朕收中原獲一寶而未有人
酬價師云略借陛下寶看帝兩手引幞頭脚
示師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
雪竇顯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
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翠巖芝云興化當
時下一著可謂醞酏如今作麼生斷 雲
峯悅云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有眼底辯取
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
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
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迤

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

師有時召僧僧應喏師云點則不到或召僧
僧應喏師云到則不點

師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
底僧禮拜師云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半
路遇卒風暴雨却去神廟裏避得過

續天童華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
過是空劫已前自己又道便是他安身立
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
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鄂州灌溪志開禪師參臨濟濟揜住師云領
也濟托開云且放你一頓師後住示衆云我
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飢

續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
在鎮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

折也未放你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

謀臣 靈隱嶽云爐鞴之所鈍鐵尤多雖

然如是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師因僧問久嚮灌溪到來只見漚麻池師云
汝只見漚麻池要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

灌溪師云劈箭急

玄沙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幽州譚空和尚因有尼要開堂師云你有五障不用開堂尼云龍女成佛也有五障師云龍女現十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野狐精

變箇什麼師便打

鎮州牧主後聞云和尚拄杖折那將此見解擬欲為人 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 只擔得斷貫索且作麼生會

定州善崔禪師陞堂拈拄杖云出來打出來

打時有僧出云崔禪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得一語救得崔禪

清涼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

五祖戒別云便推倒禪牀

扶十

廿五

續瑯琊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槍旗

雲蓋智云身挨白刃不懼死生也須是這

僧始得崔禪為甚麼當機放過要會麼錦

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休 薦福

行云崔禪上堂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

大似放過這僧山僧即不然待這僧出衆
來向未開口已前與他痛棒若是皮下有
血必然別有生涯 龜峯光云崔禪布長
蛇偃月大陣欲統四大部洲為一世界不
是這僧攬旗奪鼓未免陷在虜庭且道坐
籌帷幄鎮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
句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
李將軍

鎮州萬壽和尚與保壽同叅師一日去保壽
壽坐不起師乃展坐具壽下禪牀被師便坐

却禪牀壽乃歸方丈閉却門師坐不起主事
云和尚閉却門請庫下喫茶師便歸院壽明
日却去復禮師還坐不起壽展坐具師亦下
禪牀壽乃坐却禪牀師遂歸方丈閉却門壽
於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三道便歸師開門
見云我不與麼他却與麼

桐峯菴主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忽遇大蟲來
又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乃大
笑僧云這賊師云爭奈我何

雪竇顯云是即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

鈴

師因一僧至乃把住叫殺人殺人僧托開云
叫喚作什麼師云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
云且待且待師乃呵呵大笑

虎溪菴主因僧來相看師總不顧僧云知道

菴主有此機鋒師乃彈指一下僧云是何宗

旨師便打僧云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云猶

要棒契在

師因僧問菴主在這裏得多少年也師云只
見冬彫夏長總不記得僧云大好不記得師

云汝道得多少年也僧云冬彫夏長牽師云
鬧市裏虎

襄州歷村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
得解脫師乃將火筋敲柴頭問汝還聞麼僧
云聞師云誰不解脫

雲山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西京來師云將
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僧云不敢通消息師
云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云殘羹餽飯誰人
肯喫師云獨闍黎不肯喫僧便作吐勢師喚
侍者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續昭覺勤云以往觀來二俱作家節節勘
證二俱落草當時若有人截斷葛藤不妨
光前絕後還委悉庶多虛不如少實

師因僧來乃起身僧便出去師云得與麼靈
利僧喝云作這箇眼目嗣法臨濟也大屈哉

師云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云作這箇
眼目錯判諸方名言便打

覆盆菴主因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菴門僧
於門上畫一圓相了只於門外立師從菴後
出却於山下哭上僧喝云猶作這箇去就在

師便搥曾云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云苦苦
師云菴主今日被人謾也

杉洋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豎
起痒和子云江西還有這箇麼僧拓膝閉目
師云東家廝兒却向西家使喚僧云有口不
煩賓主說師云適來患聾而今患啞僧云買
鐵得金一場富貴師云客作無功未免逃避
僧便行師云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禮
拜師云若不溜麼已後喪我兒孫
定上座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

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拓開師佇息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師便禮拜起來決背汗流從此省去

師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歇有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見底師擒住擬推向橋下去時二人座主連忙救云休休伊觸忤上座且放伊師云不是這二座主從他窮到底

師路次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乃問其處來師云臨濟巖云和尚萬福師云順世也巖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云某甲三人特地去禮見和尚已歸寂某甲等薄福不見和尚未審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語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師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巖頭雪峯近前禮拜云這新戒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師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築殺這屎牀子齋上座因到百丈丈云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師云幸自非言何須語謹不云取得安南

第一五四册

又憂塞北師擘開曾云與麼不與麼丈云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云知即得知即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辯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續蔣山懃云百丈獨坐大雄峯頂咳嗽風生四方禪客望崖而退因甚齋上座到來直得弓折箭盡

師到德山山纔見便下繩牀作抽坐具勢師云這箇且致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什麼即得不被諸方檢責山云猶較昔日

三步在別作個主人公來師便喝山不語師云塞却這老野狐咽喉

瀉山枯云齋公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續蔣山懃云齋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遍天下瀉山老子雪上加霜仔細檢點將來總扶十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九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九

音釋

歲	甚	酏	壞	切	懾	質
切	貌	醉	也	飯	怖	也
呼	華	輔	矢	作	切	
括	火	蒲	鏞	木	覩	
諮	帝	拜	也	切	伺	七
謹	語	囊	切	也	視	慮
謹	陟	竹	也	吹	響	也
栗	洽	漚	與	市	也	切
切	切	麻	同	流	切	
隄	居	於	醕	名	眩	都
水	六	疾	酏	赤	脂	合
外	日	也	斷	醕	切	切
曰	曲	指	尼	音	莫	切
隄	岸	物	止	鼎	迎	餒
		貌	切	醕	切	所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

傾一

宋 建 溪 沙 門 宗 永 集

元 建 康 保 寧 禪 寺 住 持 沙 門 清 茂 續 集

南嶽下第六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嗣仰山
西塔

僧問古人拈鏡

豎拂意旨如何師云古人與麼那僧云拈鏡

豎拂又作麼生師便喝出

雲門偃云古人是什麼眼目有僧云和尚

與麼驢年會麼門乃召僧云來來僧近前

門以拂子驀口打

師因陳操尚書來便畫一圓相陳云弟子與

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

陳云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雪竇顯云陳操只具一隻眼 瀉山詰云

資福雖是本分爐鞴爭奈陳操是煨了精

金諸人要識資福麼等閑拋一釣驚動碧

波龍

師示衆云隔江見資福利竿便迴去脚跟下

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

云不堪共語

鶴湖和尚初開堂資福聞乃寄襪樣與師師
遂書火字封迴福見皺眉久不語鹿苑和尚
畫一圓相師云拘尸羅國親行此令

郢州芭蕉慧情禪師嗣南塔示衆云你有拄杖

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

杖子

瀉山喆云大瀉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
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大瀉既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
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

主

續投子青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天童

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自是

當人與奪于芭蕉什麼事正滑麼時作麼

生是你拄杖子 寶峯文云大衆見錢買

賣莫受人瞞除一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師示衆云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

後野火來逼兩畔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

在深坑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

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

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
師云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叅見南塔見上堂
云汝諸人若是箇漢從阿娘肚裏出便作師
子乳解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經于
五載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嗣資壽治問保壽云踏破化
城來時如何壽云不斬死漢師云斬壽便打
師連道十聲斬壽連聲打十棒趨出復云適
來這箇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什麼死急次
有僧云某甲啓和尚問話底僧在大覺處來

兩人同叅在這裏見解總與麼恐已後委悉
和尚法道須是趨出二人若不趨出已後難
得人承嗣壽便趨出陳白者僧

師因僧問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師
云設有也斬爲三段僧作禮師便休去會下

有僧次見問話底僧頓一遂云堂頭和尚道即太
煞道未了在問話僧便拽其僧到堂上云這
僧不肯和尚語師云上座不肯老僧那僧云
某甲不曾覺事亦不曾說師一時喝下僧到
法堂又云說什麼道即太煞道直下未了在

僧又揆去師見云上座是不肯老僧僧云莫信這僧今日三度見伊風發師總趨下去師未住時在許州聞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叅遂特去纔人事了云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尙南院云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有江西剃刀師遂於南院手上掐一掐院云侍者收師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南院云阿剌刺阿剌刺

瀉山喆云西院雖收得江西剃刀無處施呈直遇同叅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

麼試呈似山僧看如無尋常用箇什麼鎮州第二世保壽和尚開堂日三聖乃推出一僧師便打聖云溷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便歸方丈雪竇顯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法眼益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五祖戒別保壽云千鈞之弩不爲懸鼠而發機 瑯琊覺云不是三聖

爭到今日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雲峯悅
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什麼却到這裏
驀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瀉山秀云保
壽為將因何三聖却作中軍可惜鎮州一
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清議之排必有
竊吹之處當時連三聖^{傾一}越出必然救得鎮
州一城人眼 瀉山喆云保壽大似案中
天子勅正行三聖塞外將軍令正舉還有
不惜性命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要斷不
平之事良久云橫按鎧鉞全正令太平案

宇斬癡頑

續雲居元云衆中盡道此語奇特大似韓
獮逐塊殊不知保壽正賊不識悞罪平人
這僧有理不伸至今受屈承天欲斷不平
之事拈拄杖云要為天下宗師此棒別有
分付 黃龍新云保壽見機而作其奈三
聖不甘直饒甘去未免瞎却鎮州一城人
眼 泐潭雅云三聖成禡保壽出世好則
甚好要且只得一楸 昭覺勤云保壽大
似毒龍攪海雨似盆傾三聖雖然雷震青

霄未助得威光一半在可中有箇直下承
當底非但瞎鎮州一城人眼瞎却天下人
眼去在 天童華云叢林中商量盡道保
壽三聖是作家爐鞴本分鉗鎚有甚交涉
殊不知二大老被這僧一拶直至如今扶
不起今日莫有爲二老雪屈底麼出來與
明果相見有麼傾一驀拈拄杖擲下云龍蛇易
辨衲子難瞞 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美
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合喫一頓棒在
且道那裏是欠處具擇法眼者試定當看

東禪觀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奔流度刃
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焰過風
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隻手
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
兒孫且緩緩性空道蚊子如何擎大柱藕
絲焉可拄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
向二人邊滅却 靈隱嶽云大凡扶豎宗
乘須是頂門眼正肘後符靈二尊宿等閑
一挨一拶直下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
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人檢點得出麼

鎮州大悲和尚

聖三

因僧問除上去下請師

便道師云我開口即錯僧云與麼則真是學

人師也師云今日向弟子手中死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嗣先大覺

因問興化學人有

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興化於繩牀右邊拍

一拍師便喝化又左邊拍一拍師又喝便歸

衆化云旻德較却興化二十棒雖然如是旻

德會若是小可衲僧一棒也較不得

廬州大覺和尚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云有恁麼畜生無所知僧云見後如何

師云無恁麼畜生有所知

汝州寶應顛禪師

亦曰南院嗣興化樊

因僧問赤肉團

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與麼道師云是僧

便掀倒禪牀師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

師便打出

續徑山杲云

傾一

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

也天童華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這僧

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如是

山僧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有

僧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劍具眼

者看 鼓山永云電光影裏緇素區分纖
毫不犯總教滅門 靈隱嶽云這僧一味

小心大膽南院也是養子之緣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云來作什麼
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恰遇寶應老漢不

在僧便喝師云向你道不在又喝作麼僧又
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禮拜師云這棒
本分是你打我我且打你要者話行瞎漢叅
堂去

師因僧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師云不上天

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還知
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復喚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

雪竇顯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
竇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黃龍心云然

則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亦宜救

療這僧令既在手爲什麼不行過在甚處
續徑山杲云權衡臨濟三玄三要須還他
南院始得雪竇爲什麼却道拂子不知來
處妙喜道箇瞎且要兩得相見 東禪觀

云令合是這僧行爲什麼却自行憍底便道拂子在南院手裏若與麼非唯自抑威光亦乃不識南院性空道南院令雖自行要且打這僧不著

師因僧叅乃云敗也師遂引杖向其僧面前僧無語師便打數棒

雲峯悅云這僧頂上有光不知脚下有漆且作麼生會直饒你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師一日陞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

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云汝問處作麼生僧云失師乃打僧不肯

翠巖真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

全機受敵其奈土曠人稀 編山喆云南

院高提祖印縱奪當機這僧善能當機抗敵爭奈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滹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墮有麼有麼如無大滹今日大似索

戰無功

續淨因成云全軍制勝草偃風行南院如
師子搏兔亦全其力 其僧後於雲門會
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捧折
那其僧忽契悟遂奔迴省觀值師已圓寂
僧乃謁風穴穴一見認得便問上座便是
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底麼僧云是穴云你
當時作麼生僧云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穴云汝會也 瑯琊覺云只解豎降旗
不解奪劔戟 翠巖真出風穴語云當時

兩一

八

待這僧擬議祇對以坐具劈口撼 瀉山
詰云大小風穴却將惡水潑人大瀉即不
然問你當時作麼生待云某甲當時如燈
影裏行先師肉猶暖在你作這箇見解以
拄杖打下法堂免見孤他南院 續東禪
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方往往道
伊肯這僧殊不知這僧被伊推在萬丈坑
裏

太行山禪房院克賓禪師因興化一日云克
賓維那尔不久爲唱導之師師云不入者保

杜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師云總不與麼
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
設饋飯一堂至明日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
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趁出院

雪竇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

佛一

九

致却須索取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
既喫了作麼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
今夜與克賓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黃
龍南云克賓失錢遭罪有理難伸興化以
剛決柔未足觀也 雲峯悅云路遙知馬

力歲久辨人心 瀉山喆云興化令雖行
大似以勢欺人克賓一期輸機爭奈千古
聲光不墜且道利害在甚處若不沙場經
久戰揭天撻鼓喪紅塵

續白雲端云叢林自古至今盡道克賓知
思方解報恩恁麼說話可謂埋沒古人土
上加泥且作麼生見得克賓維那要會麼
雖爲興化燒香要且自熏天炙地 雲居
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
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

今汎汎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
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
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天童華云
大小雪竇與克賓維那雪屈要且無合殺
資壽尼妙總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守廓侍者因華嚴上堂云今日賜卿無畏若
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
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你證據師
便出作禮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又喝師
禮拜起云大衆看這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

拍手歸衆華嚴歸方丈時風穴爲維那上去
問訊嚴云浙客耐耐這守廓今日把老僧搥
勞如今集衆打一頓趁出穴云趁他遲況是
和尚言過道單刀直入豈不是言過他是臨
濟兒孫本分與麼作用嚴方息怒穴下來與
師說前來事意師云你著甚來由勸這老漢
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這話行如今不打
我搥却我這話不行穴云此話已行也
師到鹿門一日後架見楚和尚與數僧道話
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

什麼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
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云諸上座你看這兩
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師
上來云老僧適來共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
處敗闕師云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
來便會也師云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爲侍者
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師遂舉興化問
和尚甚處來和尚云遊五臺山來興化云還
見文殊麼和尚便喝興化云我問你還見文
殊又惡發作什麼和尚又喝興化不語和尚

作禮興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待問和尚
和尚早去也興化上堂云你看這箇僧擔一
条斷貫索向南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
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
爲甚無語師云知和尚不會賓主語所以不
語明日教某甲喚和尚擬待持論和尚早去
了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叅告衆云夫叅
學龍象直須子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綽得
箇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
見興化時認得箇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

便休以為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箇箇什麼只為我慢無明不能迴轉親近上流顛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眾出來為鹿門老漢證據實謂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直饒你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款款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乾虛空裏胡喝亂喝作什麼真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師曾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師云勅點飛龍馬跋鱉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撫師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師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雪竇顯云然精金百鍊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既以已妨人這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眾擬議一時趁出黃龍南云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

爭奈傍觀者哂 瀉山喆云若不登龍門
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
顧

續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
死同生方堪受敵廓侍者獨立於懸崖石

傾一

十二

上翻身倒捋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波
心背手逆擒鱗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
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
失請諸人斷看 靈隱嶽云前面是懸崖
萬仞後面是觸刃當鋒如何入得德山門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際上座嗣克符到洛京因朱行軍設齋入堂
內顧視上下云直下是與麼行香口不住道
至師前師云直下是箇什麼軍便喝師云行
軍幸是會佛法人惡發作麼軍云喚作惡發
即不得師便喝軍云鈎在不疑之地師又喝
行軍齋了請師說話僧錄云啓行軍適來爭
容得這僧喝太甚無禮軍云若是你諸人喝
某甲有劔在錄云某甲一隊紫布袋不會須
是他暉長老始得師云若是南禪長老未夢
見在

第一五四册

續天童華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這僧披襟敢衝白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教忠光云朱行軍傍若無人這僧攙行奪市雖然鈎在不疑之地爭奈二俱失利且道甚處是失利處喝一喝

傾一

十三

南嶽下第七世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明芭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為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為伊不成佛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明西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云你若喚作棒則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契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你眉毛有幾莖

續開福寧云諸禪德還知麼這僧却有陷

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窞若人辨得親

佩毗盧印當陽捋虎鬚其如見解未圓棒

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嗣南在郢州衙內陸座

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
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
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
盧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
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

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元來與王法
一般師云太守見箇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
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師初到南院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
一本分上一院以左手拍膝一下師便喝院
句作主家語

以右手拍膝一下師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
且從闍黎舉右手云這箇作麼生師云瞎院
遂拈拄杖師云作什麼奪棒却打和尚莫言
不道院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子鈍
置一上師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云

闍黎莫曾到此間麼師云是何言歟院云好
好借問師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喫茶

續靈隱嶽云噯也甚竒怪一箇禿蒼蒂一
箇破糞箕榼榼堆頭也用得著未免鈍置
門風若據令而行總欠一著

師上堂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壘覺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怙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

雲門偈云這裏即易那裏即難 瑯琊覺

云杓卜聽虛聲

續白雲端云大眾立即是不立即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拍禪牀一下

五祖演舉了云山僧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猶蚤出 天童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 靈隱嶽云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十五也繹如也以成喝一喝

師示衆云昔世尊以青蓮目顧視迦葉正當與麼時且道說箇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什麼念法華便下去侍

者入室請益云念法華為甚不祇對和尚師
云念法華會也次日念法華與真園頭同上
侍次師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園頭云
鷓鴣樹頭鳴意在麻龕裏師云你作許多癡
福作什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法華你作
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云你
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師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常
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雪竇顯云曾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

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
想龜必應有主 瀉山秀云江南佳景誠
合如之千載觀光添人性僊儻或不爾來
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續鼓山珪云且道是犯不犯 南華曷云
風穴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眼睛裏倒
卓須彌眉毛裏橫安世界畢竟落在甚處
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雲居元云且
喜天下太平西禪需舉雪竇語了云二老
漢一人如三春和煦一人如雪上加霜雖

則來機不昧縱奪可觀其奈未出這僧所
問曾有僧問祥雲向伊道泥牛乳處千花
秀木馬嘶時萬木秋復云師子頻申象王
迴顧三千年後和泥合水莫道見祥雲來
東林顏舉雪竇語了云大衆還會麼寰中

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便一

十六

師問懷本上座云有事借問得麼本云不可
惜口去也師云不惜口即道本擬議師便打
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麼僧云道什麼師又打
又問第三人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

是我師僧云見叅禮次師亦打云過這邊立
復云將頭不猛悞累三軍瞎漢叅堂去本至
明日上堂頭親近云某甲夜來有甚麼過便
蒙賜棒師云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云這
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教意
還會麼本不肯便去後到顏橋安上座處舉
前話安云風穴棒折那本云上座臂腕終不
向外曲安云你會風穴道這裏是祖意教意
麼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口赫赤地教他
舉也舉不得

南嶽下第八世

汝州廣慧真禪師嗣風穴沼因風穴問會昌沙汰

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師云常在闌闌中

要且無人見穴云你徹也

續徑山杲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亦住因拈竹篋示衆云

汝諸人若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

汝諸人且喚作什麼葉縣省和尚在會下乃

近前掣得折作兩截拋向塔下却云是什麼

師云瞎縣便設禮

師問僧與麼來者是什麼人僧云問者是阿

誰師云老僧僧便喝師云向你道是老僧又

惡發作麼僧又喝師云恰遇棒不在手僧云

草賊大敗師云今日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

宜

南嶽下第九世

隋州智門罕禪師嗣首山念因為北塔僧使點茶

次師乃起自揖僧使近上座僧使云鷄子頭

上爭敢安巢師云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

具僧使茶後近前云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

云江南杜禪客覓什麼第二挽

汝州仁王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
山便喝師便禮拜山拈棒師云和尚勿世界
那山擲下棒云明眼人難瞞師云草賊大敗
并州三交嵩禪師問僧你是迦葉門前客祇
園會裏人僧云今日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泊
合不問闍黎僧便喝師云錯僧又喝師云放
你三十棒僧云許和尚具一隻眼師云喫棒
了呈款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潞府師云潞府來作麼

價僧云和尚試道看師云不解作客勞煩主
人庫下喫茶去

潭州神鼎誣禪師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
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
云你道破家散宅底好解作活計底好初心

底人且取前語傾一久叅先德直須破家散宅更
有一言萬里崖州十八

襄州石門蘊聰禪師曾到大陽延和尚處陽
問近離甚處師云襄州陽云作麼生是不隔
底句師云和尚住持不易陽云且坐喫茶師

便亦衆去侍者問和尚適來新到祇對和尚
住持不易和尚爲甚教且坐喫茶陽云我獻
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自去問他
有語在侍者請喫茶問師意旨如何師云真
金不博鍤

汝州葉縣省禪師問僧云日暮投林朝離何
處僧云某甲不曾學禪師云生身入地獄

明教寬代云鍤匙在和尚手裏

師因僧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今日施設師
云有你瞎驢漢在僧云與麼則打鼓弄琵琶

師云捺曹放屁聲

雲峯悅云然則一期倚勢欺人其奈事不
孤起葉縣老人失却一隻眼還有人檢點
得出麼你若檢點得出雲峯分半院與你
若檢點不得良久云橫按鑊鄒全正令太

平案宇斬癡頑

頓一

十九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襄州師拽童子摑一

摑便喝出去

或曰
首山

汾州善昭禪師示衆云識得拄杖子行脚事
畢

雲峯悅拈拄杖云這箇豈不是拄杖那箇
是你行脚事復云柳標橫挑不顧人直入
千峯萬峯去 瀉山喆乃拈拄杖云這箇
是拄杖子那箇是行脚事直饒向這裏見
得於袖僧門下只是脫白沙彌若也不識
且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
定
續泐潭澄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
靈隱嶽云汾陽雖是開口見膽未免落在
第二頭鶩拈拄杖云這箇不得喚作拄杖

子漆桶參

南嶽下第十世

揚億侍郎

見廣慧

問廣慧云承和尚有言一切

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而況南
閩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寶聚人教

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寶慧云播

竿頭上鐵龍頭侍云海壇馬子似驢大慧云

楚雞不是丹山鳳侍云佛滅二千年比丘少

慙愧

侍郎因慈明爲唐明長老馳書至侍云對面

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慈明云某甲奉院門請
侍云真箇謾語明云前月離唐明侍云適來
悔伸一問明云作者侍便鳴明云恰是侍又
鳴明以手面前畫一畫侍吐舌云龍象龍象
明云是何言歟侍喚客司點茶元來是自家
屋裏人明云也不消得喫茶了侍又問如何
是上座爲人一句明云切侍云長裙新婦拖
泥走明云誰得似學士侍云作家作家明云
放你三十棒侍以手拍膝云這裏是甚所在
明拍手一下云也不得放過侍乃呵呵大笑

侍郎又問專使還記得唐明當初悟底因緣
麼明云也曾親見舉來侍云請不怯慈悲明
便舉昔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
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侍云只如楚王城畔汝
水東流意旨如何明云水上挂燈毬侍云與
麼則孤負他古人去也明云侍郎疑則別叅
侍云三脚蝦蟇飛上天明云一任踣跳侍乃
大笑
侍郎因慈明住旬日乃辭侍云某甲有一句
語寄與唐明得也無明云明月照見夜行人

侍云却不相當明云更深由自可日午始愁
 人侍云開寶寺前金剛為甚數日汗出明云
 知侍云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明云重疊
 關山路侍云與麼則某甲隨上座去唐明也
 明噓一聲侍云真師子兒大師子孔明云放
 過又扶來侍云適來失脚躓倒又得家童扶
 起明云有什麼了期待呵呵大笑
 都尉李文和公諱遵勗見石門聰禪師因肅國大長公
 主生辰就宅命谷隱石霜葉縣三大禪師演
 法末當葉縣禪師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

擲地便下座文和公笑曰老作家手段終別
 縣云都尉亦不得無過
 都尉臨薨時膈胃躁熱因尼道堅就枕問云
 都尉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切要照管主
 人公尉云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語尉
 云這師姑藥也不會煎投枕而去
 都尉問慈明禪師云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
 是不明云都尉甚處得這消息來尉便喝明
 云野狂鳴尉又喝明云恰是尉乃拍手呵呵
 大笑明過數日乃辭都尉問如何是臨行一

句明云好自將息尉云與麼則不異諸方也
明云都尉見處又作麼生尉云放你三十棒
明云與麼則專為流通去也尉喝一喝拍手
一下明云瞎尉云好去明云諾諾
都尉因堅上座來辭次尉問云近離上黨得

屈中都方接塵談遽迴虎錫指雲屏之翠嶠
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
生堅云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
尉云恰值今日耳曠堅云一箭下雙鵬尉云
上座為什麼著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尉低頭

云今日可謂降伏也堅云普化出僧堂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嗣汾州到五祖戒和尚處

戒問不落脣吻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老人大

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

拍手下去戒云闍黎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

傾

具搭肩上更不迴首直出去

湖州天聖泰禪師時謂秦河東到瑯琊問云埋

兵掉闔未是作家匹馬單槍便請相見師指

瑯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打一坐具師亦

打一坐具瑯接住云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

行上座一坐具落在什麼處師云伏惟尚饗
那托開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賊
過後張弓那云且坐喫茶

舒州海會山齊舉禪師曾到瑯琊那乃問上
座近離甚處師云浙江那云船來陸來師云
船來那云船在甚處師云步下那云不涉程
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便下去那乃問侍者此是什麼人者云舉上
座那云莫是舉師叔麼當時先師教我尋見
伊遂親下堂問上座莫便是舉師叔莫恠某

甲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甚時到汾
州那云恁麼時師云我在浙江時早聞你名
元來見解恁如此何得名播寰海那乃作禮
舒州瑯琊覺禪師一日陞堂有僧出畫一圓
相師乃打云道道僧云不道不道師又打云
道道僧云三世諸佛不離於此師又打喚維
那抽單趣出院師却陞座以手指僧云大衆
比丘犯波逸提山僧入地獄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冬日榜示僧堂前作此
相

。。。
。二。二。二。二。一
呀兜若人識得不
才離四威儀中

首座一見乃謂衆云和尚今日放參

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座云金鑿夏在甚處座云金鑿去夏在甚處座云金鑿前夏在

甚處座云金鑿先前夏在甚處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我也不會勘得你教庫下供過

如子來勘且點一椀茶與你濕口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以手向面前畫一畫師云是何言歟僧便喝師云作什麼僧拍手一

下便行師云瞎漢亂做作什麼以坐具直打下法堂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雲過青山綠師云著忙作什麼僧云鴈過水聲淒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云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去

師或時方丈內安一盆水上劄一口劍下面著一網草鞋膝上橫按拄杖入門便指擬議便打有本小差

續天童華云我當時若見便去左耳邊低

聲地下一轉語待他貪觀天上却與一指
擬議拔劍便斬薰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
趕散

師在衆時到芝和尚寮芝坐間開合子燒香
次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鑪中燒師云訝

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南嶽下第十一世

袁州楊岐會禪師嗣慈明因慈明忌日至真前

以兩手捏拳向頭上作角勢次以坐具畫一
畫復畫一圓相方乃燒香次作女人拜首座

云休捏怪師云首座作麼生座云和尚捏怪
師云兔子喫牛妳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在歸宗南和尚會為首
座時歸宗問承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語為人
是不師云無宗云奢時不儉儉時不奢為甚

道無師云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得
宗却迴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煮白粥

師一日見堂中首座不喫食令侍者去問訊首座
至晚間自上方文陳謝師云法身不安色身不安
座云早來衆侍者相問師云泥裏洗土塊座云和

尚常用此機師云夜來天帝釋冠子為什麼落地
座無對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鳴出

師因黃國博問百丈華長老既是百丈為什
麼却短小華云今日好天晴黃不契却請師
代語結緣師云但問將來黃再問師云須彌

頓一

十五

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却問意旨如何師云
蚊子上鐵牛黃又佇思云不會請和尚為甚
甲說師云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為你說黃云
祇如和尚還行得麼師云上藍寺裏送客一
日行百十遭

洪州黃龍南禪師住歸宗日因化主迴陞座
示眾云有五種不易一施者不易二化者不
易三變生為熟者不易四端坐契者不易且
道第五不易是什麼人良久云嚙便下座時
翠巖真和尚為首座藏主續問第五不易是
誰真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右南嶽下至一十一世共二百四十八人
見錄機緣總五百五十三則餘俟好事者
採摭續之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上

傾二

柔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六祖大師嗣法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問石頭爾從甚處來

石頭云曹溪師乃拈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

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云子莫曾到西

天不頭云若到即有也師云未有更道頭云

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希遷師云不辭

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師令石頭馳書與南嶽大慧禪師乃云回日
 與子箇鋤斧住山去石頭到彼便問不慕諸
 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慧云子問太高生何不
 向下問將來頭云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
 聖求解脫便歸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不頭
 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乃舉前話復云去日
 象和尚許箇鋤斧子而今便請師垂下一足
 石頭便作禮
 玄沙備云大小石頭被大慧推倒至今起
 不得 雪竇顯云石頭泊擔板過却又云

大小大慧不解據令 翠巖芝云思和尚
 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且道後來
 使箇什麼 黃龍南云石頭雖然善能馳
 達不辱宗風其奈逞俊太忙不知落節既
 是落節迴來因什麼得斧子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又恁麼
 去也僧又問近日有何言句乞師一兩則師
 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分明記取

青原下第一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嗣青原思 一日因思和尚云

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云有人不云云思云
 若與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云盡從這裏
 去

師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
 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

傾三

尚慈悲指示師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
 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作麼生山佇思師
 云子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
 應為汝說山至彼准前請問馬師云我有時
 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

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
不是山於是有省便作禮馬師云子見箇什
麼道理山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
馬師云汝既如是宜善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箇無孔鐵鎚大似分付
不著藥山雖然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
喫交有什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續五祖演云老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
即心即佛也不得不即心即佛也不得若
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備韜畧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
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大滌智云說什
麼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只今又何曾
吐露得出 瀉山果云前箭猶自可後箭
射人深藥山直饒恁麼悟去也落第二月
徑山杲云好箇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
未敢相許

師問新到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師云見馬
大師不僧云見師乃指一椽柴云馬師何似
這箇僧罔措却迴舉似馬祖祖云汝見椽柴

第一五四册

大小僧云沒量大祖云汝甚有力僧云何故
 祖云汝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師垂示云言語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在會乃
 出云直得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師云這裏
 針劑不入山云這裏如石上栽花

師因問思和尚云和尚自離曹溪什麼年到
 此間思云我却不知你早晚離曹溪師云某
 甲不從曹溪來思云我亦知汝來處師云和
 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
 師因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和

尚除師云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大顛
 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顛云無這箇師云
 若與麼汝即得入門

青原下第二世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久不陞堂一日院

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云教打鐘著
 大眾方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續問和尚
 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一言不施師云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雪竇顯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

大地人扶不起 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
妨疑著及乎院主抄著失却一隻眼 翠
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為說法
可謂誤他三軍

續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

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

五祖演云雖然以已妨人爭奈賊身已露
諸人要識藥山麼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
客從何處來 閑福寧云藥山慎初護末
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閑蹉過 雪

寶宗云威音劫外携手誰肯同歸十字街
頭擲金幾人踏著敢問大衆且道藥山曾
說不曾說若道曾說是謗藥山若道不曾
說是孤負藥山且道畢竟為人在甚麼處
良久云須知雲外千峯上別有靈松帶雨
寒 天童傑舉翠巖拈了云翠巖只具一
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
資福先云藥山竟歸方丈却似箇好人只
被他輕輕一捏便見忘前失後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師云待晚間

來爲汝決至晚叅衆集師云今日要決疑僧
何在僧便出來師下座把住云大衆這僧有
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翠巖芝云藥山與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

然如是這僧也不得孤負藥山

續雲居元云大小藥山被這僧勘破

師因僧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云吾
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
去猶較些子若更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
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一日問飯頭你在這裏多少時頭云三年
也師云我總不識你其僧不曉憤然而去
師向手中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麼道吾云
佛字師云這多口阿師

師尋常不許人看經一日自將經看僧問和
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云我
只要遮眼僧云某甲學和尚得麼師云你若
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續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

山意 雪竇宗云真心不動教海澄明得
用如如義天炳煥正恁麼時且道是經是
眼若向這裏見得徹更不用循行數墨逐
妄迷真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觸體
徧野幾人知

師因僧問平田淺草塵鹿成傘如何射得塵
中主師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師云侍者拖出
這死屍僧便走師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雪竇顯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續雲居元云藥山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

機這僧帶箭出門一死更不再活 淨慈
昌云這僧趁得獼猴入他鬧市藥山騎箇
猛虎直上高山若作一處商量終是遭人
檢點

師與道吾雲巖遊山次見兩株樹一榮一枯

頌二

六

師乃問巖云枯者是榮者是巖云榮者是師
云與麼則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道
吾吾云枯者是師云與麼則灼然一切處放
教枯淡去時高沙彌至師又問彌云枯者從
他枯榮者從他榮師回顧雲巖道吾云不是

不是

師因雲巖出糞次乃問作什麼巖云擔糞師云那箇巖巖云在師云汝來去為誰巖云替他東西師云何不教伊並行巖云和尚莫謗他師云不合與麼道巖云如何道師云還曾擔麼

師因看經次栢巖云和尚休揉人得也師卷却經云日頭早晚巖云正當午也師云猶有這箇文彩在巖云某甲無亦無師云汝煞聰明巖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我

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與麼過

師向雲巖道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喚他作什麼師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與麼則某甲與和尚共出一隻手

瀉山喆云藥山若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

成廢器大瀉折脚鐺子也與諸人共出一

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續天童華云藥山道頭雲巖知尾雖然頭尾相禪要且不識羞耻

師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

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曹山章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時有僧問如何免得此捧師云正勅既行諸候避道

師晚叅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

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尙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

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 清涼

欽云特牛兒特牛兒又代云雙生

續翠巖芝云我即不然特牛生兒也不向

你道何故如此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

師 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這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藥山瞞 浮山遠云我有一句子待無舌

人問即道 昭覺勤云藥山垂釣意在鯤

鯨這僧吞釣三千激浪洞山眼正千里同風法燈重整槍旗再裝甲冑夾山即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黃龍震云會麼如

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文彩既彰點燈爲甚不見不見道賊是小人智過

君子

師一日臨齋院主報云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云汝與我擎鉢盂去主云和尚無手來多

少時師云汝只是枉披袈裟主云某甲只與

麼和尚又如何師云我無這箇眷屬

師問龐居士云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云某甲祇管日求外合不知還著得麼師云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云拈一放一未是

好手師云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云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云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云是是

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云思量箇不思量底僧云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云非思量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南泉來師云在彼多少時僧云粗經歲月師云與麼則三十年後成一頭水牯牛去也僧云某甲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云口飲南風那僧云和尚

莫錯自有把匙筋人在

師問雲巖甚處來巖云百丈來師云百丈有何言句巖云有時示衆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師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巖無對師笑

陸三

九

云爭奈目前生死何巖云目前無生死師云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師次日又問海兄更說甚麼法巖云有時道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去師云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巖云有時陞堂衆集以拄

杖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却云是什麼師云何不早道巖於此有省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湖南來師云洞庭湖水滿也未僧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爲甚未

滿有本謂焉祖問僧

雲巖巖代云湛湛地 道吾智云滿也

洞山价云什麼劫中曾增減來 雲門偈

云只在這裏

師一日坐次石頭來見乃問汝在這裏作什麼師云一切不爲頭云恁麼即閑坐也師云

若閑坐即為也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什麼
師云千聖亦不識頭乃有偈贊云從來共住
不知名任運相將抵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可明

五祖戒云藥山夢中說夢兩重重

師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師乃問汝抵浴
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師
休去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黃龍南云此二尊
宿一出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

舉

續天章華云遵布衲當時若是箇漢待他
道還浴得那箇麼拈起杓子劈面擲雖然
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師一日提笠子出雲巖指云用這箇作什麼

師云有處用巖云風雨來作麼生師云蓋覆

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是且無

遺漏或曰
通吾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問石頭云離却定慧以
何法示人頭云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師

云如何明得頭云汝還撮得虛空麼師云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云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云某甲不是那邊人頭云我早知汝來處師云和尚何以賊誣於人頭云汝身見在師云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云

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有省

師臨遷寂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云會麼座云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終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訪龐居士門逢女子靈

照洗菜次師問居士在不女子放下菜籃斂

手而立師再問女子提起菜籃便行師遂迴

須臾居士外還女子乃舉似前話士云丹霞

在麼女子云去也士云亦土塗牛妳一本云道宛家

子表我門風

瀋山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十一

僧當時若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

長老笑箇甚麼却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續蔣山勤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

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

盡居士云赤土塗生，好屋裏販揚州且道
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師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不士云飢不擇食師云龐老在不士云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云蒼天蒼天便迴去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山下來師云喫飯了也未僧云喫飯了也師云將飯與汝喫麼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稜問保福云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甚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俱瞎慶云盡

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我瞎得麼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續保寧勇代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老僧落處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云上是天下是地師云忽遇

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云蒼天蒼天童子
噓一聲師云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
入山去

續正覺顯云上天下地不妨聰明蒼天蒼
天隨語生解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一聲

却較此子

師因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云如
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云祇如宗眼還
著得龐公麼士云我在你眼裏師云某甲眼
窄何處安身士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

去士云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
士云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續蔣山勤云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
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寒恁麼會
得也大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

師一日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
云得與麼也還辨不出師云灼然是辨不出
士乃尋水潑師二掬師云莫與麼莫與麼士
云須與麼須與麼師又尋水潑士三掬士云
正與麼時堪作什麼師云無外物士云得便

宜者少師不語士云誰是落便宜者

師因過一院值凝寒於殿中見木佛乃取燒
火向院主遇見訶責云何得燒我木佛師以
杖子撥火云吾燒取舍利主云木佛何有舍
利師云既無舍利更請兩尊來燒院主自後

眉鬚墮落

頤二

十三

續大寧寬因僧問丹霞燒木佛為甚院主
眉鬚墮落寬云賊不打貧兒家 投子青
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保寧勇云院主
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在也無

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
無因果 寶峯文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
鬚落蓋拈拄杖云不是木佛擲下拄杖云
誰敢燒你擬即眉鬚落不擬又且如何高
聲云行者拈起拄杖 東禪嶽云古人做
處令人合知如展一面皂纛旗殺一有罪
而天下咸服如其無罪法亦難施直饒千
聖出頭來安排一字也不得 天童華云
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而致斯禍又
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木

佛遂乃眉鬚墮落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
一場富貴 靈隱嶽云諸人要知道麼大小
丹霞向深村裏失却一隻眼院主也是如
蟲禦木偶尔成文光孝門下也無木佛得
燒只有一星無煙火直是難近傍擬之則
燎却面門諸人須是退步看驀地冷灰裏
豆爆驚天動地直教佛祖救不得喝一喝
潭州長髭曠禪師因石頭問什麼處來師云
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師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

麼師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師便作禮頭云
你見箇什麼便禮拜師云如紅爐上一點雪
雪竇顯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續雲居元云可惜勞而無功

師因一僧至達禪牀一巾卓然而立師云若

頌二

十四

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達一巾師
云却是湑麼時不易道得箇來處僧便出去
師乃喚僧不顧師云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
回云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
師還許麼師云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

身三步師却遠禪牀一巾僧云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打三下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山控石菴來師云菴中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師云名什麼僧云不委他法號師云他不委你不委僧云尊宿眼在甚處師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云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雪竇顯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並須瓦解

師因龐居士到見陞座衆集定士便出云各請自檢好師便說士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云識龐公麼僧云不識士便擲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對士托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拄杖不

須二

十五

士云待伊甘始得師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云怎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云不好箇甚麼士云阿師只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

師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

云非師不委師云多虛少實在婆云有甚諱
處師云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云某甲終
不見尊宿過師云老僧過在甚處婆云和尚
無過婆豈有過師云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
豎拳云與麼總成顛倒師云實無諱處

師一日見僧來乃擒住云師子兒野干屬僧
以手作撥眉勢師云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
僧擒住師云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搥僧放
下手拍三下師云若見同風僧汝甘與麼不
僧云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云猶欠哮

吼在師云料想不由別人

潭州大川禪師因江陵有僧來參師云幾時
發足江陵府僧提起坐具師云特謝遠來下
去僧遶禪牀一巾便出師云若不與麼爭知
眼目端的僧撫掌一下云苦殺人洎合錯判
諸方師云甚得禪宗道理後僧舉似丹霞霞
云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云和
尚此間作麼生霞云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
拜霞云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价云若不是丹霞也難分玉石

潮州大顛和尚因石頭問那箇是汝心師云
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間師復問前者
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云除却揚眉瞬
目將心來師云無心可得將來頭云元來有
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有省

師一日將養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
以養和驀口打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大顛
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師因韓文公問和尚春秋多少師乃提起數
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師云晝夜一百八

公因措歸宅怏怏而已夫人乃問侍郎神思
不懌復有何事公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
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
門首乃逢首座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
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因緣開示公舉
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
旨如何座乃扣齒三下公復至堂頭又進前
語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亦扣齒三下公
云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什麼道理乃云一
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是師遂

喚首座問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不首座云
是師便打趣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顛令不單

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上

十一

十七

音釋

翽強鷄切 嚮音你指 妳女蟹切 噓休居切
翽小兒也 嚮物貌 妳也 噓吹也
羣荒故切 羣徒沃切 擗郭獲切
羣水器 羣軍中大旗也 擗批打也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册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下

傾三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二世

汾州石樓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漢國師

云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僧云苦哉穎值

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作箇什麼

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云閣黎受

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師云大好不見有人

便打一本曰東樹話未詳是何世代

雪竇顯云這僧棒既喫要且去不再來石樓令雖行爭奈無風浪起

師因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云石樓無耳埵僧云某甲自知非師云老僧還有過僧云和尚過在甚處師云過在汝非處僧作禮師便打

澧州大同濟禪師一日因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云是即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却令侍者去請米纔上來却拽轉

禪牀便坐師乃遶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
倒禪牀領衆便出去

師一日訪龐居士云憶得在母胎中時有
一則語今日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師
云猶是隔生也士云向道不得作道理主持

師云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云如斯見解可
謂驚人師云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云不
但隔一生兩生師云喫粥飯底僧一任居士
檢責士鳴指三下

師一日纔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云多知老

翁莫與相見士云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
開門纔出被士把住云是師多知是我多知
師云多知且致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
何士云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不語士云弄
巧成拙

便三

丁行者一日看性空空打一棒云瞎却汝本
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空云
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空云青天白日
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麼空便打丁云莫
瞎却人眼好空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過

二

青原下第三世

潭州道吾智禪師

嗣藥山儼

離藥山到南泉泉問

闍黎名什麼師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麼

生宗師云切忌道著泉云灼然道著即頭角

生至三日後師與靈巖在後架把針次泉過

見乃再問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

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

泉便去師却來坐巖乃問師弟適來為甚不

祇對和尚師云你得與麼靈利巖不薦却去

問泉云適來因緣智頭陀作麼生不祇對和

尚泉云他却是異類中行巖云如何是異類

中行泉云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

即頭角生且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

巖不薦乃云此人因緣不在此便與迴藥山

山覩二人迴乃問巖汝到甚處去來巖云到

南泉山云泉有何言向巖遂舉前話山云子

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來巖無對山乃

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

因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云且

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咬得

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云師兄去問和尚
那因緣作麼生巖云和尚不爲某甲說師便
低頭

續雲居膺因僧問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師
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句師云

一棒打殺龍蛇

師與雲巖同侍藥山次山云智不到處切忌
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師便珍重出去巖遂問
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山云我今日背
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巖遂問師兄適來爲

甚不祇對和尚師云我今日頭痛你去問取
和尚後雲巖遷化遣人馳辭書至師覽後云
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
且不違藥山之子

報慈遂云古人與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
當時不會什麼處是他不會處 翠巖芝
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
只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師因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云教汝指
點著堪作什麼巖云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

云牙根猶帶笑澀在

師因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不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褪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不違前言乃與褪一腰師因雲巖不安乃謂離此殼漏子向甚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云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雪竇顯云侍者與我記取這一問

續昭覺勤云何處不逢渠

師一日指佛桑花問僧這箇何似那箇僧云

直得寒毛卓豎師云畢竟如何僧云道吾門下底師云十里大王

續昭覺勤云以膠投漆驗影知形不諳正去偏來爭解明投暗合還委悉麼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策云不開戶牖安知明月之光不汎仙槎安觀天河之勢道吾以楔投楔這僧以智破智雖然驀路相逢未免三頭六臂還委悉麼愛他年少子翻作白頭翁

師因雲巖修鞋次乃問作什麼巖云將敗壞

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

師因僧問無神道菩薩為甚蹤跡難尋師云

同道者方知僧云和尚還知麼師云不知僧

云為甚不知師云去汝不會我語

師因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不師云蒼天蒼

天僧近前掩却師口云低聲師遂與一掌僧

云蒼天蒼天師把住云得與麼無禮僧却與

師一掌師云老僧罪過僧拂袖出師云早知

如是悔不如是後竹園與僧有語頗相同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因藥山問開汝會弄師

子是不師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師云弄得六

出山云我亦弄得師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

我弄得一出師云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瀉

山山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不師云

是瀉云長弄還有置時師云要弄即弄要置

即置瀉云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云置也置

也

續法昌遇云好一場師子只是有頭無尾

我當時若見瀉山道置時師子在甚麼處

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直教瀉山藏身無路

泐潭準云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只消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爪吼一聲直教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

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師問一尼云汝爺在不尼云在師云年多少尼云年八十師云汝有箇爺不年八十汝還知不尼云莫是恁麼來者麼師云猶是兒孫

洞山价云直是不與麼來者亦是兒孫續瀉山果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

師因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云有一人

要吾云何不教伊自煎師云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處來霜云瀉山來師云在彼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與麼則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非識道吾聞乃云得與麼無佛法身心

師一日謂衆云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乃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云一字也無山云爭得與麼多知師云日夜不曾眠山云問一段事還得麼師云道得却不道

師因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不僧云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代云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云合取鉢盂師然之師因道吾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

師云如人夜中背手摸枕头吾云我會也我會也師云尔作麼生會吾云徧身是手眼師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吾云師兄作麼生師云通身是手眼

師一日掃地次道吾云太區區生師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頓三}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 長慶稜問玄沙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搥又作麼生沙休去 羅山閑云噫兩箇漢不識好惡雲巖

箇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

奴見婢慙慙 保福展云雲巖大似泥裏

推車步步區區 雪竇顯向有第二月也

處別云洎合放過

續瀉山行云道吾平地生堆雲巖因行掉

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面皮厚多少且道

雲巖豎起掃帚意作麼生十成好箇金剛

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因夾山初住潤州

鶴林時道吾到遇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

夾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夾云法眼無瑕

道吾不覺失笑夾便下座請道吾問某甲適

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

上座不恡慈悲吾云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

師在夾云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云某

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秀州華亭船子處去

夾云此人如何吾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寸

土和尚若去須易服裝束

蓋船子曾囑道吾已後有座主指一

來箇夾乃散衆易服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

大德住什麼寺夾云似則不住住則不似或云

目前師云不似又不似箇什麼或云是夾云
無似不是目前法師云甚處學得來夾云非耳目
之所到師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楸師又
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
夾擬開口師便以篙打落水中夾纔上船師
云道道夾擬開口師又打夾於此有省乃點
頭師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夾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云絲懸綠水
浮定有無之意夾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乃掩耳

師云如是如是遂囑云汝向去直須藏身處
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
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
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
令斷絕夾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云關黎
關黎夾回首師豎起橈云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逝
續長蘆了云棹頭撥轉河漢星輝船子踏
翻天地黯黑豎起拂子云這箇是鑿頭邊
乾白露淨底還知沒蹤跡處隱身不得底

麼

宣州枰樹慧省禪師因道吾來相看值師卧
次吾乃近前將被蓋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
師云卧是坐是吾云不在兩頭師云爭奈蓋

覆道吾便喝有曰嗣
馬祖者

頌三

九

續昭覺勤云枰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
頭掀翻露布 瀉山智云相逢不相避箇
裏聊遊戲喝一喝翻天覆地

師一日坐次藥山來見問云作麼師云和南
山云隔闕來多少時師云恰是乃拂袖出

藥山高沙彌一日齋時見藥山自打鼓師捧
鉢乃作舞入堂山便擲下推云是第幾和師
云第二和山云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
杓飯便行

師一日出菴值雨藥山見來云你來也師

云是藥云可煞濕師云不打這鼓箇雲巖云
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
藥云今日大好曲調

師因藥山問什麼處去師云江陵府受戒去
藥云受戒箇什麼師云免生死藥云有一

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不師云與
麼則佛戒何用也藥咄云這饒舌沙彌猶掛
唇齒在師因契本心更不受戒

師因藥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麼師云
我國晏然山忻然乃問汝從人得請益得看
經得師云亦不從人得亦不請益得亦不看
經得山云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
師云不道他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
明州刺史李翔仰慕藥山道風久矣屢請不
赴乃特入山致敬肅裝客禮直造座前藥山

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
拂袖便行藥山却召李回首藥云何得貴耳
而賤目李遂頂禮起問如何是道藥以手指
天復指淨瓶李云不會藥云雲在青天水在
瓶李拜謝乃呈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
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
在瓶

李翔與西堂坐次因有兩僧從江西來李乃
問馬大師有何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
佛李云過這邊又問一僧僧云或說非心非

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西堂堂乃召李翱
翔應若堂云鼓角動也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家為餅師逐日以

十餅饋天皇皇每受畢却留一餅云吾惠汝

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云餅是我持來何以

返惠於我別有旨乎於是請問皇云是汝持

來復汝何咎師聞之稍悟玄旨因投出家

師一日問天皇云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

心要皇云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

師云何處指示皇云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

行食來吾與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首何處

不示汝心要師佇思間皇云見則直下便見

擬思即差師當下有省乃復問如何保任皇

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師因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

不現師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乃作禮而退

雪竇顯云將錯就錯 雲峯悅云大小德

山向壑窺裏淹殺 黃龍心云雪竇與麼

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不知龍潭將錯就

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者亦

宜辨取還相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

梁材

師問天皇從上相承底事如何皇云不是明
汝來處不得師云這箇眼目幾人具得皇云
淺草易為長蘆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嗣丹霞然問丹霞如何是諸

佛師霞咄云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篇作麼
師退三步霞云錯師乃進前霞亦云錯師翹
一足旋身一巾而去霞云得即得孤他諸佛
師

師因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堂不蒙
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師云嫌箇什麼牙後至
洞山亦如是道洞云爭怪得老僧後又問法
眼眼云祖師來也

雪竇顯云兩箇老漢被這僧穿却唯有法
眼與他同叅若是雪竇門下喫棒了趁出
師一日在法堂上行投子進前接禮問西來
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顧視少頃子云乞師
垂示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拜師
云莫揉却子云時至根苗自生

吉州性空禪師因僧來叅師乃展手示之僧
近前復退後師云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云少間與閣黎舉哀其僧乃打筋
斗而出師云蒼天蒼天

續蔣山勤云展開兩手只見錐頭利進前

頌三

十二

退後不見利頭錐呵呵大笑裏有刀連
哭蒼天弓折箭盡且道畢竟如何良久云
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流

師因一僧叅人事退乃云與麼下去還有佛
法道理也無僧云某甲結舌有分師云老僧

又作麼生僧云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
亦合掌師乃撫掌三下僧拂袖出師乃有頌
示之不錄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
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僧云
近日湖南暢長老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
喚沙彌寂子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後舉問耽
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咄云癡人誰在井中
後又問瀉山如何出得瀉山乃召云慧寂寂
應喏瀉山云出也寂及住仰山常舉前話示

衆云我於耽源處得名瀉山處得地

米倉和尚一日有僧來叅乃遠師三布敲禪

牀云不見主人翁終不叅衆去師云情識什

麼處去來僧云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云

幾落情識呵呵而笑師云村草步頭逢著一

箇有什麼話處僧云且叅衆去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開長因杏山問承聞行

者遊臺山來還見文殊麼師云見杏云道什

麼師云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杏無對

師因杏山入碓坊相見乃云不易行者師云

有什麼不易穿心梳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

將去杏無語

僊天和尚開大因有新羅僧叅纔展坐具師

捉住云未離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

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

師因一僧叅擬作禮次師云野狐兒見什麼

了便禮拜僧云老秃奴見什麼了便與麼問

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

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甘

師呵呵笑云遠之遠矣僧以目四顧便出

師一日與石頭和尚遊山次頭云汝斫却前頭刺樹師云不將刀來頭云這裏有乃抽刀倒度與師云何不過那頭來石頭云用那頭作麼師於言下有省

師因僧叅纔展坐具師云這裏會得早是孤負平生也僧云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云不向這裏會更向何處會便打出

師因僧叅纔展坐具師云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僧云某甲有口啞却即間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

僧把住云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云隨我者隨之南灶不隨我者死住東西僧云隨與不隨且致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師因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云祇見雲生碧嶂

焉知月落寒潭師云只與麼也十四難得雲云莫

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云錯怪人者有什麼限雲掩耳便出師云死却這漢平生也

師因浴瓶和尚到乃問甚處來瓶云南溪師

云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瓶云消即消已息
即未息師云最苦是未息瓶云且道未息箇
什麼師云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行師
云弄死蛇手有甚限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嗣大一日問侍者你姓

什麼者云與和尚同姓師云你道三平姓甚
麼者云問頭何在師云幾時曾問你者云姓
者誰師云念汝初機放你三十棒

師問大顛不用指東畫西請師直指顛云幽
州江口石人存師云猶是指東畫西顛云若

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云若不得
後句前話也難圓

續昭覺勤云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
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草

師一日陞座有一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一

僧從西過東師云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
僧未在道士出作禮云謝師接引師便打僧
出作禮云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云此兩
箇公案作麼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無
對師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也乃擲下

拄杖歸方丈

與章敬
語同

瀋山喆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
斷却不見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
只射得半箇聖人果然

馬頰山本空和尚示衆云祇這施爲動轉還

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
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
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云你識
得口也未僧云如何是口師云兩片皮也不
識僧又問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衆前不

要牽爺恃孃僧云大衆欣然去也師云你試

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云伊往往道一性一

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孤負平生行脚眼

本生和尚因僧從太原來師乃問近離那邊

風景如何僧云與此間不別師云且道此間

風景如何僧云和尚與某甲不同師云踏破

施主草鞋當爲何事僧無對師云即今即古

出箇問處且難乃至老僧亦出不得

師一日拈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尔便向未

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尔便向拈起時

作主宰且道老僧為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
不敢妄生節目師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
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云節
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云掩鼻偷香空招
罪犯

雪竇顯云這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

附三

十六

盡然雖如是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
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
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也無
復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

見太平

韓愈文公一日白大顛云弟子軍州事多省
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周措時三平為
侍者乃敲禪牀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
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
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五祖戒代大顛拈拄杖打侍者

文公因唐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
光明早朝宣問羣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
文公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獨卿何不賀文

公因奏對微臣嘗看佛書况佛光非青黃赤
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宣問如何是
佛光公無對因以罪請出

雪竇顯代云陛下高垂天鑒

文公問僧承聞講得肇論是不僧云是公云

傾三

十七

肇有四不遷是不僧云是公遂將茶盞撲破
云這箇是遷不遷僧無對

汾陽昭代云識得侍郎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一下

音釋

槎

鋤佳切
梓也

楔

先結切
櫛也

攬

厥縛切
瓜持也

鑿

厥縛切
大鉏也

永樂北藏

宗門統要正續集

第一五四冊

宗門統要續集卷第十二

傾四

宋建溪沙門宗永集

元建康保寧禪寺住持沙門清茂續集

青原下第四世

潭州石霜慶諸普會禪師嗣道吾智僧問咫尺之

間為甚不覩師顏師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

後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什麼

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師師云這老漢有什

麼死急

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洞山价云

笑殺土地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瑯琊

覺云雪峯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

石霜雖有出人之眼且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富嫌千口少貧恨

一身多

續大陽玄云今時人要明此事大須仔細

只如石霜恁麼道落在甚處若不仔細非

但累及石霜和他雪峯累及 淨因成云

諸人要識石霜雪峯麼天共白雲曉水和

明月流 天童覺云雪峯石霜相去多少

直是千里萬里若有人問長蘆徧界不曾
藏意旨如何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師因僧問先師一片靈骨黃金色擊作鐘聲
未審什麼處去也師召僧僧應諾師云你不
會我語

師因僧辭師問船去陸去僧云遇船即船遇
陸即陸師云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門偃代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又云臨
行一句永劫不忘

師因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

云是僧云只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云我
道不驚衆僧云不驚衆是不與萬象合如何
是不顧師云徧界不曾藏

雪竇顯云誰是不顧者

師叅道吾一日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極則

頌四

事向伊道什麼吾喚沙彌彌應諾吾云添淨
瓶水著却問師汝適來問箇什麼師再舉前
問吾便起師於此有省

師因拈裴相國笏問云在官人手中爲笏在
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

對乃爲留下

雪竇顯云弄巧成拙

續保寧勇云只恐和尚使不著

師一日問侍者云道吾嘗向僧云莫棄那邊著這邊你作麼生會者云一依和尚所會師

云作麼生是我會處者從西過東而立師云

正是棄那邊著這邊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咬齒示之僧不會師遷化後僧却問九峯云先師咬齒意旨如何峯云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僧

又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怨讐

師因許州金明上座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萬年後明云萬年後如何師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明次問徑山誣誣云光華任汝光華結果任汝結果

師問僧近離師四甚處僧云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云你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僧云審不得師云你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僧云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箇不得師云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汝不得僧云說甚

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云太懵懂
生僧云爭奈擲師云叅堂去僧云喏喏

或云鏡清

僧問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因同道吾去一家吊慰
次師乃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師云為甚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
中路師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
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
院云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道吾遷
化後師至石霜舉前話請益霜云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師云為甚不道霜云不道不道師
於言下有省

大滌秀云大凡言論須有轉身之謀道吾
既無便喫他痛棒且道漸源具什麼眼

雲居元云石霜矢上加尖喚醒千箇漸源
也無用處當初待伊舉了以棒打出非唯
作天下宗師亦乃為道吾雪屈固知當斷
不斷返招其亂

續五祖演云白雲今日憤氣不平須要斷
這公案道吾第一不解為身作主第二不

能隨機入俗當時待伊問生耶死耶但向
伊道等歸院裏向你道若著得此語伶俐
漢一踏踏著大小道吾和尚也免一頓拳
頭有眼者辨取 昭覺勤云道吾橫身爲
物指出生死根源漸源親到寶山當面蹉
過若不是金剛正性夙植根深爭得向平
田淺草蔘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爲處
且作麼生是道吾相爲處試請道着 徑
山杲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
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鶻鼻衫

拈却炙脂帽大坐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師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西過東從東過
西霜云作麼師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 雪竇著語
蒼天蒼天師
云正好著力霜云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
師持鉢肩上便出

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昭謙云莫
道作什麼別下得什麼語代云鸕鷀語鶴
又代漸源便擲却鉢子云淺水無魚
師因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云不審師

以目視之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七佛
已前事爲甚不會後僧舉似石霜霜云如人
解射箭不虛發

東林總云漸源云七佛已前事且從石霜

喚什麼作箭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

七佛已前曾漏泄係四既漏泄掩不得五南海波

斯生白澤

續大滌智云要知麼空劫迥超無向背展
開春色共依依這僧正是執持千里鈇林
下道人悲良久云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

肉 鼓山永云漸源夢中說夢石霜接響
承虛要且二俱不了

師一日因寶蓋和尚來訪師卷起簾子在方
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去師遂
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遂
擒住侍者與一掌者云莫得打某甲有堂頭
和尚在蓋云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
舉似師師云猶隔津在

續蔣山勤云老漢一舒一卷賓主歷然隔
津通津彼此相照侍者親蒙賜掌恩大難

酬寶蓋到處垂慈費盡腕頭氣力

祿青和尚因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
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僧無語師云會麼
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爲什麼不會僧
作禮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續昭覺勤云來源既正只貴轉身這僧眼
既搭暍祿青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箇漢
待他道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花便與掀
倒禪牀直饒道吾親來也須與他平展還
委悉麼基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

工

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兩雲巖因請泰首座
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
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
處首座云過在動用中師便喝乃令掇却果

卓

五祖戒別首座云朝來更獻楚王看 瑯
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
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 瀧山詰云諸人
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

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
契假使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眼觀著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
補綴底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
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
須吐出

續南堂靜云洞山坐籌帷幄決勝千里泰
首座通身是口有理難伸 瀉山果云洞
山壓良爲賤泰首座有理難伸山僧路見
不平要爲雪耻當時纔見與麼問只向道

靈山授記未到如此待他擬議拈果子劈
面便擲不唯塞斷咽喉免見後人妄生卜
度 淨慈昌云洞山雖然掇得果卓去要
且塞泰首座口不得

師示衆云兄弟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
作麼生去後有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
師聞乃云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大陽玄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草漫漫地
且道合向甚麼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

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

續白雲端云若見得菴主便見得洞山若
見得洞山便見得菴主見洞山即易見菴
主即難爲他不爲住持之絆不見道雲在
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瀉山果

云斬釘截鐵豁開向上玄關語諦言誠且
指當人要路且道你作麼生會出門便是
草石霜恁麼道上封恁麼舉你諸人不得
動著動著三十棒 徑山杲云師子一滴
乳迸散十斛鹽乳

師因僧問時時懃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麼
不得他衣鉢師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
合得他衣鉢僧云甚人合得師云不入門者
僧云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云雖然如
此不得不與他

師或問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
這裏合下得箇什麼語有一僧下九十六轉
語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契師云闍黎何不
早與麼道時有一僧傍聽只不聞末後一轉
語遂請益其僧竟不與舉如是三年執侍巾

瓶一日因疾僧云某甲請舉前話不蒙慈悲
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前云若不與某甲
舉即便殺上座也僧悚然云閣黎且待我爲
汝舉乃云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作禮

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

還見祖師衣鉢原四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

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合

國人來且欸欸將去 翠巖芝云總不合

得他衣鉢却與古佛同叅且道叅阿誰

續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

將來爭知不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
真箇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
道 靈隱嶽舉翠巖語了云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

師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

真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只這是師良久

巖云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後因供養雲巖

真有僧問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否師云是

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當時幾錯會先師語僧

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云若不知有爭

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稜云既知有爲甚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因辭京兆興善平禪師平云什麼處去師云汭流無定止平云法身汭流報身汭流師

云總不作此解平乃撫掌

頌四

九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師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師令侍者點燈遂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云

將取三兩粉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

此有省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云善爲時雪峯侍次問云只如這僧辭去幾

時却來師云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衣鉢下坐化及人報師云雖然如此猶較

老僧三生在

師因普請次巡察去見一僧不赴普請師問你何不去僧云某甲不安師云你尋常健時何曾去來

師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却書不字師又改

作非字雪峯見乃一時除却

續與化辨代云吾不如汝 白揚順云我

若作洞山只向雪峯道你非吾眷屬 天

鉢元云洞山雲巖平地起堆雪峯老漢因

事長智

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云遊山來師云還到

頂頭麼僧云到師云頂上有人不僧云無人

師云你不曾到頂頭來僧云若不到爭知無

人師云闍黎何不且住僧云某甲住即不辭

西天有人不肯在

師問僧名什麼僧云某甲師云阿那箇是你

主人翁僧云見祇對次師云苦哉苦哉今時

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

佛法況此也是客中辨主尚未分明如何辨

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闍黎

自道取僧云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

主中主師云與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

師因與雲居渡水師問水深淺居云不濕師

云麤人居云請師道師云不乾

續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

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真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師在泐潭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竒也大竒佛界道界不思議師云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師云何不急道初云爭即不得師云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不語師云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云教道什麼師云

得意忘言初云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云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明日忽遷化時號問煞首座价

師因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遂至僧云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云你是什麼

傾四

十一

人家男女僧云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云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老僧亦曾從人家簷下過僧云回互不回互師云不回互僧云教某甲向甚處去師云粟畚裏去僧噓一聲云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

云汝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續昭覺勤云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這一件事這僧既是大闢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量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只如洞山道我也亦從人家簷下過粟舍裏去鼎鼎四山不礙四山到這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還會麼金雞啄破琉璃

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師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云吾常於此切僧後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曹云要頭斫將去僧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也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師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云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師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同云幾乎與麼去

續瑯琊覺云我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僧堂裏去十二雲居舜云大小瑯琊作這箇

去就山僧即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十三三冬

向暖火九夏取涼風寶峯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

涉入諸人如今向甚處回避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諸人會也無泐潭準云若爲人時冰也暖不爲人時火也寒

師示衆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肯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云某甲叅堂去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鹿走過師云俊哉洞云作麼生師云大似白衣拜相洞云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云你作麼生洞云積代簪纓暫時落薄

師因與洞山行次洞指路傍院云裏面有人
說心說性師云是誰洞云被師伯一問直得
去死十分師云說心說性底誰洞云死中得
活

師把針次洞山問作什麼師云把針洞云把

針事作麼生師云針針相似洞云二十年同

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云長老又

作麼生洞云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幽溪和尚因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

何師起達禪牀一而而坐僧欲進語師遂與

一踏僧歸位立師云汝與麼我不與麼汝不
與麼我却與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踏云
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續天童華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
何處更有幽溪雖然如是最初一踏何異

最後一踏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闍黎會下有一僧到石

霜入門便道不審霜云不必闍黎僧云與麼

則珍重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

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誰是後生亦能

管帶其僧歸舉似於師師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歸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纔舉了師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煞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煞人刀亦有活人

劍

師因西川座主遊方至白馬舉華嚴經問一塵合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云如車二輪如鳥兩翼主云將謂禪門別有奇特元來不出教乘乃回本地後聞師盛化遣小師持前語

來問師師云雕沙無鏤玉之淡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回舉似主乃讚歎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事

師因有問如何是夾山境師云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道老僧二十年

只作境話會

例四

十四

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會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
瑯琊覺云且道如今怎生會良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

續黃龍心拈拂子云看看拂子變作夾山
 老子出來見麼有僧云謝和尚指示心云
 見你不顧而今却入露柱中去也 黃龍
 新云這僧分明問境法眼因甚不作境會
 既不作境會作麼生會長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 黃龍震云直饒法眼
 盡力踣跳也出夾山纏續不得法眼既出
 不得且道是什麼人出得乃豎起拂子云
 須是這老漢始得
 師嘗遣一小師遊歷禪肆殊無趣向及聞師

道譽振遠乃回省觀云和尚有如是奇特事
 何不早向某甲說師云汝蒸飯時吾為汝著
 火汝行益時吾則展鉢什麼是孤負汝處小
 師因而悟入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洞山師云洞山有何言
 教僧云洞山尋常許人三路學傾四所謂玄路鳥
 道展手師云實有此語不僧云實有師云執
 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
 子

雲門偃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
且向葛藤裏會取 雲峯悅云雲門與麼
道大似和泥脫鑿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
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豎起拄杖云
還見雲門麼

續保寧勇云百草頭上分明顯露爲甚不
薦鬧市裏終日相逢爲甚不識未開眼者
且莫錯怪夾山雖然如是干保寧什麼事
雲居舜云古人與麼實爲慈悲大衆且作
麼生是鬧市門頭天子會麼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又舉了云我則不
然婦搗機軋軋兒弄口啣啣 徑山杲云
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
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示衆云我二十年住山未嘗舉著宗門中
事一日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山未
曾舉著宗門中事是不師云是僧便掀倒禪
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
日問話僧來云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今
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便請便請上座

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
得其僧歸堂裝束潛去

續蔣山勤云夾山濁時頭尾皆濁這僧清
時始終俱清後人不會盡云這僧怕被打
殺潛然而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即

好只是少一轉語待夾山云闍黎若不打

傾四

十六

殺老僧闍黎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只近前
兩手擘開眼云猫

師因湖南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頭云湖
南來師云曾到石霜麼頭云要路經過爭得

不到師云承聞石霜有毳子話是不頭云和
尚也須急著眼師云作麼生是毳子頭云躍
不出師云作麼生是毳杖頭云勿手足師云
老僧不曾與闍黎相識出去

雪竇顯云親見這僧從石霜來夾山因什
麼道不相識

續智海逸云夾山恁麼道肯這僧不肯這
僧若辨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徑山策云
入虎穴者不畏死登危竿者不怕險這僧
要路經過夾山因茲落草檢點將來未免

如猫弄鼠塗毒若作夾山待他道和尚也
須急著眼即和聲打出便向道淨地上不
要放肩還知麼傷驚怒龜殺活由我

師次日陞座云昨日新到在麼虎頭出應諾
師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頭云今日雖同要且不是師云片

月雖明非關天地頭云莫彘沸便作掀禪牀
勢師云且緩緩虧著上座什麼處頭豎起拳
云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云作家作家頭又
作掀禪牀勢師云大眾看這一負戰將若是

門庭布列山僧不如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
僧一級地

續東禪嶽云夾山口吹無孔笛手提鼗拍
板大家唱云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依舊
且道是何曲調還會麼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峯青

師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云欲知此事
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後僧如前問
石霜霜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却舉似師
師云門庭施設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

霜百步

續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
言之本末皆為自欺今夜忽有人問三峯
撥塵見佛時如何和聲便打還會麼真金
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辨州德山宣鑒禪師嗣龍潭信小叅示衆云今夜
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
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師云
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師云未跨船舷好
與三十

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 德山密
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雪竇顯云此二
老宿雖善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
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
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
還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傾四十八
芭蕉徹云作死馬醫 瑯琊覺云德山何
似覆春冰雖然如是如猫弄鼠 馮山喆
云德山大似清平世界銍甲磨槍這僧不
惜性命身挨白刃法眼道話作兩極大似

藥病相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鑰難
辨雪竇道撞著露柱底瞎漢截斷衆流如
今還有人爲新羅僧作主麼出來與大滌
相見乃豎拂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
續翠巖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
若與麼會還曾夢見麼山僧道德山被這
僧一推直得瓦解冰消雖然如是今時覓
一箇尊宿也大難得 五祖演云衆中舉
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
不顧性命底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

與德山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
問話者三十棒但向道某甲話也不問棒
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麼到這裏須是
箇人始得 黃龍清云雖則雪竇高提祖
令坐斷窠區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這僧堂
堂出來什麼處是撞著露柱處還有人辨
得麼若也辨得不唯與新羅僧雪屈亦見
當人眼目分明若辨不得非唯新羅僧撞
著露柱盡大地衲僧箇箇出來撞著露柱
南堂靜云德山老人寂寂惺惺法眼圓明

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子
有丙無丁 丹霞淳云諸方盡道這僧纔
出德山便打未後却道未跨船舷好與三
十棒是話作兩極處龍頭蛇尾處若與麼
會大似盲人摸象非唯不曾夢見德山自
已亦乃未有參學眼在何故殊不知德山
韜略雙全文武兼備放開則大野風行把
住則碧天星落然則貪扶正宗步步登高
仔細觀來一向只顧他非不能自省已過
這僧當時若是箇作家直饒德山通身是

手眼也須放下拄杖子豈不見道大丈夫
捋虎鬚未爲分外這僧旣無奪驪龍珠之
手段致使德山令行一半如今衆中莫有
爲新羅僧雪屈者麼便請掀倒禪牀喝散
大衆丹霞這裏不學德山倚勢欺人却分
半院與之住爲甚如此深嗟季運一將難
求若無寶說異獸藏頭角靈禽惜羽毛
昭覺勤云德山大似金輪聖主寰中獨據
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閑布一勅施一令
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

縱威權自在法眼圓明雪竇雖則直指單
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
扶得最初句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
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 護國
元云忒煞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你是甚
處人便與掀倒禪牀剔起便行直饒德山
牙如劔樹口似血盆也須倒退三千里何
故識法者懼 淨慈一云這僧赤肉挨他
白刃也不易抵當當時若是箇漢纔見他

頤四

二十

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便與掀倒
禪牀喝散大眾奪德山棒倒行正令去直
饒德山全機也須倒退三千里

師到瀉山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
過西顧視方丈偶瀉山坐次殊不顧盼師乃
云無無便出雪竇著語至門首却云也不得
草草重真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便提起坐
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雪竇著語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甚
處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去也瀉山云

還識此人麼座云不識瀉山云此箇阿師已
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訶佛罵祖去在

雪竇顯云雪上加霜 五祖戒云德山大
似作賊人心虛瀉山也是賊過後張弓

師因侍龍潭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師

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

潭乃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便吹滅師忽有

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什麼道理師云某甲

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

龍潭陸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掛口似血

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
在師遂取䟽鈔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
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
滴投於巨壑將䟽鈔燒却於是禮辭

師因一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云與麼
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云饒
汝如是也只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云須
是我打你始得僧云諸方有明眼人在師云
天然有眼僧擘開眼云猫便出師云黃河三
千年一度清

續天童華云這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
本分鉗鎚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
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裏
雲鬢未梳時

師一日見僧來乃閉却門僧敲門師云阿誰

僧云師子兒師便開門僧纔設拜師驀項騎
云這畜生甚處去來

師示衆云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時有僧纔出
作禮師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便打
某甲師云待你開口堪作什麼

師垂示云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佛無
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屎橛文殊普賢
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
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神鬼簿是拭瘡疣紙
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頌四

六三

雲門偈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瑯琊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
只如雲門與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洪州寶峯和尚因僧從巖頭來師豎起拂云
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云恰

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云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云無星秤子有什麼辨處

師因僧叅師云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云某甲在路時便知有此一問師云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僧云莫不契和尚意麼師云苦瓜那堪待客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嗣翠微學一日指菴前一片石向雪峯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云須知

有不在裏許者師云不快漆桶又一日與峯遊山峯云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云東去西去師云不快漆桶又一日峯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鋤頭拋向面前峯云與麼則當處掘去也師云不快漆桶峯又問一

鋤便成時如何師云不是性懃漢峯云不假

一鋤時如何師云不快漆桶

雪竇顯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懃漢只向伊道鉗鋤在我三裏諸上

座合與投子著得箇甚麼語若能道得便
乃性慳平生光揚宗眼若也瞞頂頂上一
椎莫言不道 瀉山詰云雪峯雖是本分
鉗鎚爭奈投子是作家爐鞴山僧今日亦
爲諸人開箇爐鞴衆中還有本分鉗鎚者
麼如無山僧爲你諸人下一鎚直是火星
迸散乃卓拄杖云看看諸人護取眉毛好
續東禪觀云與麼酬對喚作作家爐鞴正
是認狸爲虎自取疑怖若據性空見處投
子心肝五臟被雪峯盡情樓出

師在桐城縣因趙州和尚問莫便是投子菴
主麼師云茶鹽錢布施我來趙州先歸菴晚
問見師自携油回趙州云久嚮投子到來祇
見賣油翁師云你祇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
趙州云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云油油

續南堂靜云趙州作家爐鞴要煨百煉精
金投子本分鉗鎚不免途中受用諸人還
見二老落處麼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旦成
名天下知

師因巨榮禪客叅乃云老僧未曾有一言半

句掛諸方脣齒何用要見山僧榮云到這裏
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云出家兒得與麼没
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云有眼無耳
埵六月火邊坐

雪竇顯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擒住是誰

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負衲僧頌四 瀉山

詰云這僧雖是慣戰沙場爭奈投子善能
折挫何故真金若不經爐冶爭得光華徹
底鮮

師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

有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下禪牀立

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
舉天下衲僧盡為念話社家雪竇還有長
處也無試為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
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
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
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
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
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
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參見投子亦乃知

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禪牀立惜取眉毛好

續五祖演云或有人問山僧亦下禪牀立爲什麼却依樣畫猫兒待我計較得成却向你道

頌四

卷五

師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云是僧云和尚莫豕沸椀鳴聲師便打又有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云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師因僧問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

不得師於何處明師云道什麼僧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云閑言語

雪竇顯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檢點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和聲便打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因僧問如何得見聞性不隨緣師云汝聽看僧作禮師云聾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低自不知僧云聞性宛然也師云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素山光仁禪師一日陞堂大衆集定未登座乃云不負平生眼目置箇問訊來有麼時有

